



耶穌傳

上冊

Et alors, au lieu de se contenter, comme trop souvent, d'une vie chrétienne presque négative, consistant à éviter le mal, faute d'un modèle vivant, ravissant et aimé qui séduit, attire, soulève et entraîne, nos fidèles pourront désormais puiser dans cette exhortation concrète qu'est la vie de Jésus, la lumière et la force, l'amour et l'élan dont ils ont besoin pour suivre le Maître jusqu'au bout, c'est à dire vivre selon ses préceptes, agir pour les mêmes fins, pour les mêmes motifs, prendre les mêmes moyens, passer en un mot comme Lui, en faisant le bien, en sauveur.

Au lieu d'en rester à une vie chrétienne, souvent trop superficielle, trop ritualiste, à un terre à terre, où l'on piétine, plusieurs du moins, orientés vers le Christ, attirés par lui, pourront comme Lui, croître en science et en vertu.

Fils adoptifs, ils n'auront — pour savoir comment vivre — qu'à regarder le Fils par nature, le Fils bien aimé en qui Dieu le Père a mis ses complaisances.

En l'écoutant, aussi heureux que les foules qui le suivaient jadis, ils apprendront les exigences de la vraie vie chrétienne, à base de renoncement, mais aussi ses magnifiques récompenses et le secret du vrai bonheur, en cette vie et dans l'autre. Dans ses leçons, il trouveront la solution à toutes leurs difficultés.

A son école, ils apprendront les consignes de l'apostolat pour l'expansion du règne de Dieu, et la nécessité pour chacun de faire valoir les dons reçus de Dieu, à qui il en faudra rendre compte un jour.

En le suivant, ils verront comment servir le Père, en esprit et en vérité, en adorant, remerciant, réparant, priant et surtout en se conformant en tout à sa très Sainte Volonté, confiants dans sa paternelle Providence.

A la vue de ses miracles, ils fortifieront leur confiance en Celui qui s'imposant aux forces physiques, com-

mande aux éléments comme aux évènements et aux esprits, apaise les vents, guérit les malades, ressuscite les morts et chasse les démons.

En l'accompagnant enfin au Calvaire, ils comprendront le pourquoi de la souffrance, son prix aussi, et puiseront dans ce spectacle d'un Dieu mourant par amour pour nous, patience et force d'âme pour porter leurs croix de chaque jour.

Puisse donc ce livre, qu'on a appelé "*le livre du foyer chrétien*", pénétrer dans toutes nos familles chrétiennes, y être lu régulièrement, et devenir, selon le désir de l'auteur et du St Père, comme une prédication permanente, retraçant fidèlement les traits de cet idéal des hommes, invitant nos chrétiens spécialement à le reproduire en eux, leur inspirant de rendre amour pour amour, par une vie loyalement et intégralement conforme à sa doctrine, sans cette inconséquence foncière qui les fait comme oublier leur christianisme dès qu'ils se sont acquittés des rites prescrits et se retrouvent, hors de l'église, rendus à leurs affaires.

Quand Jésus passait en Galilée, pressé par les foules, *une force*, nous dit l'Évangile, *sortait de lui*, toute puissante... Puisse sortir encore du récit de sa vie une vertu irrésistible qui attire et entraîne toutes les âmes de bonne volonté sur la vraie route, vers la vraie lumière, à la vraie vie.

Shanghai, 24 Juin 1938.

En la fête du S. C. de Jésus.

✠ A. HAQUISÉE S.J.

惠主教法文序譯



這部耶穌傳的譯本 上下兩冊由上海區丁宗傑司鐸譯，中冊由上海耶穌會王昌祉司鐸譯。 滿償了余的素願。教友們為進天國必須相似的耶穌肖像，以前只從大處着眼的，從此可以從細處觀察了。

可憐教友們對於世福世糧，處處受到誘惑：環境，書籍，談話，娛樂，這一切，都在設法，要把他們浸沉在一快樂只在現世的新外教主義中。

要事補救，當務之急，莫若供給他們以天上神糧，使能認定人生宗向而走向天國，並給他們以走上天路的力量。

聖體聖事，給教友們以耶穌自身：他的體，血，靈魂，天主性，

都完備無缺，「**呼，聖哉筵也！於此得領基多焉**」。聖體而外，耶穌的聖傳，實也是一種滿渥聖寵的神糧，可使讀他傳的人，把他的生活，道理，德表，和自己同化爲一。

既然耶穌就是我們當行的道路，實踐的真理，該活的生命，而且「**惟一的熱心與德行，是在身上負有則效耶穌的印烙**」。

巴則利樞機在匈京國際聖體大會中語

那麼，爲一個教友最切要的，就是在認識這道路，聽從這真理，以及緬想他的行實了。

可是教友們的認識耶穌，大概祇是浮浮泛泛；耶穌爲他們，直似一個陌生的外方人。聖若翰曾說：「**他在你們中站着，你們却不認識他**」。

望，壹，十六

這句話，可說是正對他們說的。

幸而這部耶穌的全傳譯出來了，從此教友們可以得到開始認識耶穌的學問——這是保祿宗徒認爲超過一切而又最大的學問。

宏博的克利斯底亞尼教授，積三十年的研究，集史家註疏家的貢

獻，以清晰普遍的文字，寫成這本大眾可讀的耶穌全傳，並慨然許我們譯成中文。從此本教區教友，對於耶穌，可以得到一個準確與完全的認識：

認識他是天主第二位，認識他的天主性，人性，他的聖德，他的神力，他的靈蹟，他的慈憫，他的良善：

認識他的工程，他的德表，他的教訓；以及他的全部生活：隱居，傳教，受難，復活；並在聖體內的生活。

以前，教友們因缺少活的，生動的，具有吸引力的表樣，以致往往只消極地斤斤避免罪惡就自滿自足；現在有了這部耶穌傳，從此大可汲取神益，採取眞光，大得神力，懷着熱愛的心火，仿摹則效，以生以死，就是全守他的誠命，同他一般，抱着同樣的態度，行着同一目標的事，時時處處，樂善救世。

以前只講外表，只圖浮面，跬步不進的，從此可以轉向基多而受其吸引；像他一般的，學問道德，時進不衰。

天主的義子們，當生活不知如何進行時，只要觀察他；他是天主的親子，是天主聖父的極鍾愛的兒子，是聖父的全部快樂與安慰。

該如往日追隨他的民衆，聽他講道時，得知教友生活的根基，是在棄捨自己的一切，並知道無上的酬報是在來世，而不在目前。這般，人們在他的聖訓內，可以得到一切生活難題的解決。

在他的學校內，將學得傳教的知識，開拓天國的學問，並藉知各人該怎樣善用天主所賜的恩寵。這恩寵，將來有一天是要交賬的。

看他精神上事實上，一生如何服從聖父的旨意，朝拜，感謝，補償，祈禱，另外是在凡百事情上，一心迎合他聖父的旨意，依賴他聖父的措置。

見着他顯行奇蹟，看他向有靈的發號，向無靈的施令：平風浪，愈疾病，活死者，逐魔鬼！當怎樣增加我們的依賴之心。

跟他上加爾瓦略山，看着他爲愛我們而慘死，當如何明瞭這苦難的緣由及其價值，並在這裏頭，每日汲取負我十字架的忍耐與毅力。

深願這部稱爲『**公教家庭書籍**』的耶穌傳，深入到各個教友家庭，定時念讀，並按著者及教宗的本意，這本書成爲一種長期的宣講，述出那人類最高模範的言行，諄勸教友們努力效法；也教他們以愛還愛，忠實地，完全地，活一個符合他道理的生命；再不致如同那一離聖堂，一辦了自己的俗務，便把他的教義全付東流的教友一般。

聖經上記載：當耶穌在加里肋民衆們擁着經過時，**從他身上，有一股能力出來**。深願這部耶穌傳，也發出這股莫能抵禦的能力，來吸住，來導引着一切善靈於真路，向那真光，而達於那真的生命。

一九三八年六月廿四日——耶穌聖心瞻禮

上海主教惠濟良序

譯例

一 本書原名 *Jésus-Christ Fils de Dieu, Sauveur*，譯名天主子救世主耶穌基多傳，簡稱耶穌傳。原著者，為法國里昂城公教大學文學院院長克利斯底亞尼 L. Cristiani 司鐸。原書宗旨，祇為普通信友輩，敘述吾主言行，故稱「公教家庭書籍」。上海惠大司牧選譯該書，亦因其通俗易解，適合我國信友之需要。

二 我國信友，對於巴勒斯坦之風俗歷史，對於歐西流行之聖經問題，自然隔膜甚多。原書在歐西信友，固為通俗，然為我國人猶頗多費解之處。克司鐸時又騁筆發揮，稍感蔓蕪；其分篇斷節，或嫌參差。譯者斟酌取裁，刪削枝節，畧去徵引，改換標題，務使譯文能為我國信友，亦通俗易解。

三 本書逐譯專門名詞，以李問漁司鐸之新經譯義為根據，而旁

參新經全集，古新史畧等書。間有字太繁多，音嫌怪僻者，畧爲刪節改易。

四 引譯新經文字，大概依照新經全集。但該譯有嫌冗累，欠警策適勁，或未臻妥善者，畧加潤飾。聖母歌，匝加理歌，西默盎歌，則從聖母小日課，取其已經習誦也。

五 書中用聖經原文以「」，對話以「」，引用其他書籍成語等則以「」標別之。

六 書中人名地名均用單豎線——至希伯來名詞則用點線……例如法利叟，拉彼，三巴，瑪日，默西亞等。

七 原書分訂三冊，譯本依之。其上下兩冊，係丁宗傑司鐸所譯，中冊係王昌社司鐸所譯，譯者既非一人，譯筆自難一致。

八 原書每冊前之引言，及冊末之附誌，類多駁斥歐西唯理派人妄說，或討論四聖史經文真偽，以及經文中難句難題：皆未譯。冊首各附歐西名家畫耶穌像各一，以資景仰。譯本末，改附救世主大事表

，及週年主日及週年大瞻禮聖經目錄，仿新經譯義之例也。又附中西人名地名對照表，並附以簡明醒目之巴勒斯坦及日路撒冷地圖，用便讀者檢閱。

九 讀者如果因本書而認識吾主言行，增加敬愛之忱，激發追隨倣效之志，則惠大司牧選譯本書之旨趣，可謂已獲實現。倘或讀者對於聖經學發生趣味，因而嫌譯文有不詳盡處，則請閱法文原本。且克氏非聖經學專家，有志精究者，自應誦讀 Lagrange, Prat 等名著爲是。

十 本書遂譯排印，時間侷促，倉猝成功，罣誤難免；惟希讀者原諒。如果大雅指正，不勝感謝。

目錄

若望經前言

物爾朋 物爾朋與天地的造成 物爾朋與生命 奮鬥 見証 新生命 物爾朋降生為人

首編 幼年時代

第一章 前驅若翰 聖母領報 聖母往見 若翰誕生

匝加理和依撒伯爾 天神顯示於匝加理 匝加理懷疑天神的話 天神的話的實現 聖母領報 童女瑪利亞 佳音 瑪利亞的答覆 降生奧跡如何完成 瑪利亞的同意 瑪利亞的稟性 瑪利亞出門 來到表姊家 「我靈感頌吾主」 在因加里城 若翰誕生

第二章 耶穌聖誕

若瑟的不安 若瑟因夢解疑 若瑟聖母結婚 嬰孩誕生地 前往白冷 耶穌聖誕 牧人來拜 割損立名 獻堂 西默盎 母心苦劍 女先知亞納

第三章 瑪日來朝 五八

瑪日東來 黑落德及博學士 瑪日來朝 夢 避難埃及 無辜嬰孩的屠殺 埃及歸來

第四章 隱居納匝肋 七四

耶穌的師傅 獨留在聖殿 耶穌的開頭語 納匝肋生活 耶穌的家庭

貳編 傳教時代

第一章 若翰講道 耶穌受洗 嚴齋被誘 黨人查訪 九一

若翰講道授洗 若翰的偉大 預告默西亞 耶穌離鄉別母 若翰與耶穌 耶穌受洗禮 耶穌曠野嚴齋
三次退魔誘 黨人遣使查訪 爽捷的答覆

第二章 招收首批門徒 加納變水為酒 殿內驅散買賣 一一三

除免世罪羔羊 招收首批三徒 又是二個新徒 出席加納喜筵 他們酒沒有了 聖母的依恃心 靈蹟的
副意義 耶穌在葛法翁 時間問題爭執 驅逐買賣前奏 首次行使職權

第三章 尼各德莫問道 前驅使命結束 一三六

經師尼各德莫 你從天主而來 再生的新生命 水的洗神的洗 說服了老經師 耶穌率徒授洗 若翰讚
揚耶穌 耶穌退加里肋 若翰被捆下獄 黑落德與弟婦 若翰使命結束

第四章 撒瑪里婦 一五八

撒瑪里省一瞥 耶穌非時休息 請你給我水喝 耶穌勸人妙法 耶穌自認甚多 西加婦的同鄉 耶穌自有糧食 莊田已經發白 耶穌同西加人

第五章 加納重顯靈蹟 故鄉佈道施訓 一七三

耶穌重到加納 某官爲子求治 階地愈痲奇蹟 故鄉佈道施訓 會堂之與聖經 在會堂內宣講 在納匝肋會堂 依撒意的預言 故鄉人的態度

第六章 僑居葛法翁 加理肋湖濱 一八四

僑居葛法翁 加里肋一瞥 罷工日施訓 片言驅邪魔 西滿的岳母 忙碌的晚上 耶穌的祈禱 到別處去吧 坐船訓民衆 捕魚的奇蹟 從此爲漁人

第七章 愈癩瘋 起癱瘓 召瑪竇 二〇二

如德亞的癩瘋 耶穌愈癩瘋者 靈蹟不忘律法 屋頂放下癱子 你的罪寬赦了 拿着榻回去吧 希彼加 諸瑪竇 聚餐瑪竇家中 舊甕不裝新酒

第八章 罷工問題 選擢宗徒 二一八

法利叟的毒恨 禮日摘麥被控 耶穌爲徒辯護 罷工日愈枯手 選擢十二宗徒 選徒前的祈禱 十二徒題名錄 宗徒們的任務

第九章 山中聖訓

地點與聽衆 西乃山第二 眞福八端 成全古教律 解宿恨舊怨 嚴絕邪淫心 婚姻不可析 不可發虛
善 以德報怨仇 愛德的金言 行善勿求譽 不要判斷人 猪仔與珍珠 努力走狹路 謹防假先知 結
論

一三三三

第十章 葛法翁的百總 納嬰城的寡婦 若翰遣徒詢問

二六九

葛法翁的百總 百總的大信德 耶穌赴納嬰城 復活寡婦獨子 若翰遣徒詢問 耶穌稱讚若翰

第十一章 罪婦的悔改 耶穌的親族

二八三

宴會西滿家 欠債獲免喻 罪婦的激赦 幾個女親友 親友的挽留 親族超性化

第十二章 比喻訓人

二九四

何用比喻 播種之喻 穀種長發 莠子之喻 芥子之喻 酵麵之喻 寶藏之喻 珍珠之喻 撒網之喻
喻罷結論

第十三章 湖上顯能 重回故鄉

三〇八

渡海遇風浪 命風浪平靜 塚間附魔者 猪着魔投海 遣回得救者 捫衣愈血漏 信德救了妳 雅依祿
女危 小女你起來 回鄉遭輕視 婉辭責鄉人

第十四章 宗徒下鄉傳教 若翰爲主致命 …………… 三二九

宗徒下鄉傳教 臨別賦權贈言 喇徒廉潔清貧 天國開始臨近 黑王大開壽筵 昏君席上囁語 若翰爲
主致命 淫亂者的結局

若望經前言

望 壹
一 一 五

物爾朋

物爾朋與天地的造成

物爾朋與生命

奮鬥

見証

新生命

物爾朋降生爲人

有神鷹焉，振翼凌空，翱翔雲表，翩翩霞外，搏扶搖直上者，不知其幾千萬里，始棲息於天上最高峯。向至尊者凝眸，向義德的太陽睜眼注視。繼乃雲端歛翼，飄然歸來。把親眼所見的，自作証人，傳示下界，這便是高妙的若望福音。

聖若望宗徒的福音經，大概大部分是由若望宗徒口授，而再由他的門徒筆錄下來的。二世紀前，有學者名叫磨拉刀利的，發現在拉丁古本上，有這末一段動人的記載，說：當時聖若望宗徒，常不斷地被他的門徒，以及各地主教們，催迫着要他把自已對於耶穌的言行敘述出來，聖人常嘆着說：『我們且各清齋三天後，再講上主所啓示於我們的吧！』因之我們可以斷定，這

本第四份福音經，是在守齋與祈禱中產生的。他劈頭就是一篇高妙的前言，聖教會要司鐸們牢記於心，是以命他們每日於彌撒聖祭完成時誦念一遍，又因着這一篇前言的高妙，人們便用翱翔天空的飛鷹，來象徵這位聖史的天才。

這篇前言，在聖經裏，原不算是耶穌行實的文字，但却是人類史上所有的美的神哲學總綱。這篇前言，當由一耶穌的愛徒一跪着恭寫而成。觀其全文，一氣呵成，尤其作者對於他為君王為主祭為先知的耶穌，朝拜愛慕，顛倒傾佩的至情，流露筆尖，大有不能自己之勢。

他願向普世疾呼，他願向普世宣示，介紹這個他所愛的人。

聽吧！誰能勝過他的教導？誰能明了懂透這個奧妙？若翰來証真光，若望也來証實，但却再沒有比他証實的更明顯，更詳盡，更重要的了。讀這篇前言，我們可擬想到若望宗徒正在熱切祈禱之後，從自己的私屋出來時，他立刻被那些求真理求光明的徒弟們朋友們，團團圍住，於是他握起鵝毛管，寫他

方才受到的啓示，說：

「物爾朋」——物爾朋起初就有，物爾朋在天主，物爾朋就是天主。——劈頭第一句，這頭神鷹就奮飛冲天，把我們帶往雲端，翱翔迴旋於超時間，越空間的境界，使蜉蝣寄世的我人，在轉瞬即逝的生命裏，也得向永遠者着眼一下，在使我們的靈魂，沉澱下墮的軀殼裏，我們的神靈也得一度向無窮永生不變者瞥眼囑望。

一起初，——當然是衆生未生，衆始未始，什麼都沒有，什麼還虛無的當兒，即當星雲尙未轉動，乾坤猶未開鑿的時期，在這個時候，物爾朋已永永地有了。按「物爾朋」一語，似可譯作稱道的一「道」字，然道字含義太混，不足以涵其妙。前人譯作內言內像，譯者恐失其真，姑從拘謹者，譯音不譯義，因為「物爾朋」一詞，涵義廣泛，只能意會，不能字譯，而若望聖史却泰然毫無困難的引用了這極廣泛，極普遍，極平常的詞句，宣講了福音，宣講了至高無上的妙理，既非抄襲，又不怪僻，真可說是發明。

他不拾前人牙慧，他對於希臘學者若柏拉東，斐龍等的學說，一切漠然，但他却勝過他們的一切。

他，這個穆靜的底伯里亞湖畔的漁夫；半世生涯，只是靠山崖，傍水灣，扁舟無絆的垂綸撒網。現今竟一飛冲天，翱翔雪表。聖喜拉利驚訝并讚頌聖若望說：「這清貧寡學，鶉衣百結，手握漁網，滿脚污泥的漁夫，何竟能復活死人，尤能把高妙淵奧的道理，啓示給愚蒙，誰能不嘖嘖稱奇呢？」

一物爾朋起初就有，一卽所謂無限智慧的內言，是天主自有性與光榮的回射，是天主無窮神明的回光鏡，是永生於天主聖父，是在無始之始同聖父共發聖神的聖子。他在未始有始之先，已先存在。

一物爾朋起初就有，物爾朋在天主，一物爾朋高於一切，高出一切，越時間，超空間，在無始之始生於聖父。在聖父，却與聖父異位，一如受生者之別於生之者。但與聖父同體，他就是父的內言，內思。思者言者，原屬一體，物爾朋與聖父也共屬一體。

看若望這幾句簡單的字句，實包括着我聖教會全部神學的中心。全部新經，另外聖保祿給希伯來教友的書信，以及古經中許多篇幅，都給我們解釋了這篇若望的前言，我們念着這篇內容豐富有力與偉大的前言時，不能不明認物爾朋就是天主。

若望說的一起初，一就是說：在永遠，在未始有始之時，物爾朋已有，他已在天主，而是天主別忘了，這是一個確信一神主義者在對我們宣道，給我們啓示天主三位一體的妙論，物爾朋是天主三位中之一位，既然他是天主三位中的一位，他不能與聖父混而爲一，既然說是在天主，就得看出他存有的來源，物爾朋乃天主的內言。他是言，言由主出，物爾朋卽出於天主。

物爾朋與天地的造成 一於無始之始，萬物因之受造，沒有他，什麼也不造，所造的一切，便什麼都沒有。——一切：——這個引人迷離的大千世界，這個千奇萬妙的天地萬象，這個充滿着生命的乾坤，一切的一切，都是物爾朋的工程。而物爾朋卽是無窮的智慧。天主在已造未造及要造的一切，在無定

對於神的觀念，再能有更高妙，更確切，更有力，更顯明，更動人，更高越的來源麼？

物爾朋與生命

「他是生命之所在，那生命就是人們的光。」這裏所講的生命，究竟是什麼生命呢？當然是指日後耶穌說的，「我真實的對你們說：假如你們不吃人子的肉，不飲人子的血，你們便沒有生命」的生命，又說：「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的生命。

在物爾朋內，一切是生命，而一切生命又只是物爾朋真實生命的影幢與輪廓，物爾朋為永久惟一真理的源泉，以及喜樂與聖愛的生命。換句話說：生命即是愛，愛即是明認，誰愛了，明認了，誰就不居住在黑暗中，因為生命之所在，在物爾朋，純愛亦在物爾朋。物爾朋之來，是在尋找，號召，燃燒聖愛之火於有明悟與有自由的受造中。

因為天主要我們還愛，出於自主，而非出於勉強，蓋能愛，能不愛，而後愛的，才是真愛，在天主面前才有價值，這也是我們微小的受造者，所能由自己

給與天主的。但假如受造者推却拒絕這還愛之心，那是在創造的工程中，一個怎麼樣的污點啊！

奮鬥

若望火熱的心，當寫到下面的字句時，他必覺得漂浮不定，抑鬱沉悶，黯然神傷：「光明照黑暗，黑暗一點也不識光明——那是真光——光照普世衆人——他到自己手造的世界上來，世界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本鄉，自己的人却不收留他。」這人類的拒絕光明，聖史若望重覆地連寫了三次，好似大聲疾呼正要發洩他內心的煩悶似的。

全部聖經又滿是這種記載。耶穌一生的遭遇，按外表看來，又是在惡劣失敗，卑微羞辱中，消逝了結。聖史若望並不想把這些慘遇隱隱矯飾。因為這正是冥獄與光明的奮鬥，冥獄與光明的掙扎。這也便是若望福音的史事內容。是以他開篇，劈頭就給我們揭示了這個偉大的悲劇。從萬物開始起，到萬物毀滅止，雙方常在激烈的混戰中，這就是聖奧斯定所說的天國與世國的國際戰；聖依納爵所說的：基多與沙殫的雙營對壘，這永久的愛與叛亂，聖寵

與罪惡的激戰。物爾朋乃無限智慧的絕對和諧與順序。罪，却是悖理，昏愚，顛倒，是受造者，對於造物者的叛逆，自傲根上萌發出的對於天主的篡奪行爲。是以傲根越深，叛情越大，罪孽也越重。罪，又能如愛一般的聯絡一切，是以惡類也能烏合成羣，樹起很冠冕堂皇的纛旗而狼狽爲奸。在若望前言裏，明明寫着黑暗與世俗聯盟了，同光明堅壁對峙着：光明之子的營裏，就是降生爲人的物爾朋作統帥，頒佈着愛情的誠命；惡神沙殫，便霸着黑暗的一營，樹着世俗快樂的旗幟。在這篇前言裏，聖史雖始終未談及原罪之有無，但却暗示着原罪的存在，他說萬物因物爾朋而受造，既然萬物直接因物爾朋而受造，何以在全美全善全是光明的受造陣中，會產生黑暗來？假如不是先有天神

的受造，惡神的反叛，以及原祖的逆命，黑暗何以能侵入人類？

「他到自己的本鄉，自己的人不收留他，」若望寫這兩句時，當如何的傷心悲痛！不收留，當然是拒絕，拒絕，便是抗命叛逆。唉！天主到人間來，人把他釘死了！這便是聖史給我們顯露的基多一生慘劇裏的劇情。

見証

人類拒絕光明，光明却仍努力光照黑暗，使黑暗接受光明，這是多麼一樁可悲的事。在這光明與黑暗戰爭的沙場上，一人挺焉而出，給光明作証人，這個人就是我們聖史的第一個老師，領他向主的介紹人——若翰保弟斯大。

「主使一人名若翰的，來作見証，就是爲光作見証，他不是光，乃是要爲光作見証，」但若翰的作証，於世於人，一無裨益。

一無裨益，固不盡然。以若望敬愛他老師的愛情而論，他也定不是斤斤於宣述他老師的種種不幸與逆境的，不收納基多的，果然比比皆是，但信仰服從基多而爲他犧牲一切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說了一他到自己的本鄉，自己的人不收留他——之後，他立即很興奮地接上稱譽那些接受信光的人說：「凡信他的名，接受他的，他賜給他們權柄，作爲天主的子女，這等人非由血氣生，非由人慾生，非由人意生，實由天主生」的。

新生命

上文已給我們說過「物爾朋卽是生命，」這就是物爾朋名稱

的偉大，只要人接受信從還愛，就能得到他全部的產業，誰而思想明悟以及愛情都同他緊緊連合，就可稱為神之子。只是這層父子的關係，絕不似世俗所謂血統上的父子，看了若望的第一封書信第三章上的解釋，就可明白。他說：「你看聖父賜予的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得稱為天主的兒子，世人所以不認識我們，是因未嘗先認識他，親愛的！現在我們是天主的兒女，將來如何，尙未明顯，但我們知道顯明時，我們必要像他，因為我們將見他的本體。」

物爾朋降生爲人

物爾朋與耶穌原是一個，這便是若望經前言以及他全部福音經所要闡明的惟一真理。寫到這裏，若望好似沉醉在信仰裏，出神似的說：「物爾朋降生爲人，住居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榮光，聖父的獨一子的榮光，充滿着恩寵與真理。」念着這一段文字，我們好似直從最高的神學庫裏，霎地轉到史學上，又似從永遠的境界裏，轉換到時間上來一般。此後「物爾朋」的名稱，在他全部福音經裏便不再發現。前言也就此告終，他宣示了他再三思維的真實結論：「耶穌實爲天主子。」他宣示了他高翔天

空時所目視的物爾朋，滿披着由聖父處來的榮光，及充滿着恩寵及真實。後代許多神學學者，在若望一物爾朋降生爲人的一一句字句上，深沉緬思，演繹了這個人與神合成一位，判然兩性的高妙奧理。這一句，也就是爲後世聖教會中引用最多，考慮最深，辯論最博，以及一切高妙奧理的根基。

在歷史方面着眼的我們，讀到這裏時，當格外注意這前言上的末句話說：「我們見了。」若望說的：「我們見了。」「我們」二字，是指若望自己，他的左右，以及其他宗徒而說的，耳聞不如目觀，不單若望自己一人，而且其他宗徒及當時許多人都目見了，他們見了他們畢生有福的根源，他們見了不朽不滅的光的來由。他說：「我們見了。」言外是說：耶穌會同我們相住一處，這是我們的快樂，我們的安慰，我們足以自豪的事。下面的傳述，都是我們眼見的事實，我們都是見證人，來給這些事實作見證的。

若望今也好如在他福音經末章上，會同當時衆信友，異口同聲的向我們說：「就是這宗徒，今爲這事作見證，我們也知道他的見證是真實的。」

首編

幼年時代

第一章

前驅若翰

路·壹·
五—二五

聖母領報

路·壹·
六—三八

聖母往見

路·壹·
三九—五六

若翰誕生

路·壹·
五七—七九

匝加理和依撒伯爾

天神顯示於匝加理

匝加理懷疑天神的話

天神的話實現

聖母領報

童女瑪利亞

佳音

瑪利亞的答覆

降生奧跡如何完成

瑪利亞的同意

瑪利亞的稟性

瑪利亞出門

來到表姊家

「我靈感頌吾主」

在因加里城

若翰誕生

他的名字叫若翰

匝加理的歌

若翰的任務

若望福音以物爾朋在無始之始為出發點，路加聖史則以前驅將生的報告為開場。事實上，後者却是報告默西亞降生的第一道曙光。真確而又精細的聖史路加，在其全部工作伊始時，即宣示他惟一的志願，是在以確切的事實，來紀述基多在如德亞民族中使命的真相。

一當黑落德王時，在聖殿內——他一落筆，便叙出這渴望救世主降生的時期，也即如德亞人痛哭——國破山河在——的時期。在聖殿內——即所以指出在如德亞國境內，亡國後惟一保留着的至聖的地方。

匠加理和依撒伯爾

一當如德亞王黑落德的時候，亞比雅班裏，有個司祭名叫匠加理的，他的妻子是亞郎的子孫，名叫依撒伯爾，他們倆在天主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的誠命禮儀，行事無可指摘，只是他們沒有兒子，因依撒伯爾胎荒，兩人年齡又都老了。

正逢匠加理按他的班次，在主前供職，他照司祭的例，抓鬮，進主的聖所內奉香，奉香的時候，百姓的羣衆在外面祈禱。——

且看這改革古教禮規的耶穌將臨的第一個先聲，正響在古教教禮盛大舉行時的中心，其實古教裏的一切，來自天主，本沒有什麼不好，只可惜給歷代庸人，弄失了他的本來面目。於是把一切禮儀，頑固死守，執而不化。經上的片言隻字，竟可以犧牲人全部的理論思想。但在義撒厄爾民族中，却常有耶和華的忠僕，匝加理同他熱心的妻子，便是個例，他倆是古教的聖人。無疑的，因着他們的盛德，上主留給他們以榮幸，教他們擔任為如德亞民族中最後而又最大先知的雙親。

匝加理是屬於亞比雅司祭班，他離了他的老家，遷居於如德亞京城附近的一個不知名的小城內，以便入京，進殿供職。按當時司祭分作二十四班，每班服務一週，每年輪值二次。

匝加理這次輪值到神聖的職務，他就該在三巴安息日的晚上，在大衆之前執行。按我們的推算，這時當在公曆紀元前六年。

祭壇的地點，是在三個廣場中最高的一個，在聖殿後部的中央，在至聖

所之前，在司祭與禮場之中。傍晚的犧牲才祭過，如德亞人參與了這個主要的典禮。婦女們在男人的瞻禮所後，也羣集在她們的瞻禮所中瞻望着。在稍外下院內，叢集着許多外教人以及髒污不潔的人們，他們是萬萬不能踏進天主人民瞻禮的院子的，犯者處以死刑。在那里，有許多種文字指明着這個禁令。

在至聖所內，司祭們在聖所七叉燭台及麵餅台的中央，預先布置了一座香壇。

匝加理提着香爐，獨進聖所，一幅重大且厚的帳幔，遮斷了着至聖所。當他進內奉香時，民衆團集在祭壇之前，按着東方的習俗，嗡嗡地微聲祈禱着。他們常是誠惶誠恐的，觀他們的司祭中之一，獨自入內，面對天主。另外，自從國土淪陷之後，他們常覺在他們身上負有一種詛咒。他們常很焦急地希望那入內行禮的司祭，早些出來；但一方面，心中却也忐忑不安，怕耶和華有所傳命，教他的司祭前來譴責他們的不忠不誠。

按常例，司祭們深知民衆這層恐怖的心理，所以往往匆匆行禮之後，卽行退出；接上就是五個司祭，向民衆祝福。繼而就在銀號聲中，盛禮告成。但這一天，人們久待那司祭，可是他，老是不出來：時光一刻一刻的過去，恐懼與不安，也一層深一層的侵入了人羣中每一個人的心底。

天神顯示於匝加理

正因這次，匝加理在聖所內，遇到了天神的顯示。

一天主的天神，在香台右邊，現示出來——就靠在七叉蠟臺之南，匝加理見了天神，大爲驚駭。一

誰都知道，此時不該有其他人在聖所中，而匝加理却看見了一個人影，看見了一個不相識的人，正雙目對他注視着。老司祭那時真駭得驚惶失措，恐懼麻痺了全身，他停止了行禮，心想莫非所見的就是天主義怒的使者。當這個如德亞政治混亂的時候，人們常戰戰兢兢，担心着天主義怒的來臨。

一但天神對匝加理說：「匝加理，不要怕！你的祈禱已蒙應允，你的妻依撒伯爾將生一子，你得給他取名若翰，這爲你是喜，普世也將喜樂他的誕生，

他在主面前是偉大的。酒及酒漿他俱不飲，在他母胎裏，他就將充滿聖神，他必將引許多義撒厄爾人復歸於主，他們的天主，他必有厄利亞的心志與毅力，在主前行走，叫爲祖父的，回心向慕子孫，叫梗頑難化的，向慕義人的智德，這般爲主預備一班成全的百姓。——

在這種極大的恐怖之下。突聽到了這些慰人的溫語，在這老人家心裏，正似嚴冬冰雪下，突遇了三春暖和的陽光一般。

時間的演變，業已轉定四百年前，先知瑪拉基預言救世主的誕生時，用了有力的話，說：「看，我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開路，並突然進他的聖殿內，你們尋覓之主子，你們渴願的結約的使者現將來了。」

瑪拉基先知，用了這個不相識的天神所說的一樣的話，結束着他的預言，說：

「我將遣厄利亞先知給你們，在耶和華的偌大而可畏的日子臨到以前，他必使爲父的心向他們的子，兒子們的心，向他們的父。」

這些我們看來好似神秘的話，在匝加理，却明如觀火：他將生子，取名若翰，因了他的勇敢以及他思想的高大，他將成爲厄利亞第二。他修德成聖之道，同了那個那齊利人相仿髣，他的使命是在引導真誠的義撒厄爾人民歸向天主，並穩當好好預備天主的聖殿。

這些都太美了！於是匝加理直覺上起了懷疑。

匝加里的懷疑

這意外的幸遇，誠使老司祭驚悸不安。他便不加思索地對天神說：「這事，我如何得知呢？因爲我已老了，我的妻子也已年邁。」天神莊嚴地回答說：「我是站在主前的加俾厄爾奉命來給你說話，並報告你這個好消息。你將緘默不能說話，直到這事成就的日子，因你不聽信我的話，時候到了，定將應驗。」天神說完，就隱去了。假如有人冒失地認爲這是神話，不是史事時，那就不能不教他去想聖彌厄爾，及聖女們顯示給洞來米地方的鄉下女子若翰納達爾克的史事了。假如人們不敢譏議若翰納受的天聲，而胆敢否認匝加理的異遇，豈非厚此薄彼，而成笑話？況這事，於全人類又是更

重大更有關係的呢！別忘了，超性界的一切，都可從這二句問題的答案上解決。就是：天主有或沒有他是否掌管一切受造？

天神的話實現

「民衆等候匝加理，詫異他許久在殿內，及到他出來時，他已不能和他們說話，他們知道他在殿內見了異象，他呢！只給他們做手勢，他竟成了啞吧，迨他供職期滿，就回家去了。不多幾時後，他的妻子依撒伯爾懷孕了，她隱藏了五個月之久，說着：『看，主要時，他就這般玉成我，把我在人間的恥辱除掉了。』」

聖母領報

六個月過了，匝加理同他的夫人依撒伯爾，常浸沉在默靜與祈禱中，而加俾厄爾天神，又奉天主的命，被遣往加里肋省一座名叫納匝肋的城裏去了。

此番被遣，同上次的使命，却是前後相映成趣：上次是被遣到京都日路撒冷，在舉行宗教禮儀的時候，此番他却向一個遭人蔑視的窮鄉僻村裏去；

上次在金碧輝煌的聖殿內，這次却被遣往到一間微小簡陋的屋中去。納匝肋城，以前在教內教外的史冊經典上都沒有提起過。史家若塞在他的描寫加里肋省及其他城池時，也沒有提及他。到了現代的作家的著作裏，才有詳細的敘述，我們打開十九世末田動神父的遊記，就可見他當時對納匝肋城印象的一斑。他說：從日路撒冷來時，遙望天際，只見撒瑪里省山峯，隱約雲間，小城如白鴿一般的伏在峻險的以斯來高原上，那立體灰色的房屋，方盒一般零零星星地在道路的兩旁山坡上重疊着。在那城裏，只是些浴堂，作場，小店，經堂，城東山谷間，一流清泉涓涓不息，即今日稱爲瑪利亞泉的就是。

但考古的作家，所給我們對於納匝肋古代的狀況，却同了上述的又完全不同了。他們說當時那些城中的房屋，大概半由山洞，半由人工所築成，可說是穴居人民的堡壘，或更好說是遊牧時代的家畜飲水的場合。

關於納匝肋的輿論，原是無甚可取。其實國無分東西，地無分南北，各地都有幾個爲鄰近居民作爲譏笑話柄的城池鄉村，納匝肋就不幸屈居在這

些城數之中。『納匝肋可能出什麼好東西來』誠實的納大那不是有一天很率直地會表示過他的鄙夷了嗎？其他人民對於耶穌信仰的減輕，也給我們証實納匝肋那邊的人，似乎大概都很粗魯小見，閉塞蠢愚的。

誰能不驚奇，在這灰暗粗魯的鄉村裏，在超性界裏，竟藏有不能比擬的奇妙。

童女瑪利亞

天神加俾厄爾被遣往一到一個童女那裏，是已經許配於達味族的一個名叫若瑟的人，童女的名字叫瑪利亞。

這童女，相傳說她當時只十五歲，正是義撒厄爾人民通常及笄訂婚的年齡。她的父母以及宗譜，聖經都沒有提及。但據可靠的傳說，我們可以肯定她是若亞敬與亞納的女兒。她那時已是熒熒無告，父母雙亡的孤女，所以她已经同了一個同她一般是達味族後裔名叫若瑟的訂了婚，她是王者先知達味的後裔，聖經上都是這般說；只在一種聖經外傳上，說她是勒味族人，她瑪利亞的名字，原解釋：夫人，女師，公主。

希臘教徒，以爲天神這番的顯示，是在一口目下名瑪利亞的泉畔。路加聖史却清楚地寫着說：「天神進去，向她說：『請安，滿被聖寵的，主同你在一起，你是在衆女人中，受祝福的。』」雖只簡短的寥寥數語，但字裏行間，都能表示出這位童女心靈魂上不能掩滅的光輝。這位天上之神，傳遞着這最神聖的佳音。在微弱的小童女之前，小心翼翼地低首致敬，鄭重地表示了這童女的無上偉大，說：「滿被聖寵者，你是天主特恩另愛的。主同你在一起，他更垂愛於你，這個無形的天生麗質，你在衆女中該受祝福，你乃亘古惟一的被選者，你將給人類消滅厄伐而得到的詛咒。但童女，對此從未聞過的致敬，她將如何措置回答呢？」

經上說：「她很覺驚慌不安，」這陣不安，正是她謙卑自下的表示，因爲她覺得這些恭維的話，於她不敢承當。但一切仍在靜穆誠實鄭重中，從容不迫的沉思着，天神也恭然默候她的答覆。

佳音

一天神給她說：『瑪利亞，勿怕，因你在天主前是有恩寵的，你將懷

孕生一子，你可給他取名叫耶穌，他將是偉大的，他稱爲至高者的兒子。主，天，將把他祖達味的王位給他，他將爲王於雅各伯家，直至世世，他的王國也將無有窮盡。

大天神揭示了大神秘，他並無半點飾詞，只用了依撒意先知說的話說：「童女懷孕，生了兒子，」七百年之久，被選的民族，期待着這個神秘預言的應驗。現在期望的日子滿了，渴念的時候終於到了，無疑的，我們忠誠的聖史路加，給我們寫這段史事，就是告訴我們，「那個該來的人」却已來了。天神的說話，又簡單又偉大，真是前古來今，不能再有更大的事情，比了這個報告更爲簡掉，更坦白，更有力的了。

瑪利亞的答覆

瑪利亞默然不語，天神也靜待着她的回答，這裏可說是上天下地，齊等候着聖母啓口，聖史自己也靜待着，以便落筆着墨。

半晌——瑪利亞啓齒答覆了。她答語的周詳，實出人意料，這也足證明她胸中的無限邱壑，以及她靈性的深邃。

「既然我不認識任何男子，此事怎能完成呢？」我們細咀答語，覺得聖母靈魂上的天真聖善，真是無可比擬。她原是嫺熟聖經者，當然不能誤解天神對她說的話。在別的義撒厄爾女子，假如一知道自己要成爲默西亞的母親時，定將心頭鹿鹿，快樂得要發瘋了。瑪利亞豈有不知；但她認清自己終身守貞的志願，早把自己放在這種女子圈外，雖她也已訂婚，但與她訂婚的，却是一個保護她貞潔的同志。無疑的，這一點是他倆婚約的惟一條件，於是她沉思片晌，即毅然決然的表示了，她只願保守她的童貞，而寧可捨棄默西亞母親的尊榮地位。

她婉轉溫雅的答語，便是這個主張的表示。

降生奧蹟如何完成

一天神回答她說：「聖神將臨到你身上，至高者之

能力，將庇蔭你，爲此將生之子乃聖者，他將稱爲天主子。你看你的親戚依撒伯爾，在她的老年也已懷了男胎，人們所謂是胎荒的，但她已懷孕了六個月了，因爲在天主，沒有一事是不可能的。」

由這些話看來，可見這個將稱為瑪利亞子，又稱為天主子的受胎，絕對沒有人的參與。瑪利亞的永守童貞的志願，不僅受到上天的贊同，却還很莊嚴地被上天欽定批准。後來世世人們，稱之為一童貞母，一真是理所當然。這一個行將完成的靈迹，就好如用上面業已成功的靈迹來作担保。依撒伯爾的年老懷胎，雖則她這個少年表妹尚未知道，但體孕已是六個月了。在天主，原沒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但全能的天主為完成這個降生的奧迹，却也期待着瑪利亞的允諾與同意。

瑪利亞同意

瑪利亞又開口了，雖則為我們似只一秒鐘的時間，但就在這剎那間，在這寥寥幾字的答句裏，物爾朋取了他的人性，造就了人類最偉大的福音，完成了前古來今最淵妙的奧蹟。這三五芳齡的童女，在上天使者之前，幽嫻靜淑，語語中節的解除了人類的桎梏。我們對於這個高厚淵微的無上奧蹟，試加以簡單的剖解。

「瑪利亞對天神說：『主的婢女在這裏，就按照你的話，成就在我罷。』」

於是天神就離開她去了。」

我們須追憶若望經前言內所載的皇皇宣言，說：「物爾朋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人間。」

這震撼天地，激盪神人的大事，不能有相稱的敘述時，至少當任其默然而過。蓋人世間的筆尖，何敢顛顛地輕於嘗試？但實際終於有一個聖史，着手把這事的始末給我們敘述了一個輪廓，那就是方才念過的這福音經上最奧妙又最美麗的一頁。瑪利亞的答語，實為人世間最簡短最有榮的，再沒有其他宗教上的玄妙奧理，可能超越而上。按聖史路加，給我們所敘述的一切，原都是由瑪利亞處直接或簡接的得來，決不只是人類思想所能妄判臆造的。聖經外傳的作者，每因只用人類思想敘述而失敗，就足以給我們證明這個至理。瑪利亞的答語，句句珍寶，語語珠玉。她的端肅壯嚴，又值得我們永永致敬，世世感謝。

瑪利亞的稟性

在領報動人的一幕裏，足資我們首先探尋的，當是這個

被寵選爲天主子耶穌之母的童女瑪利亞的稟性。假如她的寧馨兒，只是人類中最高的人才子，或最大的宗教家時，則此探尋也只是一種平凡庸常的好奇心。人們在一個大人物的身上，往往要強尋出光榮的祖宗以及賢德才能的先代，但世上再沒有比耶穌更爲偉大的，也沒有比了耶穌瑪利亞更相輝映而不能分離的。

瑪利亞祇說了兩句短短的話。但在這短短的兩語中，已足表示她是一位思想深沉，語詞靈活，意志堅決，心神高尚，敏捷有序的女子。雖則天神突兀地顯示，使她倉惶不安，但她依舊能據理運思，答覆中節，她目光遼遠而迅速，她定志守貞，不但當時在義撒厄爾民族中還是創舉，而且要保存這個意志，還該得她未婚夫的同情。當然聖若瑟同她，志同道合，但聖母氣志高大的稟性，更足使聖若瑟心悅而佩服。在天神的報告之下，她穆然俯首表示同情時，她的心靈裏，一定有一幕悲劇，電一般的交流着。她預見她未婚夫所逆料不到的痛苦，（這些聖若瑟的刺心的痛苦，我們在下面將加以敘述，）但她依

舊很堅決地，敏捷地下了斷語，她誠有超人一等的悟力，我們在她身上又看到一種莊嚴鄭重與天真的愛的調和：就是，爲着衆生，忘却自己。

瑪利亞出門

天神曾對她說起了她表姊依撒伯爾的事，瑪利亞就定志要一去探視她，這裏又是聖母思想敏捷志力堅決的表示。爲一個十五歲的童女，走崎嶇的羊腸山道，原非易易，但她預見她自己，不久之後，只宜收斂，只宜靜默，不如趁着目前尙有餘暇時，快快去盡這個愛德功夫。何況這次拜會，又是兩大奧蹟的滙合。時正公元前五年的一個春天，滿野開遍了嫣紅姹紫，加里肋人，都成羣結隊地往日路撒冷上西婉山，朝拜聖殿。過巴斯掛禮，大約瑪利亞便利用這時機，趕往京城上聖殿，在那裏住上了三四日後，她即翻山登嶺，行色匆匆的趕向司祭匝加理及其妻子所居的小城，相傳這個小城，就是目下日路撒冷西七公里餘的因加里城，在那裏，每年若翰瞻禮，還是大規模地舉行着呢。

往見的特效

這次行路的光景，路加聖史只給我們寫了平平的短短的一行：「那時瑪利亞上路，急急往山地裏動身，向茹達的一座城走去。」

一到表姊家一切便覺非常，當然天神的顯現以及在她身上完成的預言，她記憶無忘。也許於前數天納匝肋的境遇，還在她心靈中旋轉，當然她一見表姊，向她致候時，這種神情，在口吻言語中，不能不爲之流露，我們且看聖史的敘述她表姊的答辭中，給我們以證實：「她進了匝加理家，問了依撒伯爾的安，依撒伯爾一聽瑪利亞問安，胎兒便在腹裏跳動，依撒伯爾充滿了聖神，高聲喊着說：『女中爾爲讚美，你所懷的胎，也是該受讚美的。我怎能當得我主的主母，到我這裏來呢！因爲你問安的聲音，一入我耳，我的胎中兒，就歡喜跳動，你信了主的話，你是有福的。因爲主給你說那些事都要成就。』」

但此番拜訪，豈只是一種平常的問候；這是自然界與超性界的滙合，依撒伯爾的言語中已流露透出了。那時在她身上發顯了一件神秘。神學家就在她的說話裏，證明出若翰是由母胎爲聖者。天主聖神充滿了她的心，她用

極恭敬，極謙下的言語，答拜了她的年輕的表妹，她給了聖母以後世常用的名稱：『我主之母。』瑪利亞呢，也已不必再向她表姊，訴告她在納匝肋天神來報的喜信與奧蹟的成功：她原是謙謹淑靜的女子，在她自己的未婚夫前，尙是守口如瓶，今在表姊前當然決不會先自開口。可是她容光輝發，難能掩藏她內心的蘊藏，按着聖史路加的敘述，雖聖母自己並未對她的表姊作任何報告，但她滿渥的聖寵，已是欲蓋彌彰而無言自傳了。再加上神光的燭照，依撒伯爾便不能不向她的沖齡表妹的尊位，謙誠致敬。

瑪利亞在她表姊這種至誠的表示之下，心中自覺得無限快慰，於是這聖教會世世相傳的『我靈感頌吾主』一闕聖歌，便在聖母抒其至情時開始咏唱了；可是現代許多批評者，竟懷疑這段歌闕，是依撒伯爾在聖母前自晦的詩歌，這真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何況聖母在這個特別可紀念的往見中，既不會壟斷一切榮光於自己，亦不能一言不及，默默過去。又從『我靈讚頌吾主』歌中的字句上看來，這歌的作者，除聖母，決無第二人可指，宜乎歷代

聖師們，公認這閔聖歌，實出於聖母之口，而目為聖教會中最美好的聖歌。

『我靈感頌吾主』

我靈感頌吾主！

我神無任欣愉於救我者。

緣其垂顧婢子之微，後人亦將於我乎頌讚矣。

夫全能者，大展厥德於我，錫以異恩，用彰聖名。

仁慈無量，將沿世世，於諸敬畏之者。

以厥臂神力，顯大能麾彼傲盈：

黜彼尊者於高位，而陟舉夫謙遜者；

飢虛以福實之，飫滿以傾棄之。

且不忘大慈，賜救其子義撒厄爾，

以踐所許於吾祖亞巴郎，及亞巴郎後世世之子孫者。

這閔聖歌，以及全部聖經，我們不該在文學上加以定斷，因為全部聖經是超乎文學界限以上的。這歌是內心跳躍的外表，至情的抒示，他給我們指

示聖母心中自天神領報以來，所充盈縈繞的思想。懷疑的批評家，也許要驚訝，一個童女，何能出口成詩。其實這答案原很簡單，因為這篇聖詩，無非是聖母內心的回聲，聖母又是達味之孫，在她血管內，原也交流着祖王達味的咏詩天才。她這首詩，比了古經上的詩篇，誠是有過無不及，詩中充滿了經典的回憶，以及希伯來語氣，是以後世人，即要矯飾仿作，也做不到這般。它是福音的前奏，是榮光的凱旋曲，是最深刻的抒情詩，在這闕聖歌裏，我們很可看出聖母的對於上天感激的情緒，婉轉反覆，歌咏再三。

瑪利亞在因加里城

公元前五年三月底，聖母的匆匆趕到因加里城來，

不僅為一種平常的問候，她實是還有其他更大的使命。

看了聖史路加後面的記述，無疑的，聖母曾給她表姊服務待勞，聖經上記載說：「瑪利亞和依撒伯爾同住三個月，於是她回家去了。」在這句看似無關緊要的經句上，我們不難找到，並證明聖母稟性的高潔以及慧心的靈敏，當然聖母服待她的老表姊，愛護週到，三月如一日。但她突然於她表姊分

婉的前晚，匆匆起程，單身回里，亦自有她的深意，因為聖母預知若翰一誕生，匝加理恬靜的家庭，因了喜訊以及親友的滙集，行將中斷。又自知自己孕已
有日，孕態將呈，此時惟該收斂就靜，會心聚神，潛焉默禱，於是她避去熱鬧，避
去人群，退入於適合的環境中。

若翰誕生

瑪利亞走後，路加聖史記載說：「依撒伯爾的產期到了，就生
了一個兒子。鄰里親戚聽說主向她大施慈憫，就和她一同歡樂。」

由這幾行文字裏，我們很可想見那時匝加理宅上及其鄰近村落內，所
發生的一種欣慰與興奮。而且這種情景，不只限於若翰初生時，也不只限於
若翰的親戚朋友間，雖則匝加理同依撒伯爾曾想盡方法，使這事隱藏，以免
許多無謂好奇者探索，但這個出人意料的新聞，一經傳出，他的傳播，却比衆
來得迅速，信的，不信的，都來探視，恬靜的山居，真是一時車水馬龍，賀客盈門；
又因為老年得子的緣故，許多親戚們，都願於小孩受割損禮的一天，舉行慶

祝，向這二位老人特別賀喜，於是天神說的「許多人，都將喜樂他的誕生」的話，開始應驗了。

他的名字叫若翰

一到了第八天，他們來要給孩子行割損禮，並要按他父親的名字，叫他匝加理，他的母親開口說：「不可，要叫他若翰。」他們對她說：「在你親屬中，沒有人叫這個名字的。」他們就向他父親做手勢，為知道他要怎樣叫他，他要了一塊蠟板，他寫道：「若翰是他的名字。」衆人於是都希奇，他的口，立時開了，他的舌頭也舒展了，就說出話來，讚頌天主。周圍的鄰居都驚駭，在茹達山地裏，這些事都成了談話的資料。凡聽見講這事的人，都在心裏想着說：「這個孩子，將來怎樣？」事實上，天主的手力，同他在一起。這篇短短的敘述，栩栩生動，神情盎然。我們讀了，如見當時鄰里親戚的種種快活踴躍的情形，其中一人竟破例的提議，該給孩子題他父親的名字。這樣的寧馨兒，當然該承襲他父親的名字，子襲父名，雖則這是在東方不常通行的事，但為追憶先祖的緣故，人們却也有把祖名喚小孫的。拉格郎熱神

父說：這個鄰居的提議，無非是表示對於匝加理年老得子的尊敬與同樂；可是小孩的雙親，對於他們善意的提議，表示反對，他們早已決定小孩該用天神所報告由上天預定的名字：叫做若翰，解說：「天主的寵愛者，」固然這個名字同他的環境，可說完全名實相符，於是依撒伯爾主張在先，匝加理斷定在後，而人們目見這個久已聾啞的老人，突然開口頌揚天主，更是異常的驚訝，當然在這個誠樸古陋，充滿宗教思想，事事加以推測的民族中，一切都成了親戚朋友的談話，評論的資料。

匝加理的歌 「這個孩子將來如何？」這句含着恭敬，熱心，羨慕，同情的疑問，傳遍了匝加理的鄰里鄉親。

匝加理因在壯嚴神聖的聖殿內，受了天神的報告，又因着那個年輕表妹納匝肋瑪利亞機警的暗示，他很迅速爽快地答覆那個疑問，因着內心的逼迫，並上天寵光的默啓，他便在行將收束的預言中，增替了這偉大美麗的一頁。

聖史路加紀載着說：「匝加理那時充滿了聖神，就預言說：

「頌謝吾主義撒厄爾天主，眷顧救贖厥民：

起爾角，救我於達味厥僕之家。

踐逆知者古聖口諭：

救脫於我仇，及凡憎害我者。

施仁慈於我祖，而記憶厥詔。

向亞巴郎我祖，矢將賜與我等：

脫我仇之手，使無懼。

生平於主臺前，以義德以聖德而事之。

幼童，爾將稱天主之先知者：蓋主前將驅治厥道。

令厥民得知其救贖，赦免其罪。

因我天主仁慈之心，從上而出，俯顧我衆。

照牖凡居暗處，及於死影；導引我足行平和之道。

這首聖歌，可分二段，首段的神情，可說完全是聖母「我靈感頌吾主」一篇聖歌的回聲，本歌原文係四節四句詩做成，第一節四句詩是整個的一句長句，內容是這位老聖人，正聚精會神在向天主的慈悲，合掌稱敬，滿心感謝。同了上面一首的聖母歌，同是感謝主恩，同是預言救贖，真是異曲同工。只先知們的預言是在將來，惟在他們却是現實。匝加理同聖母在歌詞中都是一再表白，天主的一切預許，目下開始完成，古經上一切證明環，從此也就完結：天主已動心憫憐了世人。匝加理已見了一救世的號角興起，一卽所謂救贖工程業已開始「於達味厥僕之家」時。茹達國雖已被羅瑪征服，但天主同義撒厄爾列祖列宗所許的誓約，並不因之而蕩焉渙散；反之，耶和華却並未棄捨他的百姓，他願從滿懷毒恨人的手中，救出他特選的民族，他記得他的聖約，他沒有忘掉同聖祖亞巴郎所結的盟誓，在這短短的詩句裡，却表示着極端的希望。

這篇聖歌的第二段內容，是在說若翰的使命與住務：默西亞的來，是爲

寬赦罪過，分施光明；而若翰便是這光明之路的預備者。

第二章

耶穌聖誕 路·貳·一—四二·

(公元前五年十二月廿五日) *章後註*

若瑟的不安

若瑟因夢解疑

若瑟聖母結婚

嬰孩誕生地

前往白冷

耶穌聖誕

牧人來拜

割損立名

獻堂

西默盎

母心苦劍

女先知亞納

聖史路加在敘述天神在聖殿內顯示於匝加理，在納匝肋顯示於聖母，在聖母往見表姊及若翰誕生之後，他立即敘述白冷那耶穌的誕生。他除給我們指示，按法律聖若瑟是耶穌的父親外，對於聖母的結婚，以及若瑟見他的年輕妻子，成爲天主聖子的母親時的懷疑苦悶的種種，他都缺而不叙；瑪竇聖史，却來給我們填了這個缺陷。

聖史路加，在他的著作裏，曾有二處，指示給我們他福音經的出處，他有心反覆的說：「瑪利亞把一切事情存在心裏思量着。」這一再的申述，就是告訴我們，他的一切珍聞，都是從守口如瓶的聖母口中得來。所以都是何等可貴何等可靠的呢！大概當時路加因要書寫耶穌的行實，便鄭重徵求材料於聖母，而聖母也信任路加，把她久存在心中的寶貴的材料，傳授給他了。他當時尙未知道瑪竇福音的存在，瑪竇福音的問世，比了路加的，並不甚先前。按路加聖經，是紀元後六十二年寫於羅馬的，而瑪竇聖經，大概是同時在日路撒冷或巴勒斯坦地寫成。惟在那時羅馬已傳有瑪爾谷寫的聖經了。

聖路加寫聖經時，當然很參用聖瑪爾谷的材料，而再加入由聖母口中傳來的耶穌童年的史事，但聖史瑪竇在他聖經的開始，却大書特書關係聖若瑟的一段事實。是以我們可推知：路加的首二章，是專記聖母的回憶；而瑪竇經的首二章，或者是記聖若瑟的遺言。

我們就先把瑪竇聖經關係聖母結婚的敘述記在下面。

若瑟的不安

聖路加曾告知我們聖母以童女而懷孕的事，聖瑪竇却不
言細情，關頭就說：「基多降生的來歷如下：她母親瑪利亞已經許配給若瑟，
他們沒還有同居，瑪利亞就因聖神受孕。」寥寥數語中，已表示出瑪利亞快
將分娩的狀態，誠使人驚駭。另外三月之久，客居外出，因加里城行將充滿若
翰誕生的快樂時，她始匆匆回歸。這種消息，她的未婚夫若瑟當然不能無聞。
雖云表姊家來，但她身態的轉變，又是何等明顯。假如沒有路加的記載，我們
定謂聖母將榮光的領報，以及降生奧蹟的完成，已通知於她的未婚夫。可是
史冊給我們知道的是：她對於依撒伯爾寂然無語，對於若瑟也是默然不提。
聖母的風致行動，固常是一個年輕貞美的納匝肋少女，雖則她個人的名節
以及兒子的榮譽，一切都在逼她，向她的未婚夫，作徹底的解釋。但她事事處
處惟有委身自棄，一切聽天主上智的安置，在她勇毅超人的緘默裏，她靜待
着天主的定時。何況他倆婚約，又是她貞潔的保障，她對於他又有大權威，她
的所以秘而不宣者，難道她有所懷疑於他不能完全信任她的一切？懷疑於

他倆的婚約，或已不是上主預定的計劃。

不，决不，這個出奇的緘默，適足表示聖母心靈的偉大沉毅，與乎信心的堅忍不拔。上主既轉移了他倆結婚的計劃，則將來她在法律上的地位，自有豁然開朗的一天，一切都在天主手裏，只要承行天主的聖意，她便有恃而無所恐懼了。

至於聖若瑟的態度，也足使我們敬重稱奇，這個心地敦厚，胸懷寬大而事事都配受其未婚妻完全信任的奇人，由聖路加的暗示，以及聖瑪竇的簡單的敘述，已能給我們証實若瑟的爲人，他說：「她的丈夫若瑟，是個義人，不願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離棄她。」

這裏，三言兩語，已把若瑟內心的極度煩悶，作有力的描寫。人們不必再喋喋多擾，聖若瑟的心却已完全攪亂了。他是未婚夫，按着如德亞的習俗，他已有丈夫的一切權利，他如任情憂憤，或顧到自己的面子，他必將曝白內容，而公然退婚，於是聖母必將被衆人目爲罪婦而須受法律上的判決；於她不

僅是要受名譽上的污辱，而且還恐將受刑而喪失生命；但若瑟是義人。義人二字，解釋了一切，不僅他沒有聖母犯姦的証據，並暗知聖母的無罪，他覺得此事內中定有超越的神秘，觀她玉容明艷，矜嚴端莊，領報與往見時的光輝，不時飛揚照人，另外清明如水的眼波裏，更流着一種無限的神力。事情怎麼辦？但也不敢問，聖若瑟似手沉落在一個敬遠畏懼的旋渦裏。這敬畏之情，實是他心意之所在。假如聖母不告知他，假如天神不給他啟示，他除了暗暗離去，不敢再認她爲自己的未婚妻之外，也實是別無良策。

躊躇，猶豫，無聊，煩悶，蛀蝕了若瑟的心；但這些爲我們却是珍貴的史料，因爲正因了這些疑懼與恐怖，使我們認清了聖若瑟的爲人，宜乎聖教會因之而對他加以隆重的敬禮，也正因了這個艱鍊試探，聖若瑟配居他最高的職位。即是：法律上耶穌的父親，救世主的保護者，天主子的鞠養者，以及保護聖母童貞的淨配。

若瑟因夢解疑

聖瑪竇繼續記載說：「正在思慮這事的時候，天主的天

神，在夢中顯現於他，向他說：「達味孫若瑟，不要怕，只管娶過你的妻子瑪利亞來，因她所懷孕的是從聖神來的，她將生一子，你當給他取名叫耶穌，因他將把自己的百姓要從罪惡裏救出來。」

這種撥雲開霧，重見天日的光景，爲他及聖母是何等的快樂呀！天主的聖意是這樣；天神夢中對他說：「勿要怕！」於是被恐懼憂思籠罩着的聖若瑟，憂思散了，恐懼滅了，焦急悉去，快慰充盈。虛幻的夢境，此番却不是虛幻，而是實情，這是天神的顯現，這是由上主來的命令，使他並後世衆人，對於聖母的貞潔，再不能有所疑慮。

若瑟聖母結婚

如德亞人的訂婚，是一種不能取消的契約，幾全等於結婚一般，只是結婚的當兒，丈夫把妻子娶到自己家裏，再加上些動人的禮儀，以及結婚日的種種娛樂罷了。聖母聖若瑟大約不久也這般實行了婚禮，聖瑪竇說：「若瑟醒了起來，就遵着天神的吩咐，把妻子娶了過來，但是沒有和她同房。」這末一句，證明若瑟對於聖母貞德的無上尊敬，他既肯接受守

真的婚約於前，當然更是欣然遵守那約於後，何況從此他更認清了聖母是天主特恩寵選的呢！

聖史結束說：「這一切事情的成就，是為應驗主籍先知所說的話：有一個童女懷孕生子，人將稱其名為厄瑪努愛。解釋是：天主和我們在一起。」

嬰孩誕生地

若瑟同聖母原住納匝肋，但先知們的一切預言，都甚明晰：默西亞該生於白冷郡，默西亞該是達味之孫。是以該生在達味城，而白冷正是達味的城，如此人地兩宜，才是王室嫡裔。聖母若瑟，雖已久居加里肋，但依舊認白冷為故鄉。孩子將生何地？這在聖母聖若瑟原不成問題，他倆完完全全托付在天主的聖意中，蓋為聖者，事事無出偶然，一切境遇，俱由天主上智安置，俱由天主的永愛治導。

當時羅馬帝實撒肋（凱撒）奧古司多出令，命屬地巴勒斯坦黑落德王國的通國人民，須各往自己的老家去報名上人丁冊，這事為別的如德亞

人民，是亡國的傷心事，是外教人民所加給的一種侮辱，是一件可恥可罵的事情，但在聖母聖若瑟看來，這直是天主上智的指引，是應驗先知預言的路程，是產生衆人所期待的救世主的明徵。是以當時聖母聖若瑟在回鄉的白冷道上，定是載欣載奔的，心急覺得馬行也遲了。

往白冷 衆人都動身起程回老家去了，聖母也伴着聖若瑟離了加里肋客居，且回老家白冷去，新郎新婦均是達味後裔，一是遭難王孫，一是落泊公主，後者分娩已近，產期已臨，更何能與新夫相離？且她又明見天主的上智，冥冥中措置一切，使之前往白冷，符合先知預言。也許他們已準備常住在這座默西亞該降生的小城。不是來日從厄日多（埃及）回來時，須由天神另行指示，聖家始回歸匝肋的嗎？現在，他們正帶着舉世所矚望的，向着白冷城行來，行行重行行，一路顛沛勞頓；京中小住後，於暮色蒼蒼裏始到達這座山坡荒涼的古城，可是離鄉已久，人地已疎，更有何人前來接待？逆旅中，客寓裏，這時早已充滿了比他們來的更先或更富的客人，林烟漠漠，寒山空碧，各處

找尋，仍是無地容身，此時真是日暮途窮，鄉關何處，漸漸暝暗的黑色，已是籠罩四野，沒奈何，夫婦二人只好退出白冷城廂，往一個家畜避雨的山洞裏過宿，誰想就在這個小小的山洞裏，誕生了救世主！

耶穌聖誕 一他們在那裏的時候，瑪利亞的產期到了，她就生了個頭胎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一這幾句簡單的文字，宣述了前古後今最大的奧蹟，信者與不信者，全該承認這是一個分割時代者，是歷史上不能再有的，一個倫理與形而上的革新者。這樁事情的來臨，人間文字似乎不能再有更簡潔更確切的敘述，聖史在這事上，似乎不敢有所增損而拋筆隱去，在這幾句要言不煩的文字裏，却還證明這個誕生，是不由常例的：是瑪利亞獨自一人不由人助，把她的頭胎兒子包起，抱起放在馬槽裏。天主如何保存他的母親的童貞地位，這是神學中的一個學題，我們平凡的信者，大可不必加以深究，我們只有同聖教會，同聲承認聖母是「產前無損貞，產時無損貞，產後無損貞，真是卒世童貞瑪利亞。」也許有人因着聖經上「頭胎子」三字，而

會疑慮到聖母後來又有其他兒子，這個疑難，真是不值一笑，因為說頭胎，只要頭生，並不一定要有其他子女，是以譬如說：「某婦生產時，因頭胎難產而死了，」這字句，在事實上，在文法上俱沒有半點錯誤。

牧人來拜

「同在一方有牧童們，巡更守夜，看守羊羣。忽然有主的天神立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包圍着他們。天神對他們說：『勿怕，我來報告你們一個關乎全民族的大喜信，因今天在達味城裏，爲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多，你們將看見一個用布包着臥在馬槽內的嬰孩，那就是記號。』迨衆天神離開他們升天去後，牧童們彼此說：『我們且往白冷去，看看那發生的事，並天主指示給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瑪利亞和若瑟，並那個臥在馬槽內的嬰孩，既見了，他們就把論這孩子的話，傳開去了。凡聽了牧人的話的人，都詫異牧人的傳述，瑪利亞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裏，牧人們回去，光榮讚美天主，因他們所見所聞的悉如向他們所說的。」

聖史寫到這裏，也只有默然無言，寂然停筆。牧人來朝的奇蹟，與全部福

音經的神情貫通吻合，與其他一切預言默西亞的文字，如相輯湊，耶穌爲天主子，降生爲人，救贖我人，這是我們信德的基本道理，也卽是全部福音經的中心。假如我們集中視點，那麼路加聖史這裏所載的：天神的顯示，天神的吩咐，牧童的聽從等等一切超自然界的事實，無一不合節和諧。因這些史事，不僅寫述逼真，而且又有事實証其無訛。聖史路加深明這點，是以在這篇動人的記載裏，留給後人一句極重要的短文字，以資保證他所寫的一切：這短句，就是：『瑪利亞，把這一切的事存放在心裏，』這無異給我們聲明並証實他全部福音經的可靠來源。

也是這一行小文字，給我們解釋了，何以這夜的奇遇，在白冷只是曇花一現似的立即消逝了。當然牧童們的宣傳不止一二日，天神這一救世主已降生』的一句話，已足喚起合城合國合民族人的心，但細讀聖經，似乎人們對於這個奇聞都是漠不關心，天神所報的福音，也只好似鑼鼓鐃鈸，熱熱鬧鬧響了一陣，突然間完全停止，寂無餘音了。聖路加寫到這裏，似乎覺得事情

太慘哀，不忍有所落筆，故而中止的。可是聖史瑪竇來給我們填補了這個缺陷，給我們講了三王來朝，嬰孩致命，和逃避埃及等等悲哀的史事，因此給我們解釋了牧童們的種種傳言美聞，衆人心目中的希望快慰，何以會突然中斷的理由。

雖說衆人把這些事情完全忘了；聖母却依舊把這一切完全牢記存放在心頭！

割損立名 一既滿了八天，就給孩子行割損禮，給他起名叫耶穌，這在他

受孕之前，天神所指示的。」

聖路加何以有這行紀事！孩子何以該給他行割損禮？因為這是天主的法律，這是證明，默西亞是聖祖亞巴郎的真的子孫，是以他也該是屬於聖約，而被大衆認為是真正的義撒厄爾人民，孩子起名叫耶穌，因為這是天主的天神，在聖母領報時，給他所起的名字。一耶穌一二字，只有他能當之無愧。聖

若瑟當然也有來自上天的機密，但聖史路加似乎只注意於天神給聖母的啓示，因而並未把聖若瑟的話記上，聖瑪竇却反把天神給聖母的啓示闕而未記，這些便是二位聖史，記述耶穌幼年史事的外表不同處，却也就是兩位互相掩映互相補足處。

獻堂取潔

「瑪利亞既滿了取潔的日期，按着梅瑟的法律，他們就抱了嬰孩上日路撒冷，把他獻與主，按天主法律明載着說：『凡頭生男孩當歸於主，稱爲聖的。』又要獻一對班鳩，或兩隻雛鴿爲行祭禮，全照着主的法律所說的。」

我們知道聖史路加，是一個從外教歸正的希臘的醫士，他寫這本聖經，也是爲那些從外教歸正的新教友，所以這些古教教禮的詳細情形，爲他們原是一點不感興趣的，他們看古經上這些記載，都只是些古色古香的古語，但在這短短的三行紀錄裏，聖史却反其常情，一再的申說：『這是按梅瑟的

法律，這是按天主的法律。『似乎聖史對於古教律書，突然間感起了興趣，這動態誠使後人懷疑；但假如我們憶及路加聖經的取材來源，我們便可得到一個圓滿的答覆，一切既由聖母的口授，聖史路加只是筆錄，那麼聖母反覆再三的說：『這是梅瑟的法律，這是主的律：』無非是要鄭重聲明她的取潔與獻堂惟一的理由，僅是在要遵守天主的法律。

西默盎

若瑟正伴着聖母上日路撒冷，雖則按理論，按事實，二人都沒有遵守古禮的必要，但因着要守天主的法律，他們終於上了聖殿。他們的忠誠，立刻得到天主的報酬，殿間銀炬邊，他們就遇到了由聖神默引來的西默盎。

聖母繼續口授給聖路加說：『在日路撒冷有一個名叫西默盎的，又公正又敬畏天主，他等候着義撒厄爾的安慰，聖神又在他身上，他得到聖神的默示，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必得看見主的基多。他因了聖神的感動，進入聖殿正遇着小耶穌的父母，抱他進來，爲要按着習慣守的法律，給他行禮。西默盎就把他抱在手裏，讚美天主說：

請主如昔許兮，命僕安謝世兮：

目覩救世者兮。

爾攸置於兆民前兮。

其來如光，因照異教人兮，因榮福本國民兮。

在這個記述裏，我們應該注意的，就是聖神和法律的融合。老人西默盎是一個「公正與敬畏天主的人，」公正敬畏天主，這是古教裏稱那些大德者的讚詞，猶言這是恪守教律的完人。聖母却又認定說聖神在他身上，那天他正是因着聖寵的感動而進入聖殿，使他說了這篇文短情深的歌詞。

他這篇簡短而充滿着愛的歌詞，誠使耶穌的父母驚異，並證明聖神實啓示給他以古教法律範圍之外的事：就是他預言了耶穌，將來宣道之遠，傳教之廣，就如日月經天照耀外邦。這個預言，古教先知們是都沒有說過的。

這普世萬民也將因之得救的話，突然聞之，也使聖母聖若瑟覺得希奇，聖路加說：「孩子的父母，很希奇這些論耶穌的話。」因為這個普世得救的

道理，爲他們實是新奇的創聞。

母心苦劍

這次聖母心中所得最深刻的印像，不僅是因爲聽了西默盎說的聞所未聞的話，但也是爲了耶穌將來受苦受難的預言，語語嵌入心坎，經上細細地記載着說：「西默盎祝福了他們，又向他的母親瑪利亞說：『你看，這孩子的被立，乃爲義撒厄爾人民許多跌倒及許多復起，又要作毀譽所歸的標號——你的心靈也將被利劍刺透——叫多人心中的意念顯露出來。』」

全部聖經的始末，此處已給我們顯明的暗示，我們出乎意外地劈頭就遇到了這些深不可汲的言論。誠樸公正與敬畏天主的西默盎，在聖經上只在此倏然一現再不相見的老人，在這簡短的預言裏，竟留給我們以耶穌生前死後，最純全最深痛而又最確切的全部史實。

——一個毀譽所歸的標號，——這一句把耶穌救世主名字的定義，完全包括無遺了。按着天主的計劃，他原是全人類的救主，但事實上他却是一個毀譽的箭垛，一個假設與定論，理想與事實的矛盾。耶穌並沒有容許任何人隨

便，他講道既不婉延，又不吞吐，他常單刀直入地說：「誰不同我，卽是相反我；不同謀卽是叛逆，」爲什麼他這般說呢？一是爲教許多人心中的意念顯露出來，「老人西默盎，飽嘗世故，深知生命之秘。人生於世，無非是要澈底認識生命是什麼，他要什麼，他愛什麼；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由老而死，其歷程的組織，無非卽是相反矛盾與戰爭；惟有永遠才是定局。

深刺聖母慈心的利劍，就是這全人類對他聖子耶穌的攻擊，與永遠禍福的爭奪。

女先知亞納

在聖母留給我們的回憶裏，有比了西默盎更爲簡短而同樣動人的事實，就是那天在聖殿場前所遇到的女先知亞納的預言。

聖經繼續記載說：「又有一位女先知，名叫亞納，是亞瑟族法努厄爾的女，年已老邁，她童年出嫁，同丈夫共居七年後就寡居了，直到八十四歲，總不離開聖殿，嚴齋祈禱，日夜奉事天主。正當那時她也上前來讚美天主，對一總盼望義撒厄爾救贖的人，談論這孩子的事。」

這寥寥數語，便給了我們一個聖教尚未創立時的隱修女的典型，她鮮知人世間的作福行樂，她自從丈夫死後，她只願隸屬於天主，——埋沒她剩餘的青春於偏殿深院，守齋祈禱，事奉天主。她可說給後世聖教中無數隱修女子立模範。現世的享見耶穌，便是她們無上的酬報。

*註：

公元，乃以天主降生爲紀元，世界各國，皆以之紀年故稱公元。這種紀年，於第六世紀，由一隱修士名小特修司所發起的。他以聖母領報之年月日，算爲公元元年的開始。他以爲聖母領報，是在羅馬紀年七五四年三月廿五日上，是以按他的算法，公元元年就是羅馬七五四年三月廿五起至七五五年三月廿四日止。可是按史家推算，殺諸聖嬰孩的黑落德之死是在羅馬七五〇年，是以同了小特修司的推算相較之下，公元元年，同了天主降生的實地年份，有五年的相差：爲此耶穌聖誕是該在公元前五年。

第三章

瑪日來朝 贊，貳·一—二三·

(公元前四年二月五月間)

瑪日東來 黑落德及博學士

瑪日來朝 夢 避難埃及

無辜嬰孩的屠殺 埃及歸來

瑪日東來

聖瑪竇記載：「耶穌既誕生於茹達白冷，正值黑落德為王時，

有瑪日自東方來到日路撒冷，說：「誕生的如德亞王在那裏？我們在東方見了他的星，特來朝拜他。」

這幾句短短的文字，給後代世世文藝家與美術家，起了不少的悟司與

像司的工作，按在聖教最古的地窟內，大約是第二世紀時的聖女俾利西肋墳上，畫着的一幅瑪日來朝的事跡：那些瑪日，是頭戴波斯大帽，好似表示他們是波斯國人；又據歷代傳說：瑪日們是王者，他們一共是三人，他們來時隨從很多，他們的名字叫做默爾覺，加斯巴，及巴帶匝，他們是代表黃白黑三色人種而來的。

現代的史學家，把一切不在聖經正文上的都迴避不提，學者們曾向希臘拉丁波斯等地的作家，考據查問這些瑪日，究竟是些什麼神秘的人物。從這些不相附屬，不相溝通的三方面來的答案，却異口同聲的對我們說：這些瑪日是伊蘭地方的一種很古很有勢力的祭司階級，他們的起源可上溯直到那復興波斯的沙拉多斯脫拉，他們在那些驚訝欣佩他們才學的人民中，佔有極大的權威，於是就成爲一種形式上的團體，他們雖散居各地，但却有嚴密的組織，他們受人敬重，受人聽信，他們在人民中好似祖傳教中的一種傳令官。在波斯，國王及貴族們的師傅，各種高深學問的教授，都由瑪日們担

任。只是波斯國的瑪日們，同了巴比倫及加納汗人接觸之後，他們的學理上，便起了混雜，以致失去了真傳，在美索不達米亞地方，瑪日學，一變而為一種看星宿卜休咎的魔術了。希臘及拉丁的著作家，也都認清波斯瑪日同了加拉耶瑪日是極大的分別的；對於前者都表示重視；而後者却加以非議。或者這些作家，也受了聖教傳說的影響，謂瑪竇經上記載的瑪日，來自波斯的緣故。亞立山城的格來孟，聖厄勿稜，及一總叙利亞的作者，都有同樣的意見。許多可靠的學者，也證明說：伊蘭的瑪日，自沙拉都斯脫拉以來，都等候着一個救贖者。這一說，同了如德亞人的默西亞却不無暗射。况歷代的瑪日，同了如德亞人，未必沒有往來接觸，因此他們中，也有容納希伯來人信仰的可能。自沙拉都斯脫拉到耶穌降生，相距大約有一千年，而波斯人有預言，謂救世主的產生，當在千年之後，大概這些來朝的瑪日，正駐居於巴勒斯坦的相近地，或竟就從阿拉伯來也未可知，這樣，同了聖經上說的一瑪日來自東方一的話，又完全吻合了。

按瑪寶聖史所述的瑪日，當是豪富貴顯，而同時又是博學誠樸，專門天文，細察星象的人，他們忠於祖遺的思想，師傅的觀念，一見異星，便前來訪問，找尋這個與衆不同的王子。信念既定，前程雖是渺茫，但也依然進行。何況中途訪問的黑落德，及如德亞經生博士們引經據典所告知他們的，同他們先祖先師所遺傳的思想，又若合符節的呢。

黑落德及如德亞博學士

瑪日們到日路撒冷時，已是日高三丈，領導他們的異星，大概只在夜間出示，這時早已隱滅。他們原想一總如德亞人，總該知道他們所尋覓者之生地的；但當他們問：「所生的如德亞王在那裏？」時，他們得到的答覆，只是懷疑與猜忌。

王麼？在日路撒冷只有那個替羅馬人爲虎作倀的黑落德，猜忌殘虐，倚勢凌人。他只用刁滑恐怖的手段，來壓到屬下的民衆。他年雖邁老，而暴戾日甚。人民恨之入骨，但也沒奈之何。老實說，他對於瑪日們所訪問的，原亦漠然不介於懷，但却也深知義撒厄爾人的心目中，固常期待着一個默西亞，一

個救主。眼看這些不遠千里而來的外國祭司，觀他們的情景，聽他們的口氣，當是智識界中人，他們一定是在尋問那個默西亞了，人民對於救星已臨的消息，當然要騷然思動，這於自己的王位有關，於是黑落德，似乎不能再有所泰然了。

聖瑪竇記載說：「黑落德王聽了這話，就心神不安，日路撒冷闔城的人，也都同他一般。」老奸巨滑的黑王，看到人民的騷動震盪，就執定此番用計不用力的毒策：「他就召集了衆司祭長同民間的經師，訪問他們基利斯多應當生在那裡，他們給他說：應當生在茹達白冷，因為有先知這般記載：

「茹達地的白冷呀！你在茹達的府縣中，一定不是最小的一個，因為從他處將出一位元首，管理我義撒厄爾的民衆。」

但這個基多生在白冷的答案，在當時也未受衆人公認。因為只要基多是達味的子孫，就是他生在別處，人們也可說：他的老家原出白冷的。但當黑落德聚集了許多司祭長經生會議討論時，幾個明達的經生，就不得不把對

於這問題最明晰的預言：先知米格亞說的話搬出來。先知的原文是這般的：「你哀弗拉太的白冷呀！在茹達諸城池中，你算小的。從你那裏將出一位在義撒厄爾居中爲我拿權著，他的根源從亘古從太古就有。」

黑落德觀了民衆一時的興奮，聽了經生們的解釋，「他就密密地叫了瑪日們來，仔細訪問他們那星出現的時日；然後打發他們到白冷去。」白冷離京並不遙遠，大概時已黃昏，迷於勢利聲色的小朝庭，個個都懶得跟去。瑪日們聽了國王的話，即連夜動身，他們一出城，即見那引他們自東方來的那顆異星，欣欣地踴躍着，又在他們面前作引導，直到嬰孩所在的上面，就停住不動了。

當黑落德打發他們動身時，曾對他們說：「你們去仔細訪尋那嬰孩，尋到以後，給我報個信，使我也好去朝見他。」他大概看着這些外方人樸實可欺，便用甘言來哄騙他們；雖則他們走後，他仍把此事置之度外，但在這幾句說話裏，已可見奸滑的黑落德，早已包藏禍心了。史家若塞的對於黑落德奸

詐的素描，又頁頁証實我們猜度的不錯。

瑪日來朝

瑪日們的恆心爲善，終於得到了酬報。聖教會常把他們看作

勇隨信光的先鋒隊。他們爲跟隨追尋耶穌，及其王國的來臨，就是拋棄世財
 世物，甚致拋棄生命亦所不惜。聖經上曾把他們復見異星時的快樂，大書而
 特書，並用一行言簡意賅的文字，宣示了他們長途勞頓的美滿結果說：「他
 們進了屋子，看見那嬰孩同他的母親瑪利亞。」

此間聖經文字上，却隱着若瑟不提，在這些貴顯的外邦人前，只有耶穌
 同聖母出場。這一個小小的無殿之王，便把母親的膝蓋權作寶座。聖經上說：
 「他們進了屋子，」大概此時聖母若瑟已離開了山洞，覓到暫時安身之處
 了。

但無論居處如何簡陋，當瑪日們見了聖母的慈容，以及新生才滿二月，
 又美麗又可愛的小耶穌時，他們敬愛之情，不能不油然而生，雙膝本能地屈
 折下拜。經上說：「他們就俯身朝拜他，打開寶匣，獻上黃金乳香殒藥，當作禮

無疑的；這些進貢，都是他們地方上的珍品。聖師們解釋獻乳香表示敬禮天主，黃金納稅王上，歿藥塗抹尸首。三者合來便象徵並承認基多是天主，是君王，是真人。蓋將來有一日，屍體塗上了歿藥，與凡人同樣的埋入墳墓。當然瑪日們當日並未想到這些深意，但古新經寫的，雖是記事，但同時也是聖神的言語，是以多充滿着寓意及預言。

瑪日來朝！多少教中美術家，鉤心鬥角，發顯了他們的藝才，傳達了他們的巧妙豐富的思想；成雲的隨從，成陣的駱駝，構成了美麗的畫幅。但巧妙的畫筆，終難能畫出瑪日們當日的內心的感覺；自遠道趕來，向着言語思想宗教禮儀完全不同的異國走去，向着一個抱在外國撲素的婦人懷中的苦小孩膜拜，這種高尙的思想，超越的心靈，百折不撓的大無畏精神，一枝禿筆，何能描出？當然這是天主全能的手跡，但却也是瑪日們各人善從信光，不負主寵的奇妙點綴。

夢 夢是什麼？至今還沒有人能作確切的答覆。有些人甜眠徹夜，從未有

夢；有些人却終夜神思忽忽，夢夢不休。總之，無論夢之來源如何，究竟其領域又如何？也無人能作確切的答覆。惟有天主，却也能利用夢來把他的意旨啟示我們。古新經上這般事跡，也數見不鮮。

聖經上所記載的瑪日們的夢，據聖教相傳的詮解，大概認為來自天主；但即用本性的理論，也能得到圓滿的解釋：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原是很普通的事實。黑落德爲人如何？瑪日們於本鄉動身時並未知悉。迨一踏巴勒斯坦地，一進日路撒冷城，他們所見所聞，關於黑落德的種種，就不能不生戒心；觀他話別之前的神色倉猝，語意含渾，再觀其笑逐顏開的眉宇間，却隱隱流露着殺氣。雖則他們曾面允過，於尋到新王之後，給他回報。但幾度思量，這個允諾宜否守信；踐諾之後，能無危險？瑪日們察言觀色之後，這些思想，不能不縈紆於懷，提心吊胆的給小耶穌焦慮着，因之夜裏睡眠時受到感應，於是夢來了。何況此番夢境，又很明晰。於是他們立志勿再進京，立即改道回國。生怕一日的延滯，也許爲他們，爲他們遠道而來朝的新王，都能發生危險。是以聖

經上記載着說：「夢中蒙天主啟示，教不要再回黑落德那裏，他們就從別的路上回本國去了。」

避難埃及

聖若瑟看着瑪日們倉猝返國了，他有保守看護聖母小耶穌的任務，因着古經上的預言，瑪日的來觀，經生等給黑落德的答辭：若瑟心中已定下安家白冷，不再回納匝肋村的志意。但目下形勢危殆，常住白冷之心，因之發生動搖；他不知怎麼辦，他需要天主聖意的明示。他這時又沉落在當初要同聖母結婚前的焦急。

幸而這先後不同的兩番憂慮，都由夢兆來解決。若瑟的夢，同了瑪日們的夢，彼此不同，因為經載若瑟的兩番夢，都有天神顯示的實情，及其明晰的命令。

經載：「三王走了以後，主的天神托夢現於若瑟說：『起來！帶着嬰孩同他母親，逃往厄日多（埃及）去，在那裏住下，直到我告訴你，因為黑落德要

找這嬰孩殺他。」

這個命令，在若瑟這種憂思之下，明明來自天主，若瑟也急於順從天主的命，他立即起來，帶着嬰孩同他的母親，毫不滯疑地連夜避往埃及。他們大概由小路向南直趨，以便四五日後即能出國，脫離黑落德的治區，而得保全。若瑟倉猝登程之際，也必憶及古經上如德亞民衆逃荒到埃及，等待天主復召回國的故事，並應驗先知奧衰的話說：『我將從厄日多召回我的兒子。』雖是這句話，是指義撒厄爾百姓而言，但此處瑪竇聖史，用在寄托給若瑟的天主子身上，也可說是引典適當，無可指摘。

無辜嬰孩被屠殺

瑪日們及聖若瑟的恐懼，並非僅是杯弓蛇影的虛驚。

黑落德的殘虐，什麼都幹得出。終其一生他誠是一個兇惡無道，無惡不作的渾世魔王。他生性好殺，他曾殺他的表兄亞利斯刀布，殺了他的丈人意爾岡，殺了他的丈母亞立山大拉，並殺了他的愛妻瑪麗雅墨，及伊所生的兩個兒子，在他死前的第五天，他猶命人把他兒子中的一個殺死。史載羅馬皇帝奧

我斯多聽了這個消息，曾幽默地說：「寧作黑老豬，毋爲黑落子。」總皇理應對着這種殘虐加以懲處，但羅瑪人本性既也好殺，流血殺戮，爲他們原是一樁快事，何況那些被殺者，又是不關痛癢的人。

我們看了這個魔王加於骨肉的殘殺，我們便可推知，當他覺得受了瑪日們玩弄時，他的盛怒與殘暴，當然更是不可形容的了。何況這個盛怒裏，還帶着三分迷信的恐怖。他決意殺盡白冷的小孩。按聖史瑪竇的記載：他差人把白冷城內及四鄉，按着他向瑪日問出來的日期，凡兩歲以下的嬰孩，完全殺掉。按自異星出現到那時，決不會有二年之久，但他爲多殺必中計，便出了這個毒令。大約兩歲以上的孩子，在這個殘殺裏，切斷了他們生命的蓓蕾的，當不在少數。這，在這好殺的魔王，原不算得什麼；但在這個達味城裏，却是何等悲傷淒慘呢！另外那些被殺的孩子們的母親們，她們的心摧腸斷，真是誰能明喻？聖史們也不能以言語來形容這幕慘劇，只引用先知日肋米亞哀歌裏的話說：「聲聞於辣瑪，號咷哀哭，拉格爾哭他的孩子們，不肯受安慰，因爲

他們都不在了。」

孀寡孤弱，隨棍號哭的淒狀，往往令觀者酸鼻，試想這番闔城遭喪之日，其慘哀更當如何呢？

老先知西默盎的預言，這裏開始應驗了，小耶穌才入世，即已成爲毀譽之的：在他搖籃四週，這邊正充滿着榮光美譽時；那邊他的仇人已在殺將過來。雖則此番，他自己並未流血，但這些致命者之花，這些無辜者的血，却已爲他而摧毀罄流了。

更堪令人注意的，是小耶穌的生命，此番因着貧苦與聽命而終於被救了。因爲聖若瑟清貧如洗，當天神指示主命時，他一無帶累，立即動身，既無行李舖蓋，更無箱籠網籃，只須左手牽騾，右手携杖，便可得上路。他這般清貧的人，更無外面的招搖，惹人注意；貧窮而外，他的聽命，更值得我們欽佩，看他

不加推辭，毫無怨言，立即上道，他深知聽天主的命，原係我人的本分。由此可見，聖若瑟的清貧聽命，確使黑落德的一切陰險詐毒，成爲泡影。

埃及歸來 一月之後，黑落德死了，史家若塞記載說：「虐王死時，渾身蛆虫蛀咬，百藥罔效，輾轉惱怒，徒增痛苦；但殘殺依舊，死刑的判決，依舊由病榻上傳出，斷氣之前，他尙命人燒死兩個叛逆的律師，及其黨羽四十人。遺囑上還命人於自己斷氣時，把一個如德亞志士處死，爲的是要在他殯葬時，因此可有人在落淚。」聖經原非傳奇，或什麼野史，故對於這些，都是默而不言，他的記述盡是忠實大方，一切盡轉向天主，其所以提及虐王之死，無非是爲說出埃及回來的時期。

一黑落德既死，天神在厄日多托夢現於若瑟說：「起來！帶着嬰孩同他母親，到義撒厄爾地去，因爲謀害嬰孩生命的人們，已經死了。」
虐王一死，人心皆快，這個好消息，也許道路相傳，若瑟早已知道了，但若瑟還等待着上主的明令，而決定其行止。因爲聖若瑟要聖母小耶穌的絕對安全，不能不顧慮周詳。於是寤寐思之，寢假成夢，上主也就用夢來向他明示

了他的聖意。三月之久，遠適異國，流落他鄉，回首故國，能不神往？好夢醒來，流期已滿，前途荆棘，披刈已盡，故國山河，已復在他們眼前展開微笑，「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何況他還是一個滿抱國族思想的達味子孫呢？抱着義撒厄爾救主，得着這般好消息，能不載欣載奔的立即上道？蓋義撒厄爾地爲聖母聖若瑟，不僅是例祖例宗的血地，不僅是天主特愛的邦家，實還是全國，全民族，全世界，全人類所矚望的地點。於是「若瑟就起來，帶了嬰孩及他的母親，來到義撒厄爾地方。」

前已說過，若瑟原想安家白冷，但因着上主的聖意，他就轉變了方針，因爲他中途一聽見亞格老接續了他父親黑落德，做了如德亞王。他不敢往那裏去；夢中又蒙天主啟示，乃往加里肋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納匝肋的，就在那裏住下。這是爲應驗先知所說的：他將稱爲納匝肋人。」

若瑟的疑懼，同了史書上的記事，完全啣合。在黑落德的許多兒子中，亞格老實是一個最兇暴的。他曾命他的馬隊，一次屠殺了三千謀叛起事的

人。分封於加里肋爲王的盜帝巴黑落德，就是他的弟弟，但他似乎並沒有他哥哥那般凶暴，他施政還有些寬猛相濟。納匝肋就在他的治區之內。

納匝肋又是聖母的老家，若瑟在結婚之前，也許也住在那裏。埃及歸來，大概聖母聖若瑟極願意住居白冷的；但天主的聖意，却使他們重返故鄉。聖史路加記載聖母在獻堂取潔之後，也只簡單的說：「他們照主的法律，諸事辦完後，就回到加里肋亞納匝肋本城。」

第四章

隱居納匝肋

路，貳，四一—五二

(公元前四年五月至公元後廿七年)

耶穌的師傅

獨留在聖殿

耶穌的開頭語

納匝肋生活

耶穌的家庭

耶穌童年的史述，既如鳳毛麟爪的只存幾個片段，我們自宜竭力使這些珠璣碎玉，不致稍有遺佚。並非出之好奇，實以聖經片字隻語，俱係主的聖言，理該珍聚保留。聖母的書記路加聖史，便給我們保存了幾個關係耶穌童年的重要斷片。

天神於聖母領報時，既稱耶穌為至高者之子，那麼也許有人要問：耶穌在他童年時，他的天主性是否立即顯露於外？

在下面簡短的詞句裏，聖母隱隱的給了我們一個答覆，解除了我們的懷疑，給我們指示一個主要的真理：耶穌是天主，但也是人，一位兼二性，即合天主子及瑪利亞之子的一切於一身。其人性在孩提時，受盡他母親的種種愛撫；這位王族公主，為之哺乳，為之穿著，牙牙學語時為之授音，繼而為之教育；他一如尋常嬰孩之受教於母親者然。他的外表，也沒有什麼神異奇特，他只是個聰明伶俐，令人生愛的孩童。他一切身心的演進，聖母只留給後人說：「那嬰孩漸漸長大，力量加增，智德充滿，天主的恩寵在他身上。」在萬般事物以天主為前提的聖母看來，深知自己愛子的身心，逐步發展，當然也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她在天神領報時，以「一致成於我」一語，開始了天主降生為人的妙工奇蹟，她現今，在一切日常教養耶穌的工夫上，也無非是在繼續不斷的和耶穌合作，完成這個降生的奧蹟而已。

耶穌的師傅 有人說：耶穌幼年史事的闕如，使後世寫耶穌傳的人，難以落筆。我們以為耶穌傳之難能落筆，非僅在耶穌幼年史事的缺乏，而尤在事

實上的高超玄微，是以不能用自然界的常理來作準繩。試問合天主性人性於一身的耶穌，我人何能再用平常尺寸來度量他？他一生事實的過半，我們只須用信德愛德來着眼，我們豈可不自量力，竟要以蠡殼測大海呢？

何況他的來歷行事，既有先知們預言在先，又有福音經詳載於後。他是至高至上者的內言，他是物爾朋。他天主性的上智，原無需乎人的傳授。故日後他在聖殿內講解經典，遇如德亞人驚訝他學識的宏博時，他說：「我的道理不是我的，而是遺發我來者的。」由此可見耶穌除了天主聖父外，並未承認過任何人為師傅。

但按他人性而論，他也有他日漸經驗而來的學識，天主聖父也同受造者，作為增展他聖子人性學識的媒介。這些媒介者，我們便稱為耶穌的師傅，我們以為耶穌的師傅有三：即聖母，大自然，與古經。

聖母是耶穌的第一個教導人，母親的本分，不僅在養而亦在教。教養之

道，是在留神於子女悟性的發展，智識的增長，給以事主事人的觀念。聖母也如其他爲母者之受有這項使命。當然我們讀着耶穌童年的記事，我們深深地感到聖母實是一位賢淑慈悲的王裔公主。當她蒙天神來報時，我們已驚訝嘆服她明悟的銳利，以及判斷力的堅決迅速，時時事事，以歸向天主，服事天主，爲生活的惟一目標。在「我靈感頌我主」一首聖歌裏，我們也深覺她對於古經的嫻熟，以及抒發熱愛天主聖情的詩才。是以我們的敬愛聖母，不僅因着在血統上，她是基利斯多之生母，而實在倫理上智識上，她也盡善盡美地，盡了教導了基多的母職。宜乎聖教會要衆口一詞的稱她爲「善導之母」了。

耶穌對於古經的認識，確比其他義撒厄爾經師們，更爲詳細精明，而且觀念也正確貼切；他後來對尼各德莫說的話，便是證明。但耶穌這般的精於古經，也由於他人性的學而知之。按如德亞國國例，在全國一總會堂經堂內，都有聖經的卷軸，小耶穌當然時常出入於納匪助村的經堂，他求知之心，決

不以每週三巴安息日，會堂長念給聽衆的此一段或彼一段聖經爲滿足，他必把全部古經一再的誦讀，他在古經裏，找到了他的名號，發現了他將來一切榮辱的預言。他還覺得聖經所預言的默西亞，決非如當時一衆如德亞人心目中所期待的一個。當然這些知識都能由天主直接默示而來，但天主的默示，也只加增給他人性的學識而與之混合。至其究竟如何，我們寫他歷史的人，也感到極大困難。

最後燦爛河山，莊嚴宇宙，以及大自然的一切，由全部福音經的証實，都明示了耶穌的人性，也因之而認識造物者之奇妙意旨。試觀他講道時，所用的自然界的譬喻，盡是多麼確切，多麼入微，古今文學家，誰都難能追擬仿效。他把橫在眼前的一切，引上更高層，給人們解說了倫理與超性。不論是珍珠，是寶玉，是活沙頑石，是行雲流水，或海邊天風，天邊陽光；不論是田野草花，幽谷玉蘂，不論是果園裏的葡萄；或是播種者手裏的種子，以及烏雅，白鴿，瓦雀，虺蛇，凶暴的狼，馴良的羊等等，一經他引用，便成爲頁頁佳麗的美妙文辭，宣

傳了他至高的道理。

且這些清極，秀極，燦爛極，莊嚴極的，大自然界的一切，林林總總，都引起耶穌對於造物者深思沉想，歸功於天主，歸榮於他所稱的「我父」。

他不僅能觀察這些橫在眼前的宇宙的一切，而尤能洞明人類的內心，這人類便是他來救贖再造的對象。他在人們的眸子裏，能看出人們的過失虧缺，罪惡乖戾。我們不必廣博引証，只須我們打開福音經，一切都證明他籍著自然界的種種，而增加其人性方面的學問智識。所以當我們念着聖母給我們說的：「耶穌的智識與身材，日益增長，天主與人都寵愛他」時，我們可以深信他人性的種種德能，誠是天天在發展程中滋長。

獨留聖殿 要在福音經內找出一個証據，證明我們上面關係耶穌所受的教育，分析得並無錯誤，路加聖史，便給我們一段精細的敘述。

路加根據着聖母的口授，在他的聖經上寫着說：「他的父母，每年：巴：斯：大：瞻：禮：日，就上日路撒冷去。一個上京瞻禮，同了割損，獻堂，取潔：都是

證明聖家如何確守古教成規。

一耶穌十二歲上，他們照瞻禮的常規，又上日路撒冷去了。瞻禮既過，他們回去的時候，孩童耶穌留在日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道。一許多解釋這一段聖經的學者，都以為如德亞人在聖殿瞻拜完畢出殿時，男女須分道而行，孩子們則無定規，任其從父從母，於是聖若瑟想小耶穌正跟着聖母，聖母也想小耶穌正跟着聖若瑟；但目下這個解釋，已被完全放棄了，因為按着現在的考據，知道如德亞民的習俗，原是男女混合結隊而行的。所以當時聖母聖若瑟定以為小耶穌或混在其他親戚隊裏，是以聖經上也說聖母聖若瑟，一只想他在同行的人羣裏：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戚及認識的人中找他，既然找不到，他們就又回到日路撒冷去找他。

當時聖母聖若瑟二人心中的焦急，不言可知，他們倆在親戚隊中，一隊一隊的訪問不着時，他們心中的憂思，也一層一層的加深。一三天以後，遇見他在殿裏，坐在學士們之中，聽他們，也問他們，聽見耶穌的人，都驚訝他的明

智及他的答辭。他們一看見他就很奇妙。他的母親給他說：「我的兒，你爲什麼這般待我們？你看你的父親同我，痛苦的找尋你！」

常人的母親，如果見了自己兒子，在稠人廣座之中顯露頭角，表示聰明時，心中當如何的快慰自豪。但聖母却不是這般，她並不留神於瞬息即逝的虛榮，學士們對她兒子的驚佩誇獎，殊不能抵消三日內她同聖若瑟憂思苦覓的悲痛。且看她給耶穌說的言語，雖是萬分婉轉，但却也明明包含着慈訓；她把丈夫的苦心疲乏，先說在前面，是對丈夫既表示體貼的心，對兒子又不失慈母教子之職，而慈母之愛，又溢於言表。宜乎這幾句入微周至的慈訓，引出了救世主降生以後，在聖經上留給我們的他的開頭語。

耶穌的開頭話 聖經上所留給我們的耶穌的第一句說話裏，確已總括着全部福音經的事實。耶穌並不像其他文人的自誇：生而神穎，弱而聰明；或如史家若塞自傳裏，自命不凡的說：自己十四歲時，已使合城的經生學士，常會集在他週旁，互相研究考證聖經了。

無疑的，當時如德亞的經生學士，在小耶穌的言語中，定能得到許多新智識。但聖母在傳述這件往事時，對於他兒子坐在經生博士中的高談闊論，以及推敲聖經的種種情景，一點也不加以描摹。雖云一母以子貴，而他却一點也不誇獎他兒子的才學，以為自己的光榮。深刻着在她慈母心中的，不是他兒子與學士們的辯論，而是他向她回答的一句言賅意深的答語。

他說的是：「為什麼你們要尋找我，你們不知道我應當辦我父親的事麼？」

聖母却又謙謙地加上說明，說：「耶穌向他們說的話，他們沒有明白。」可見在耶穌的這句答語裏，原含着一晦一明的兩層意思。晦的一層，他們二人一時都沒有懂得，聖母也直到這話應驗之後，才得明白。

明的一層是：「為什麼要尋我？」就是說：你們為什麼要焦急，怕懼，疑慮，你們難道不知我應當辦我父親的事麼？你，我母，你會教我人生在世，該時時處處承行天主的聖意，既然這是人生以及一切受造的金科玉律，那也就是

我一生生活的不可變易的標準。既是這樣，你們又何必焦慮自擾呢？我在辦我聖父事情之後，我自能取道回家，你們又何必慌亂着急呢？

是以他日後也說：『由我自己我不作什麼，我所說的，都是按着父所教給我的。彼遣我者，常同着我在一起，不離捨我而使我孤獨，因為我常作他所喜歡的事。』

在山園祈禱受臨終劇苦時，他也再三的說：『勿按我願，但如爾意。』懸在十字架上的最後一言說：『一切都完結了。』也就是說：聖父所待於他聖子的一切，目下都已辦妥完結了。是以福音經上他的開頭語，同了他的最後語，完全符合，首尾呼應。這都足証他的一生，無非是在一辦理他父親的事。『我們不能不覺得詫異：怎麼這個大智者貞女，天主之母，對於這句明如觀火的答辭，竟自謂：『耶穌給他們說的話，他們沒有明白。』這便是上文所謂小耶穌的答語中的隱晦點。聖母所不明白的，便是：當時怎麼樣小耶穌聽着問着經生學士們，就算在辦理他父親的事。二千年來，經學家，神修家，解釋

紛紛，莫衷壹是。原來聖母還不能明白的，我們更不必自作聰明了。

這是耶穌第一次和經生學士周旋。他自己深知在這些環境中，什麼是他聖父的旨意。耶穌之與學士們的周旋，在他納匝肋隱居的長時期中，是第一次，然而不是最後一次。按如德亞習俗，一年三次大瞻禮，須往日路撒冷聖殿朝拜天主。加里肋省到日路撒冷，路程計一百四十一公哩。因着路程的遙遠，以及交通的不便，是以朝聖者的次數亦因之而減少。但路加經上却明明白地寫着：「他的父母每逢巴斯卦大瞻禮日，就上日路撒冷去。」當然耶穌自從這年伴同他們到了京城之後，年年他們去時，也必伴着同去。既去，他必復去混在那些經生學士們中，聽他們的言論，問他們關係一切聖經上的事情。按當時的習俗，大概這些學者們，在聖殿柵欄之內，大小老幼，都盤膝團圍地坐在同一的地氈上，把其中一位最有名望，最是通博的學者圍住，聽他講論，並向他受業解惑。

聖母的記述裏，只給我們啓示了其中內幕的一角。她只給我們知道，耶

耶穌終生惟一的規條，就是在辦理他聖父的事情。她把耶穌以後十八年的生活，只簡括地說：「耶穌就同他們下去，到納匝肋屬在他們權下，耶穌智識與身材日益長大，在天主與世人面前，愈顯其可愛。」聖母述了這些事情，她却不忘自己簽字蓋章，認為敘述與事實相符，所以她附註着說：「他的母親，把這一切的事，保存在自己心裏。」這一行字，使我們聯想到若望聖經的結語：「為這些事作証，並記載出這些事來的，就是這個門徒，我們知道他所作証的是真實的。」

古人作書寫史，往往不述來源，而這裏路加聖史，却給我們證明，他所寫的耶穌童年的行事，源源本本，完全來自聖母，而且由聖母蓋印証實。

納匝肋的生活

記敘耶穌幼年事跡的兩位聖史——聖瑪竇同聖路加——

到了這裏，既已離棄了我們，我們現在只有按着史事的自然性，與地方的風化習俗等等，用邏輯的方式，抽繭剝絲般的繹演一點關於耶穌在納匝肋的生活。

耶穌在納匝肋的生活，定不是終日默想祈禱，或到會堂裏去翻閱經卷。他還同着他的鞠父若瑟做勞動用力的工作。

據聖教歷代相傳，聖若瑟是一個木匠，「良田千頃，不如薄技在身。」手藝在如德亞還是最大的光榮，赫赫有名的經師鴻儒，也皆以有一技之長，為自己的美德；其中有是鋸木的，有是鞋匠。我們知道聖保祿宗徒，是個織蓬帳的。聖儒斯定記載，耶穌曾幫助他的鞠父做木匠，做了犁、軛等等。耶穌傳道時，往往隨口舉出種種工藝上的名字來作比喻。例如：軛呀，門呀，犁呀，屋角石呀，地基呀；這真是我人所謂「三句不離本行」，却也明証耶穌是個手藝工人。巴勒斯坦的木匠，又參加一切建築工程，所以他不僅是個作犁作桌凳的小木匠，而且也上樑上椽，同時也打基礎牆的一個水木作，此外他們家中往往還耕種着一角田。

耶穌在納匝肋，就幫同聖若瑟做了這些事情。聖若瑟死後，他就襲其鞠養父親的職業來養聖母。所以耶穌實是一衆工人的表率。降生的默西亞原

無需乎工作，但耶穌却勞動終年，使我們知道工作乃是人類的天職。人而工作，然後身心康健，並能利用天主給與人們的一切受造之物，而使之生產。且工作不僅在經濟生產上有其價值；在心理倫理上，亦有其特殊地位。他發展人的本能，活動人的肢體，結實人的肌肉。在工作之後，不僅人的軀殼得到健全，即人的精神上，良心上，都能感到善盡天職的愉快。

在宗教方面講，工作也有他的領域。一種宗教而對於工作吃苦死亡等人生大問題，沒有什麼指示的，這種宗教是不會有什麼深意義的。所以耶穌立教，先行後言。給我們立了工作的表樣。他是工人，他的母親亦在聖家內作一切主婦應盡的勞作，天主給他的鞠養父親，也是個工人。他就在這個工人左右長大成人，日後他招的宗徒們，也是些做粗糙事業的人。他願天主罰原祖的話：『你將用額上的汗來換取你的糧食，』也在他身上應驗。並教我們知道工作不僅是懲罰，而且是救藥，不只是來自天主公義的針砭，而且亦實是天主仁愛的措置。是以他三十年之久隱居納匪助在，這種勞苦生活裏掙

扎，爲的是要留給我們後世，一個愛好工作的教訓。

耶穌的家庭

三十年納匝肋的隱居生活，耶穌的尋常外狀，卑下的工作，

誠把自己的天主性，遮蓋得隱踪滅跡了。人世間一切偉大光榮，俱絕緣無分。他不單自甘降生爲人，而且還自甘做一個極其平凡的大衆之一：廁身於歷代千百萬生死無聞的凡人之中。我們見耶穌三十歲開始傳教，三十歲之前，混焉無聞的光景，誠不能不驚訝他自卑自牧的至於斯極。這些秘密，這些奧跡，惟有聖母若瑟是証人。是以若望宗徒說：「他的弟兄們也不相信他。」其他聖史，亦有同樣的表示。例如：耶穌起初行異時，門徒中有人說：「納匝肋能有什麼好東西？」是以三十年內，親戚鄉誼，誰都未之深識。這個奇妙的寂靜，神秘的緘默，直至若爾當河畔，受洗於若翰手時，才告終止。

耶穌在納匝肋的生活，既如此韜光養晦，我們可把這個階段稱之爲隱晦時期，其間三十年的深藏，也決非出之偶合，要亦由於上主預定，使其甘心自下的德範，作後世人的表率。

這時期耶穌的生活，可說完全是浸沉內修，專心向主，身羈塵世而神遊天上的生活。全部聖經，此後的記述，也只是這內心蓓蕾的展開。「花的美艷，來自根鬚。」全部聖經上耶穌三年傳教時的美花，也無非以此時期為根基。

聖母聖若瑟，當然亦合作於耶穌在這個隱晦時期的內修生活，因為他倆雖深知他們的兒子是默西亞。但他們却依舊完全屈伏於一般家庭的常例之下，是以聖經上記載耶穌傳教初年，就能使好幾個寡信的加里肋人，即聖經上稱為耶穌的弟兄的人做門徒，這未始非耶穌的精神勝利。

在如德亞國，平輩中胞，表，堂，族，並無另外的稱呼，都渾稱為弟兄姊妹。所以聖經所稱吾主耶穌的弟兄或姊妹，我們難能確定其究竟是表是堂。我們只知道：聖若瑟在耶穌出外傳教之前，德備功全的死了。若瑟死後，耶穌便肩任一切勞工以養聖母。大概耶穌在離鄉傳教之前，把聖母託付於她的堂姊妹之一，她的名字也叫瑪利亞，就是來日耶穌受難時，和聖母在加爾瓦畧山上，同立在十字架下的一個。

這位瑪利亞據說她曾二次出嫁。她第一個丈夫，似乎叫亞爾拂，大概是個司祭，同他生了兩個兒子，就是次雅各伯宗徒及義人若瑟。第一個丈夫死後，她再醮於一個名叫格來阿法，或叫格老拜的。這個人是大聖若瑟的兄弟，他的前妻，曾給他生了兩個兒子，就是：西滿達陡兩位宗徒。

格來阿法死後，這個耶穌的姨母而又是孀母的瑪利亞，同了她先後二夫的兒子們，以及未曾留名的女兒們相處。聖經上講到這些耶穌的表兄弟或表姊妹時，往往給他們或她們，冠一個某某人的兒子某某等字樣來區別，也就是這些表姊妹表兄弟們，聖經上稱為耶穌的兄弟們的，耶穌當然同他們相處得很久，他們中間，定必有年紀長於耶穌的。

除了聖母之外，這些兄弟姊妹們，誰也不去猜疑耶穌是誰，直到三十年隱居期滿，聖蹟傳來，始得似撥雲霧而見天日。

貳編

傳教時代

自若翰講道起——至離開加里肋止：

(廿七年十月——廿九年十月)

第一章

若翰講道

竇·叁，
一一—一二。

耶穌受洗

竇·叁，
三一—三七。

嚴齋被誘

竇·肆，
一一—一二。

黨人查訪

望·壹，
一九—二八。

(廿七年十月——廿八年二月)

若翰講道授洗

若翰的偉大

預告默西亞

耶穌離鄉別母

若翰與耶穌

耶穌受洗禮

耶穌曠野嚴齋

三次退魔誘

黨人遣使查訪

爽捷的答覆

公元廿七年十月左右，若翰開始在若爾當河畔講道。當時，他大概是卅一歲。他生於公元前五年六月廿四日，按聖路加的記載，他生時他的父母俱已年老，所以當他出外傳道時，大概他的父母早已雙亡了。

按如德亞國法律，司祭一職，原是父子相襲的。假如若翰願意的話，這位聖母表姊依撒伯爾及司祭匝加理的兒子，儘可襲他父親的地位做司祭。但是他，因着天主的默感，他早年就棄捨了這個世襲的司祭地位，於曠野無人之處，過着他孤獨的生活，而專心奉事天主。現在日路撒冷西首因加里村附近，人們還能指出若翰少年時避俗遁世的苦修山洞。

迨天主預定的時刻一到，若翰便從他的隱修處出來，走向葉里谷附近的若爾當河畔，開始他短促而有力的使命。

在他身上，人們重新見了古先知的魄力與精神。他的外表，誠如列王傳上所說的厄利亞先知，「他穿的是駱駝毛衣，腰間束着皮條，喫的是飛蝗野蜜。」

一個革衣披髮，囚首喪面的人，突然顯於繁華奢侈的都市裏時，定然要引起人們的注意，至少要引起人們的譏諷以及羣兒的追隨。如今他在遠離囂囂市井的曠野裏，這般嚴厲的力行苦功，宣講補贖，定然要給人們以更深刻的印像。

他這種外表，人們一見便知道他是一個奉有天主特種使命的人。在若爾當河兩岸的曠野裏，一個盆地：背山面海，結構天然；其北部遙照着滿頭積雪的老人山；南部烟燿着赭黃青紫的死海岸，海面上則時見一帶輕霧，沉沉籠罩，好似燃燒蘇多瑪與各毛拉城的硫黃天火，餘煙猶凝。若爾當河便在這兩岸濃柳疊蔭，沒有村落，沒有漁舍，沒有船，更沒有人的盆地曠野裏，獨自孤零零，急急地湍流着。

若翰講道 就在這個幽野的河畔，若翰開始講道。起初當然只有他的幾個門徒聽着，他的名聲逐漸散佈，不久，傳遍了全個巴勒斯坦。四百年來，已沒有聽到見到這種聲音笑貌了！這個若翰，莫非就是古先知依撒意再生？於是

人羣，一批一批的奔向若爾當河畔來，探聽究竟。

這些不只有我們的聖史們作証，即如德亞史家弗拉烏若塞也有同樣的紀載，他紀若翰的事說：

「他是一個心地熱誠的人，他苦勸如德亞人民修德行義，身心兩潔，不再獲罪於神。在得神的寵愛之後，再行受洗禮。於是就有大批的民衆，趕去跟他，聽他講道。黑落德怕他煽惑民衆謀叛，就把他禁錮在瑪該龍炮壘。」

按着上面史家的記載，可知當時人民，却一批一批的奔向若爾當河畔，聽若翰的講道。

他講的是：「你們做補贖罷！因為天國已近了。」

他是主的先驅，他預告一天國的來臨，一天國即主的神國，他大聲疾呼着，爲的要喚醒人的良心，宣告救世者已在面前。

他自己說：「我是曠野內呼喚者之聲音。」如同先知依撒意說的：「你們該修直主的道路。」

這種說法，含意渾蘊，經民衆陸續的詢問，他才補足詮解了。當他看見法利：叟：撒：杜：責：兩：黨：人，自：日：路：撒：冷：匆：匆：趕：來：時，若：翰：深：知：他：們：的：意：思，無：非：是：要：表：示：他：們：是：最：先：受：悔：罪：的：洗：禮：者，但：若：翰：對：於：人：間：的：大：人：先：生：們，原：是：不：介：於：懷，毫：無：顧：忌。是：以：他：便：直：爽：的：說：『虺種們，誰指示你們躲避將來的義怒呢？你們當結相稱的悔改的果子，不要心裏自己說：『我們有亞巴郎爲祖宗！』因爲我給你們說：天主能就從這些石頭上，生出亞巴郎的子孫來。』

斧子已經放在樹根上了，凡不結好果的樹，都得砍下來投在火裏。』

這種語氣同了耶穌日後責斥法利：叟：們的假仁假義的聲調，前後遙相呼應。只是若翰的口吻，比了耶穌的語氣，更是來得直捷而針針見血。

但他對於無知愚民以及卑微苦人，却表示寬大。他誠是主的前驅，幼小窮苦者之良友。

他對民衆說話，只重愛字，愛德就是最好的補贖。他說：『誰有兩件衣服，當分給與誰沒有衣服的。誰有飲食的，也該這樣。』

對了那輩不名譽的稅吏，他說：「給你們限定了的（稅額）以外，不要多取。」是以他一無反動的嫌疑，因他並未反對納正當的稅；而只反對那額外的榨取。

他對於吃糧當兵的，也作同樣的話，他說：「不要欺侮人，不要訛詐人，並對於人們發給你們的應當知足。」

若翰的偉大

在古教將結束而新教將開始的時期，天主打發了一個大德的聖人來，那人就是若翰。寧靜自尅，淡泊養生，在他的言語裏，又充滿着慈善，大有古先知的精神。

他只認識天主的尊嚴，忘却世上的權威；他對強大者，直諫無忌；待弱小者，寬大慈惠，在他嚴厲自尅的軀殼內，抱着一個偉大的心，他對於基多的信仰尊重，更是顯然。在福音經簡短的紀載裏，已足表示他是古教先知中最後而又最偉大的一個。他也如基多一般，做了惡人們的嫉妬與憤恨的犧牲。但他嚴厲的吶喊，大聲的疾呼，却是天主公義以及人們天良的傳聲筒，他的餘

音，將與世界並存。

若翰預告默西亞

善主義的勁敵，他尤其是默西亞的前驅。

期待默西亞，是如德亞教的基本思想。默西亞，即是天主所祝聖而將宣傳其最後啓示於民衆的一個。所以默西亞卽是「天主所傅油祝聖的。」

默西亞三字，係希伯來文，希臘文卽譯作基利斯多。

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默西亞該是一個復興祖國如德亞，解除外族束縛的民族英雄。但若翰的呼聲，並非在喚起民衆上戰線而抵抗羅馬。若翰來，是爲民衆釋難解惑。

若翰見民衆所期待仰望於默西亞的，惟在抗敵，而尤在僥倖而獲勝仗。他便給民衆們糾正說：「這個救世主，他後我而來，但我能力更大，我還不配給他解除鞋帶呢！我只用水給你們付洗，他將用火用聖神來洗你們。」

他高越偉大的靈魂，決非任何傲慢野心，所能佔據他，屈服他的。日後黑

落德的失敗，就是左證。但他這裏說的話，又何等的深自謙抑，虛懷若谷。

他談起默西亞的使命，是一種分開善惡，判別義人罪人的事業。他用充滿着形像的比喻，論默西亞說：「他手裏拿着簸箕，要簸盡自己的場，把麥子收入他的倉裏，糠粃則用不滅的火燒掉。」

若翰這般的謙誠忠信，殊有資格，得到救世主親來眷顧他的榮幸。

耶穌來了，竟也願意在他手裏受洗。

耶穌離鄉別母

自開天闢地以來，普世所期待的得救時期，終於來臨了。

三十年來，默西亞已應了先知的預言，誕生於白冷城。但三十年來，他還是一無聲息的隱居於納匝肋，期待着聖父的意旨。

現在吉時已至，佳期已臨，他將從此離開被人藐視的小村，捨去這所外表貧苦而滿渥天庥的小屋。

耶穌離家的情形，聖經上，並沒有什麼記載，只是野乘稗史裏，却滿載了種種瑣屑情節，我們對於這些記載，雖則不可盡信，但其中合乎情理，且與聖

經不相抵觸的，我們固不妨謹慎採用，以激發熱心。

最淒涼的，當然是慈母愛子的別離。當日納匝肋小家庭內，耶穌聖母自己也嘗徧了生別離的滋味。聖若瑟死後，聖母的生活益形清苦。現在知道她最鐘愛的獨子，即將跨進到無情無義的民羣中，去建樹宣傳他的神國，從此作客他鄉，不再歸來，於是朝懼夕惕的西默盎預言，以及當時利刃刺心的情景，又歷歷如在目前了。個中滋味，只有那些有兒子到外方傳教的母親們，或稍能領畧猜測。大概耶穌當時必竭力安慰聖母，向她報告種種傳教的計劃，預言自己受苦受難，復活升天，並建立聖教會等等情形。聖母也必念着耶穌降生的使命，決不肯以骨肉之情，而遲延其救世工程，又看着他目下慷慨就義的情景，她必又俯躬謙誠的說：「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爾之言。」且觀異日，聖母緊隨耶穌，毅然侍立於十字架下，襄成救贖大功時的勇敢，實愈於斯巴達母親送子上戰場時的精神，而足令後人萬世景仰。

若翰與耶穌

從納匝肋村，到若爾當河畔若翰付洗處，約有三日步行的

路程，耶穌當時踽踽獨行，安步前來，心中充滿着未來的偉大事業。

按着若翰的話，似乎他先前並未認識耶穌，只他來時，他得到了聖神的暗示，他說：「我先前不認識他，打發我來用水授洗的，給我說過：『你看見聖神降來，站在誰身上，誰就是用聖神授洗的。』」

當耶穌雜在人羣中前來時，若翰也許在直覺上得到一種靈感；當然一方面也是耶穌外表的莊重純潔威儀，使若翰一望而知他不是常人。雖則他還沒有敢確定說這是誰，但他內心裏却起了絕大的震盪。他說：

「我正該受你的洗禮，怎的你反到我跟前來呢！」

但耶穌對他說：「你暫且依着我吧！因為一切義德的事，我們該當這樣全行了。」

「盡行一切義德的事」這句話，便是耶穌傳教時的標語格言。

古教規律，原無受洗之例，更無該受洗於若翰的明文；惟耶穌事事見到一切法律的創造者天主的聖意：天主聖父既願在他傳教生活的開幕，該受

洗於若翰，他便這般做了。原來洗禮是罪人們悔罪的表示，這無玷的羔羊，固沒有受洗的必要，但耶穌為尊重並讚揚前驅若翰的光榮使命，給後世聖洗聖事作象徵，使民衆知道他傳教生活的正式開幕，並給後世立謙遜服從的表樣，他便不屑自居於罪人之例，而受洗於若翰。

受洗

「我們該盡行一切義德的事。」若翰讓步了，他即得到聽命的賞報，他得到了聖神的指示，按聖史瑪爾谷的記載：當耶穌從水裏一上來，就看見天開，聖神如同鴿子，降臨在他身上，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樂的就是你。」谷，壹，一〇。

見到這個指示的，諒只係少數人，但若翰定是其中之一，他後來作証說：「我見了聖神如同鴿子，從天降來，站在他頭上。」望，壹，三二。

耶穌受了洗，他的傳教生活，就此開始；若翰前驅的使命，也就此告一段落；聖教聖洗聖事也開了端倪。是以後來聖師們說：「基多浸沉於若爾當河，但從洗池內出來時，把全世界也全拯救起來了。」

耶穌在曠野內

耶穌在若爾當河畔受了若翰的洗禮之後，聖神立刻引他到了如德亞曠野裏。時當是紀元廿八年正月或二月之間。

這曠野，乃指自日路撒冷到葉里谷的一帶荒山，現在的人們還把他叫做「四旬嚴齋山」，一層巒疊嶂峭壁峻險，既無一草一木，更無花香鳥語，只是童山濯濯，一片荒涼而已。

岩石中，洞壑累累，陰森凜人。第五世紀時，許多隱修聖人們，仿效耶穌嚴齋故事，多來此苦修，藉避風雨。大概耶穌就在這些洞中，守了四旬嚴齋，準備着開始他的偉大使命。

這一樁避居曠野，嚴齋退誘的事跡，如果吾主耶穌沒有親口傳述，後人決不會知道。如今瑪竇瑪爾谷路加三位聖史，都記述了可見耶穌切願我們後人，明知這樁事實之重要，及其用意之深遠。

交戰的雙方，一面是久待的默西亞，一面是可怕的惡神。

交戰的時間，大概是公元廿八年的冬天，得勝人類原祖亞當的惡魔，此

番却被人類的再祖耶穌得勝了。於是「人之子，」替「人之祖」報復了宿仇，這一點便是吾主耶穌，把這樁似乎無關宏旨的事實，傳示給了宗徒們的理由。也是要證明他的一生，無非是與惡魔沙殫劇戰，而最後的勝利，是屬於基多的。

這個傳示，當然是給後世留聖訓。最主要的是補贖。是以若翰在曠野宣講宜行補贖的道理，不可說只是在對罪人們說法，請看這個無玷的一天主羔羊，一尙守四十晝夜，不餐粒粟，不飲滴水的嚴齋。荒山中，人煙遠隔，四野寂寥，誠如聖瑪爾谷說的：「他是與野獸同居者。」

嚴齋聖訓，除補贖而外，其次當是不斷地祈禱，因為無論你的善志如何堅固，你的意向如何純潔，當你從事內修，或出外傳教之先，你終該先有長久的祈禱，以邀上主的寵佑，以免有始而無終。先行後言的耶穌，這裏先給我們立表樣，以後還將不斷的講給我們聽，行給我們看。醉心於世俗的人們，往往以為每年行避靜，每日行默想，都是些無謂而又浪費時間的勾當，殊不知一

切大事業，正在隔絕塵囂，收斂心神的時間做起。

三次退誘

按聖史瑪爾谷的紀載，耶穌與獄魔的戰事，似乎是嚴齋期內四十晝夜不斷的長期戰爭，而內中特殊激烈的交戰，有過三次。

亞當與魔鬼之戰，既已宣告失敗，撒殫這時看着普世人類，都已在他掌握之下，大有目空一世，惟我獨尊之心。他看着這個曠野內獨行踽踽的單身漢，終日默默沉思的，究竟爲什麼？他又爲了什麼要守這般的嚴齋行這麼長久的祈禱？此人莫非就是來消滅撒殫王國而宣講建樹天主國的默西亞。撒殫願意知道這個切膚問題，他看着耶穌餓的已是肢體酥軟，他便定用誘惑元祖母厄伐的慣技，來再試一下，於是上前向那人說：「假如你是天子，可命這些石頭變成餅餌。」言外是說：假如你是默西亞，你該同了其他先知們，同樣有發聖蹟的能力。你現在既是飢腸轆轆的煎熬得好苦，那就不妨發一個聖蹟，解救解救你自己。我們看撒殫的話，何等甘蜜，他並不誘耶穌做椿罪事。他說的，按實情而論，還是一樁許可的事情：用天主賜與的能力，發個靈蹟

來解救飢餓，原無什麼罪過。但明智的耶穌，豈有不洞明撒彈的陰謀，而肯在其甘誘之下，順從上當？

人，不單靠着餅餌生活，但是靠天主口中所發的一切（聖）言。耶穌這般卑視撒彈的圈套，很堂皇的引經據典的對付了誘惑者。

在這簡短的答語裏，耶穌認定了人靈之貴，超於肉身；肉身的需要，當在靈魂之後。我們肉身的一切需要，只該順聽天主的安排，在任何環境中，我們不該乞靈於魔鬼。

撒彈將計就計，他看着這人依靠天主，他使用依靠天主的心來作第二次的攻擊。魔鬼就引耶穌進了聖城，放他在聖殿高頂上，他便教耶穌知道，他的傳教生活，當有一個榮光的開始來惹動衆聽，於是給他說：『你若不是天主子，就該跳下去，因為經上記載說：『天主爲你，吩咐了他的天神，他們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耶穌仍是簡短地，用聖經的話回答他說：「你不可試探你的天主。」於是敵方的第二次的進攻，就這般輕便的給耶穌打退了。

撒彈既復告失敗，他便用一個粗魯有力的誘惑，捲土重來，作孤注的一擲。他以前曾對元祖母說：「你們吃了智慧果，都將相像天主。」他曾利用這種心理而奏效成功，現在看到如德亞民衆，對於默西亞的觀念，是解放民衆，征服萬國的英雄。他便利用這種心理來向這個守齋苦禱者，作最後的嘗試，乃又攜耶穌到巖齋山的最高峯，把普世萬國的光榮富貴，歷陳於前，並指示着，給耶穌說：「這一切我都給你，假如你肯下跪朝拜我。」

此番耶穌不再同他舌辯了。但用上主的威力，出命說：「去罷！撒彈！」他明示不屑再與魔爭辯，並給我們知道，魔力雖高，原無可懼。因為經上記載說：「你該欽崇你的天主，只要奉事他。」

由此可見，人生一世，魔鬼的誘惑，是不能倖免的。但天主却利用魔誘來使人修德立功，並且誘惑的能力原有限制，天主决不使他進攻的力量，超過

我們的抵抗力。魔誘只能克服那般自甘暴棄的人。聖奧斯定說：「他好似一頭用鏈鎖住的惡狗，他只能向你狂吠，而不能咬你。他只能咬那些不自留心而去近牠的人們。」

耶穌在這裏，就給我們看他得勝的表樣。看！一天神們前來奉事他——了，暴風雨之後，便是明媚的青天，退了猛烈的魔誘之後，便是甘飴的和平。

黨人查訪

當耶穌在如德亞曠野與獄魔激戰之時，若翰繼續盡他的使命，在若爾當河畔，宣講主國的來臨。因了春初水氾，若翰宣講的地點，似乎已有移動。因為若爾當河的發源地，羣山積雪，春暖溶化，兼之春天雨水又多，故春光融和之際，正是山洪瀑發之時，河身既小，受不住山水的汹涌瀉注，於是兩岸低處，悉遭氾濫，成爲湖澤。當時若翰大概爲勢所迫，也移向堤岸高築的場所去了。大約他的宣講場所，就高遷在伯大尼的附近，就在那里，法利叟們及其同黨，因為覺得若翰的宣講力，推動了民衆，聲望既日益增大，在他言論

間，對着他們的行動，又往往流露着敵意，這很使他們日夜難安，於是忍無可忍，便大約在廿八年二三月之交，他們便遣人結隊前來，調查究竟。

調查隊，由一般司祭肋味等人組織，他們都知道若翰的出身和來歷，因為他的父親匝加理也是司祭。

若翰宣傳着默西亞之來臨，實行着新的洗禮，他們聽了已是疾首蹙額，今日一到他身邊，親眼看見了他這種冷然岸然的神氣，更是覺得刺目。他們便毫不客氣地，怒冲冲的問道：「你是誰？」

他們開場並不問若翰的尊姓大名，也不問他的職業履歷。他既然自命不凡，自創派別，他們倒要查查究，他這般訓誨民衆，有何頭銜？有何權威？他是否博士？是否學者？並且他的學說又是根據那宗那派？

爽捷的答覆

若翰一聽，就覺得他們問得冷峻尖刻，語語帶刺。他便實行主耶穌將來說的：「你的舌，務必『是則是非則非』的說話。是以就直捷爽快

的對訪問者說：『我不是基多。』

調查團便想起，乘飛車上天而將復來的先知厄利亞來了。他不是要再來給基多傅油祝聖的麼？於是問道：

「你可是誰呢？你不是厄利亞麼？」

「不是。」照樣是簡短堅決的答覆。

雖則他來，是爲盡厄利亞先知的任務，可是他不是厄利亞本人。

他簡短的答語，使他們爲難了。他們再問道：

「你是先知嗎？」

他們的意思就是說：那末你這種行徑，你至少是個先知，一個久待而又最大的，好似梅瑟一般的先知，一個法律的重整者，一個天主的特選者，一個非基多而來給基多傅油的人。

他們對於他爽捷的答覆，雖覺得不滿，但他們所能得到的，永是一個不能再簡短的「不」字。

對於魯直寡言的若翰，這些狡黠的人們，却也弄得無法可施。但既被特派前來，於回去時，終該有所報覆，庶幾不辱使命，於是只得再上前問道：

「那麼，你究竟是誰？請你自己說，好使我們回報派遣我們來的人。」

「我是如先知依撒意說的，是曠野裏呼號者的聲音；你們當修直天主的道路。」

這個回答，又是三言兩語，簡括之至。意思就是說：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補贖宣講者。

誰都有權利去宣講補贖，這模稜兩可的答語，當然特派團的法利叟們，還不能認為滿意。他宣講補贖，他還執行洗禮。為什麼要有這個新的禮規？一個毫無名目的凡人，有什麼權利來推行這種創舉？為什麼聽信了他的道理還不够，再須要加一個洗禮？於是他們帶着訓責的口氣問道：「你既然不是基多，不是厄利亞，又不是先知，為什麼給人家行洗禮呢？」

若翰不慌不忙的回答說：「我不過用水洗你們；有一位在你們中站着，

你們却不認識的，他在我後來，却比我先有，我還不配給他解鞋帶呢。

這番說的清楚了。我只是一個前驅，一個開路先鋒，在我後，還有一個偉大無比的人物在。在他面前，我只有俯伏承認自己的虛無。這個人已站在你們中間，但你們却不認識他。

偉大悠久的基業，即將開始。一天主子到他自己人處，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一默西亞在本國領袖界，始終未被認識。他已在他們的中間了，但這些只尙皮毛，只看外表的人們，此番又因以貌取人，而陷入絕大的錯誤。

若望記載這樁法利叟們訪問若翰的事，並非有事必錄，實還是一行很重要的伏筆。因為在這裏我們已可看出法利叟們對着基多，早已不懷好意。他們並非謙心下問來訪若翰；他們訪問的目的，也並非爲尋求真道；他們的來，是爲探聽虛實，表示對於若翰的行徑懷疑不滿。因着他是衆望所歸，大得民心的一個，所以不敢奈何他攻擊他。可是他們的陰賊險狠，已在這裏

漸漸流露了。

若翰向他們談及默西亞了，他們這時，當思佳機難逢，理應向他請示認識默西亞的方法與證據，盡力求這個萬民懸心問題的解決。

但事實却相反，當若翰的答辭內，明明給他們以訪問的機會時，他們却突然中止。大概他們，對於若翰所說已站在民衆之間的默西亞，是毫不介懷的。

在他們的思想中，以為無論是默西亞，或默西亞的前驅，只要沒有他們的同意，或不按他們的計劃而來的，誰都沒有向民衆宣講的權利。

在這些傲滿自炫者之前，若翰的人格，因之更顯得高尚偉大，他謙抑率直，不屈不撓，專心事主的精神，真值得後來吾主耶穌的稱揚：「婦女所生者之中，沒有一個比若翰更為偉大。」

若翰直認自己的地位，不偏不倚，不增不減，這又是謙德的真相；他固不懼世上的任何勢力，但對這些不懷好意的訪問者，他也不任氣，不粗暴。

第一章

招收首批門徒

望，壹·三五—五一·

加納變水爲酒

望，貳·一一—一一·

殿內驅散買賣

望，貳·一四—一七·

(二八年二月三月間)

除免世罪羔羊

招收首批三徒

又是二個新徒

出席加納喜筵

他們酒沒有了

聖母的依恃心

顯蹟的副意義

耶穌在葛法翁

時間問題爭執

驅逐買賣前奏

首次行使職權

自稱明達的法利叟們，聽了默西亞已來的消息，仍是漠不介懷，然而在

這些聽衆中間，有許多加里肋的粗魯鄉人，却很關切若翰所報告的好音，他們立刻從事追求探問，他們中竟有做了基多的第一批門徒，而後又被選爲宗徒的。

時正廿八年二三月之交，在伯大尼的若爾當河畔。

這裏我們須注意到聖史若望的記載。他沒有述及若翰給基多付洗的事，但他却補足了三位聖史付洗後的缺筆，因爲按三位聖史的紀載，耶穌於曠野四十晝夜嚴齋之後，徑往加里肋開始傳教，急急招收門徒，好似無需準備的。

若望經，却給我們補了這段漏筆。耶穌於四旬嚴齋之後，復到若翰那裏，並募集了最初的門徒。若望聖史的記載這事，並不是爭奇炫異，只是使我們更明瞭當日的光景。因了他的記載，我們也更能認識耶穌與前驅若翰使命的關係，若望誠是個有歷史眼光的作家。他又給我們知道並注意到，是若翰

給他的門徒們指示介紹了耶穌，而他們也就跟了去，做了耶穌的門徒。

天主羔羊

查訪若翰來歷，而毫不關切：默：西亞消息的：法利：叟們走後，聖

若望記載着說：

「第二天，若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天主的羔羊，看！這個除免世罪者。』我所說在我以後來的，成了在我以前的，因為他比我先有；我先前不認識他，但為使他於義撒厄爾民中得顯揚，我故來此，在水裏付洗。」

若翰又作證說：『我見了聖神如同鴿子，從天降來，站在他頂上，我向來不認識他，但那遣我來在水裏授洗的，曾給我說：『你將見聖神降來站在誰上面，誰就是用聖神授洗的。』我果然見了，我就作證，他是天主子。』望，壹，二九一三四

這幾句若翰說的話，假如若望沒有追補而永遭湮沒，這是一個多麼重大的損失呢！『看，天主的羔羊！看，這除免世罪者！』這二句，竟可說是基多之所以為基多。聖教會重視這二句金言，規定安插在名貴の場合，當司鐸們高擎聖體，告訴教友們即將領受這無上寶貴的聖事時，便高聲引用了這美妙

的兩句說：『看，天主羔羊！』若望聖史也覺着這字句的如是美好，以致在他的默照經內說起耶穌時，只取羔羊來象徵。這句話，原出於依撒意先知的預言，但一經若翰引用，基多的溫柔，良善，美好，純聖等等特點，完全表白無遺了。

首批三個門徒 一第二天，若翰同他的兩個門徒還在那裏站着，望見耶穌走過，就說：『看，天主的羔羊！』兩個門徒，聽見了他說這話，就去跟從了耶穌。

二徒的名字，若望只記了西滿的胞兄安德肋，其餘一個，他却沒有提及；但看他記載這事的詳細周到，這第二個門徒當就是他若望自己。他把時刻都記了出來，他說：『大約是十點鐘的時候。』

按如德亞人計時，自日出至日入分作十二時，所以十點鐘，就是我們現在的午後四點鐘。

他們無言地跟着耶穌，耶穌一轉身，看見他們跟着，便慈祥地問道：『你們找什麼？』聖教會在行付洗禮時，向求領洗者，也用着同樣的語氣問：『你

們向天主教會求什麼？」

他們經不起這個突然的詢問，他們一時不知怎樣答覆，一就答非所問的反問道：「拉彼，（就是說：師傅，）你住在那裏？」

耶穌回答說：「來，看看！」

他們就去了，見了耶穌的住處。那天，他們就在那裏住下。」

這事當是作者腦海中最深刻的印象，而這一天又是他終生最值得紀念的日子。因為這是初次同他至愛的師傅會晤，初次同了天主羔羊接觸。何況他的生命因此增耀，他的聖召因此開始，他的終生因此定奪。如此幸遇，能不細細憶及？

當然他的同伴安德肋，也有同樣的印象，安德肋同他的胞弟，他們都是從底伯里亞湖北部，近若爾當河河口，一個名叫伯撒意達的小城裏來跟從若翰的。

安德肋欣欣地，懷着率直而動人的信仰，就去找他的胞弟。並且向他說：

「我們找到了默西亞了！這簡短的言語，表示了他內心如獲珍寶的無限快慰。」

法利叟們，就不會有此一見傾信的誠樸之心了。我們還須注意；當時耶穌，尙未行過什麼奇蹟，宣講過什麼道理，而安德肋已是毫不懷疑，全心傾向了。他的弟弟西滿，也同樣地跟了去。耶穌見了，就注目凝視西滿，給他說：「你是若納之子西滿，你以後要叫則法。」則法拉丁語作「伯多祿」一譯言磐石。他將在伯多祿身上建樹教會的計劃，在第一次會面時，頃刻間就決定了。這個新名字的意義，他到了後來才給他們解釋明白，但當他在給他這個伯多祿的名字時，他已明示了西滿將來的地位。

又是二個新徒

前驅者若翰的主要使命，在揭示天主羔羊，在供給耶穌以首批門徒之後，可說已是告一段落。

到了明天，耶穌要到加里肋去，同行的，當然是這些新朋友了。他們循若爾當河，再泛舟於底伯里亞湖，北上到了伯撒意達，他看見了斐理伯，就給他

說：「跟我來！」斐理伯也毫不滯疑，隨着他的同鄉，一起跟從了耶穌。斐理伯也不願有福獨享，他不願他的朋友，對於他的佳遇一無所知，他就去找他的朋友。找到了，關頭就神氣十足的向他朋友說：

「梅瑟法律上所記載，及先知們所預言的那個，我們找着他了。就是納匝人，若瑟的兒子耶穌！」

這位斐理伯的朋友，就是巴爾多祿茂——多祿茂的兒子，納大那——加納地方的人。加納是離納匝村八公哩的一個小城。他聽了斐理伯的話，他詫異的說：「納匝能出什麼好東西呢？」但斐理伯却依舊至誠地說：「你來，看看！」

耶穌看着納大那走近前來，微笑着，說：「看，這真是一個義撒厄爾人，在他一無詐偽的。」這是一句極好的讚詞，配加於最初門徒們的。

納大那聽了讚語，反受寵若驚，不安的問道：「你從那裏認識我的呢？」
「在斐理伯叫你之前，當你站在無花菓樹下時，我已認得了你。」——拉

：彼，你是天主子，你是義撒厄爾的君王！——因為我給你說：當你在無花菓樹下時我已認得了你，你就信了，將來你還要見到比這更大的事哩。我眞眞實實地對你們說：你們將見上天洞開，天主的天神，上上下下在人子之前。

這便是耶穌同納大那初次會晤時的談話，其中神秘，自非我們的悟司所能明瞭，但我們所明瞭的，就是吾主抉發了納大那的心事，引他歸向自己，因着奇蹟，引起信仰。吾主感化人心，往往如此。

出席加納喜筵

納大那固請耶穌，同門徒們光臨他的故鄉加納，因爲這時正逢納大那自己的結婚良辰，而且耶穌的母親瑪利亞也已被請列席。

曠野嚴齋，鳥獸同羣的冷寞生活，過猶未久；耶穌此番竟應了人們的請，參與於絃歌蕭管，鑼鼓喧天的熱鬧場中。鄉村內的喜事，雖多樂而不靡，但却常帶着三分粗俗，乃耶穌竟樂爲出席，定是別有深意。

講守齋，談克苦，敦良風化者，固不一定要拚棄一切家庭的正當快樂。他

三十年之久，備嘗了家庭內聖潔的純愛，天倫的快樂；於今離鄉背井，傳道異域，追憶當年鞠父鋸鑿，慈母紡織，歌詩祈禱的種種，對於自己的已往家庭，能不懷念追戀？而目擊今日新郎新婦的新家庭，能不爲之助興？爲之祝福？

耶穌的躬自出席於加納婚筵，不只給新婚者助興，給新婚者祝福，實還給我們證明這結婚禮的偉大與神聖。因着吾主這番的舉動，聖教會常保持準確的見解，認定結婚是把夫婦兩心的愛，兩性的共同生活，獻給於天主，而求其祝聖祝福；所以把相反結婚典禮的人，不問其是出於矯飾清高，或是出於蔑棄人倫，一概嚴加譴責。

「他們酒沒有了。」

這次，耶穌親自出席。大概就坐在她慈母之旁，（但

目下在巴勒斯坦，男女已分席而坐。）聖母今日得重見久違的兒子，且已環繞着許多門徒，心中定是樂也融融。義撒厄爾人的喜席，當然也豐肴旨酒，雜然前陳，地方又盛產葡萄，故他們有「旨酒連繫友人心」之美諺。

耶穌的五六個門徒的突然聯袂蒞止，頓加增了來賓的數目，也許就是

此番席間鬧酒荒的緣由。

杯光衣影裏，衆賓權笑時，精細慈愛的瑪利亞，便第一個發見了這個酒荒的事。便低聲向她的兒子道：「他們酒沒有了！」

這是機敏婉轉的請求，絕對服從的祈禱。在這裏，聖母也給我們知道，在困苦艱難之中，我們只須把我們的艱難苦景，陳述於天主，順從其聖意的安排，就足够了。

這裏尤使我們驚奇的，就是聖母對於他聖子的依恃心。雖則他顯靈的時間還沒有到，她深知心地慈祥的他，必將有動於中，他見了人們在佳賓咸集，高朋滿座之前，丟臉出醜，他定必肯臂助彌縫的。

耶穌聖母間的關係既極密切，事實上本用不到長篇談話，聖母未言的心願，耶穌也早已明瞭，母子間靈犀融通，三言兩語，已足表示滿懷的情愛，滿腔的依恃。

耶穌的答辭，好似試探聖母，更好說是爲證明聖母祈禱的能力的。『女

人！與你我何干？我的時間還沒有到呢。

耶穌明明地說：「我的時間還沒有到。」他自知將如何措置，也預知聖母的祈禱決不徒然的。他認識人靈的深處，他曾向巴爾多祿茂說：「我在斐理伯叫你之前，你在無花菓樹下我已見了你。」他當然也預見聖母的轉求，而將提前顯行靈異；但這裏，他確這般說，也無非是要證明聖母的轉禱是具有絕大能力的罷了。

耶穌說：「女人，與你我何干？」這語如解作「你同我有什麼關係，」便覺太生硬了。不如說：「他們缺酒，與我們有什麼相干呢？」

當然我們終不稱母親說「女人」的，其實希伯來人這種稱呼，實是一種親熱的客氣稱呼，決無半點藐視的意思存在的。「女人」二字，猶之我們稱「太太，夫人，」假如耶穌的話，譯作通俗的話，當是：「太太呀！他們缺酒，這事同你我有什麼相干呢？」

聖母的依恃心 我們深信，當時耶穌回答這話時，定是注視着聖母，面帶

笑容，聖母見她的聖子這般慈祥和氣地回答，雖則他答辭簡短而好似不允；她却知道，他內心業已首肯了。所以她就轉身向伺候的人說：「他吩咐你們什麼？你們就做什麼？」

事實上，此番是耶穌聽了聖母的命。

照如德亞國人洗手濯足的規矩，宅邊陳設着六隻石缸，每缸可盛二三担水，足有八十五至一百二十公升之量，耶穌給他們說：「你們在這些缸裏，灌滿了水！」他們就把缸灌滿了，直到平口。耶穌又對他們說：「如今可以舀出來，送給司席的。」他們就送了去，水已經變成酒了。」

司席的一嘗這水變成的酒，不知是從那裏來的，只有舀水的僕人們知道。司席的就叫過新婿來說：「人都先上好酒，等客人們嗑足了，才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這情景寫的何等生動，司席的不滿，也許是因人們任之不專，沒有把好酒全數交給他。也許是向新婿談諧打趣，這是在喜酒場中往往有的事，而後者更似合理，因為來賓中，既無人酩酊，而耶穌也決不會

施行靈蹟，來使人酒醉的事。

新婚夫婦，正忙着向衆賓應酬招呼時，耶穌因着聖母的轉求，在他們不知不覺間，已給他們保全了顏面。旨酒六缸，無論在質在量，都已超過了這場喜筵的需要。這是耶穌送給新婚夫婦的禮物，也是新夫婦邀請耶穌聖母與席的賞報。

靈蹟的副意義 耶穌這番顯行靈蹟，不僅是在因了聖母的轉求，提前他的時間；不僅是保全了新夫婦的顏面，行了仁愛；而且還激發了新近跟他的門徒們的信心。

這個靈蹟的見證聖史若望，在他紀事的末了，結論說：「這是耶穌在加利肋亞加納地行的第一個聖蹟，發顯了他自己的光榮，他的門徒也信服了他。」

耶穌在葛法翁

耶穌在加納顯第一個聖蹟，時在紀元廿八年的三月。

從加納出發後，一路的詳細紀載，該向若望經裏去找尋。

「過了這事，耶穌同他的母親，及他的弟兄並他的門徒們，下到葛法翁城，在那裏他們住了幾天。」

耶穌的傳教生活，至此還沒有正式開幕，他曾對聖母明明說：「我的時間，還沒有到。」是以一切舊緣宿情，還不絕如縷。他曾召集了幾個門徒，但他還沒有教他們拋棄一切，斷絕一切，專心跟從自己。

按着聖父預定的計劃，他當在日路撒冷，在稠人廣衆之前，在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裏——驅逐聖殿買賣者——開始他的使命。

巴斯卦瞻禮近了，他在上日路撒冷之前，他先下到葛法翁去。大概他同了他的母親，表兄弟們以及新收的門徒們，又一度看顧了他的故鄉納匝肋。

這次到葛法翁同行的人數不少：伯多祿，安德肋，斐理伯等都係伯撒意達人，大概耶穌在葛法翁時，就住在他們家裏。他們準備着上日路撒冷去，過巴斯卦瞻禮；但他們却不願經過那個同如德亞人懷着敵意，而又不潔的撒瑪里省。

時間問題爭執

這裏一個難題來了：——是時間問題的爭執。

聖若望在記載葛法翁小住之後，接上就紀述耶穌在日路撒冷聖殿內驅逐買賣的事。而其他三聖史，記載這件事却還遠在耶穌受難之前，究竟是誰記載得真確呢？

這裏有三個可能的解釋？

一 或者曾有二件同樣的事發生過：一在耶穌傳教之初；一在耶穌受難之前。這一說雖經許多古今學者認可，但似乎終是一個避難就易的解釋。因為兩件事情，難能在同樣情景之下，在同一地點發生，前三聖史也難能彼此完全緘默，而全部福音經也一語未嘗道及，若望也難能對於第二次的事情隻字未曾提起。何況若望的第四部聖史，是在補足並糾正前三聖史的不足與錯誤。

二 那麼，當然只是一件事，不過紀述的先後有異罷了。但事情的發生，

究竟是如三聖史所紀在受難之前呢抑如若望所紀的在傳教之初呢？

以三聖史所記爲是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在受難之前耶穌末次進聖殿時，他傳教已屆三年，認識而信從他的人也已很多，那時他又才從巴爾瑪青枝之下，榮光地進了京城，環境既佳，自有一呼百應，一怒而安天下之勢。聖瑪竇還引用了耶穌受難時，在最高裁判所前，有作証耶穌曾經說過「你們拆毀這座聖殿，我可在三日內重新蓋造」的一句話，這句話在三聖史的福音經裏，並無出處。只有若望聖經，在耶穌驅逐聖殿內的買賣時，曾經這般記載着，大概公堂作証人的，未必會舊事重提，把二年前的話，引來作証。何況耶穌所說的三日復蓋聖殿的話，又明明是受難已近，因之觸景生情，即暗指他將受難釘死的軀殼而言。是故按三聖史的記述而論，這件事情的發生當是在受難之前，而不是在傳教之初。

三 這理解既如是有力，那麼若望的記載也許錯了不成？那我說：「不，決不。」

我們該知若望聖經中爲四部福音經之最後寫成者，他寫這部福音經的目的，是在糾正並補充前三聖史的記述，這是許多學者所公認的事。三聖史的記述耶穌行實，多不管時期的先後，編述的大綱很簡單，就是「從耶穌自加里肋出發，述耶穌在加里肋所經過的一切；再述耶穌從加里肋到日路撒冷，在那裏受難釘死。」這種紀述，爲一般只問事實不顧時期的人，果是很好的方法。至於耶穌巴斯卦瞻禮上京的事，三聖史只記了末了一次，驅逐買賣的事，他們深知重要，但既不願拋棄，又無從安插，不得已便把他插在受難前的巴斯卦瞻禮之前。

至論惡人們引耶穌二年前說的話，來公堂上作証，事實上也全是可能而能有的事，假如這幾句話，只是前數天說的，則司教們還用不到他們來作証呢。

我們所以可以結論說：耶穌傳教的開幕，確似晴天霹靂，突如其來。這裡他因着愛主熱情的悶窒，目觀着他聖父宮殿的受褻瀆，於是怒不可遏，叱咤

小販，趕走買賣，推翻錢櫃，鞭散羣衆，用了自己的無上權威，發出了這春雷第一聲。

驅逐買賣前奏

耶穌自十二歲到三十一歲，度其隱居生活時，他的一切言行，聖經上完全默而不言，但這絕不能阻止我們深信這長時期的緘默，實是主耶穌一個立教宣道的準備。

福音經原係耶穌生活的片段，雖則只是些零零星星，難窺全豹；而鳳毛麟角，都具有無上的價值。

自耶穌十二歲上，初次到了日路撒冷聖殿之後。按着路加的紀載，此後還是至少一年一度的按例進京上殿，過巴斯卦瞻禮。

我們不難推測，這個「滿懷天主宮殿聖火」的少年，每次上京，每次進殿，每次目覩侮辱褻瀆聖殿的舉動時，他每次總是義怒填胸，憤懣滿懷。只是因爲他的時間尙未來臨，他對於聖父意旨，也須顧及，加納酒席上他對聖母說「我的時間還沒有到」的一語，便是明証，所以此前，他老是容忍姑待。

現在，時間到了，他神聖的使命就將開始了，但在何處並將如何開始呢？他十九年來目擊着這個聖城，這座天主神聖的宮殿，在萬衆來歸，萬民共聚的大瞻禮日，所演的種種的惡表，種種醜現象，能不黯然神傷，而思以糾正？十九年來，因時機未至，故只有私心默禱，仰求聖父寬宥；可是今天他的時候到了，他十九年來縈繞於心的，無非是要給這個惡習痛下針貶，給聖父的宮殿收回光榮。今日進殿，時觸機發，於是久蓄於懷的聖恨；如川決堤，如火燎原的，一發而不可復遏了。

在如德亞人被擄之前，聖殿前原無這種怪現狀，但在被擄並分裂之後，他們便一年一度聚集族人，弔故國，上聖殿。殺牲獻禮，朝拜天主。只是他們異國歸來，路途遙遠，單身征旅，已感不便，攜帶牛羊更屬難能，於是不得不就在聖京採辦，因之投機者，勾通了司祭，便在聖殿廊內，販賣牛羊，以充犧牲。

按聖殿外廊，原爲一切朝聖的如德亞人朝拜天主之所，義撒厄爾十二

族人民，每族有每族的區域，卽外教人也有外教人的位置，至聖所及其附近，則由司祭：勒味等佔住。

從小販們來此販牛販羊之後，白石莊嚴的祈禱所，使成爲牛矢馬糞的畜欄，祈禱聲中，夾着牛鳴羊咩，以及買賣者討價還價的爭噪聲，把聖殿弄得不成體統了。另外那些市僧式的法利叟們，從中取利，他們內心的卑鄙醜陋，更是不能形容。

在外殿廊廡石柱之下，在外教人瞻禮之所，每間分設着貨幣兌換處，俾由外方歸來的如德亞人，帶着外國銀幣者，可以在此兌換。因爲外國錢面，刻有帝王或神像，不堪獻於天主。這些兌換商，便從中在貼水上取利。當然他們同了賣牛羊的販子，都該把些入款孝敬司教老爺們。

於是尊嚴的聖地，漸漸成了牧場，神聖的聖殿，反而變爲市場，真誠的義撒厄爾人民，都覺得這種行動，對於至尊的耶和華是失敬，是侮辱。但這些爲民上的司祭們，既姑息縱容於上，更有誰敢出首去惹是非呢？於是都敢怒而

不敢言，心中却期待着一個大先知的來臨，一掃這些烏煙瘴氣，來給聖殿刷新，給耶和華歸榮。

首次行使職權

他們果然不虛所望，他們心目中期待的大先知，果於今日來了。

這真是大快人心的事。但這大先知是誰？誰也不認得。只有跟着他的幾個加里肋人，知道他的名字，並作証他曾行過靈奇，但這些可憐懦怯的舟子漁夫，麤在那個人山人海的大市場中，直似滄海一粟。

眼看這個先知，自由行動了：他手指目揮，聲色俱厲的出令驅逐，按聖殿內，原不准攜棍帶棒的，他便隨手取了一根草繩，權作鞭子，開始把這些販賣牲口的人，連牛帶羊，一齊趕出殿去。這時，那些以前敢怒而不敢言的人們，也都都在旁協從，吶喊助威，以洩胸中積憤宿恨，一時牛鳴羊咩，把買賣人的反駁的聲音完全蓋住，牛羊既得自由，便奔衝亂逸，牛販子急於追喊在逃的牲口，更無暇同這先知爭辯，兌錢處也急忙收拾，銀箱錢櫃，已是衝倒的衝倒，推翻

的推翻，銀錢不免也嘩嘩撒偏滿地。

耶穌走近賣鴿者之前，怒氣稍沉，停止了脚步。販鴿的都是些貧苦人，鴿子又是販賣於貧苦的朝聖者的，耶穌大概憫憐他們的窮苦，便柔聲對他們說：「把這些東西一起拿去，不要拿我父的房屋，當作市場。」

一霎時，場前空了。混亂的殿院，復歸靜寂，真誠的如德亞人民，個個稱快，因為他們心中久已不平，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今番此人竟大顯神威，來填償他們的宿願。但是那些司祭法利叟們，都大丟了顏面，此人此舉，明明是在責斥他們的腐敗溺職，以及從中貪賄的醜行。

誠實的民衆，見着耶穌這般舉動，雖是心悅誠服，但也好奇地走去同他交談，打聽打聽，他究竟是什麼來歷，於是向他問道：「你這般行徑，有什麼記號，表示給我們呢？」

默西亞當有他的記號。如德亞人民都作如是想，所謂記號就是靈蹟，誰有靈蹟，就證明他是天主的人，誰而沒有靈蹟，誰就不能用天主的名來行使

職權，而自証爲天主所遣使者。

高：傲的法利：叟，也忿忿地混在民衆之間，前來窺聽。耶穌見了他們，使用東方習尚的隱語說：「你們拆毀這殿，我三天可再把他蓋起來。」

耶穌這話，原在指他的肉軀，一方面耶穌也因着許多民衆的不收納他，所以便忿然向詢問者這般說了。

這句話，誠是歷古今而不朽。如今耶穌還時常對那些不信的人說：「你們要聖蹟證明我是天主麼？那麼這聖蹟，就是我自己的復活。」

第三章

尼各德莫問道 望，叁，一一—二一。

前驅使命結束 谷，陸，一七—二九。

(二八年三月至四月)

經師尼各德莫 你從天主而來 再生的新生命

水的洗神的洗 說服了老經師 耶穌率徒授洗

若翰讚揚耶穌 耶穌退加里肋 若翰被錮下獄

黑落德與弟婦 若翰使命結束

耶穌既用了他的無上權威，揭開了他的使命之幕。一時，衆姓停眸，萬民注目，門徒信衆，風起雲從。但大概只由於聽了他新奇的道理，看了他神異的靈蹟，於是好奇心切，便互相追隨蜂擁了。可是他們的心，尙離所謂真誠的信

仰還遠得多呢。聖史若望，深識人心的缺點，對於這事他曾寫道：「耶穌在日路撒冷過巴斯卦瞻禮的時候，有許多人看見他所行的聖迹，就信了他的名字。但耶穌明識衆人，不信任他們。因為他用不着人作証，因為他已知道人心裏所存的。」一 望，貳，二 三—二五。

人心是什麼？「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今日肺腑相提，明日落井下石，無論是刎頸同生死的交情，海枯石爛的信誓，時遷境移，寢假已化爲雲煙。洞燭人肺腑的耶穌，豈肯接受這些華而不實，浮而不定的友情，而遽自信任他們？

經師尼各德莫

但在這些浮動不定的人羣裏，却有一個值得我們格外

注意的人。這個人就是尼各德莫。

聖若望曾三次在他的福音經內提起了他。從他的紀述裏，我們知道尼各德莫却是一個敦厚周慎，謹勅慕道之士，在社會上，地位優越；是地方上的巨紳，又是最高裁判所的裁判員。耶穌也稱他爲義撒厄爾人民的老師。

後人因他在夜間訪問耶穌而有所不滿，以為昏後出場，終不脫小人氣派。聖經上又明明說是在夜間，也正似諷刺他膽怯懦弱，並對於耶穌交情，有浮而不定的表示。

但假如我們存心寬大，細酌詳情，又何嘗不可另作解釋？因為耶穌在日間，隨從擁圍，問道者衆，與之交談，殊不易易。故誰要作個別談話，非待日暮人散，難能辦到。我們也別忘了，一個貴顯如尼各德莫那樣的人，屈尊遷就去親近耶穌，實需要一種果敢的勇氣。他是法利叟，他又是義撒厄爾人民的老師，現今去訪問這個來歷不明的耶穌，他還需要謙抑自卑，不恥下問的決心。

我們對於他老人家這種決心，實該欽佩。

「你從天主而來」是尼各德莫自己，給我們表白了他來訪問耶穌的目的。他說：「拉彼，我們知道你是從天主那裏來的一位大師。因為假如天主不是同你在一起，誰都不能行你所行的靈蹟。」

我們看他這般溫恭謙讓的開談，就可斷定他人格的清高。

試看他雖身為義撒厄爾人民的老師，却毫不滯疑地，開口就稱耶穌為「拉彼」——師傅——正表示他崇拜耶穌的才智，而承認自己學識的虛無。

他說：「我們知道：一言內明示在法利叟人中，對於耶穌抱好感，景仰他的人格，佩服他的行事，承認他同天主契合的人，實不止尼各德莫一人。他祇是這些人們的傳話者，他把這些人們的心理，誠實無訛的全盤托出了。

他又肯定的說：「誰都不能行你所行的靈蹟，假如天主不是同你在一起。」看他舉止的謹慎誠篤，說的當不僅是口頭恭維，貿然趨奉。他却先察言觀色：聽其所言，視其所行，而後才截然下斷。他不尚空泛的理想，更不隨風倒墮，人云亦云；他注重的是物証，是事實，「事實最雄辯，」聖蹟便是證明耶穌是天主，而令我人生信心的最雄辯的證據。因為聖蹟好似天主的印鑑，我們見了聖蹟，便該如從前帝制時代的見了御印玉璽一般，惟有俯首承認天主權力之所在而完全信服。雖則衆人的信德，不必俱由於見了聖蹟，但至少當時如德亞人們的信從耶穌，非聖蹟不成。聖保祿宗徒曾剖白當時如德亞人

的心理說：『如德亞人要求靈蹟，希臘人則找尋智慧。』

尼各德莫實是萬世信衆的表率。看他這般敬重耶穌，並自認他信德的產生，是由於見了耶穌的言行與靈蹟，並深認天主的權能全在耶穌身上。因而他對於耶穌所講的道理，深信無疑。良以我們的信仰，並不根基於傳統習俗，也不根基於求得心靈上精神上的慰藉，更不根基於一種理想中的幻像，我們信仰的產生，一如尼各德莫，是因爲：『我們知道耶穌是從天主來的，假如天主不是同他在一起，誰都不能行他所行的靈蹟。』

尼各德莫訪問耶穌在夜間，此中也別具深意，而足資我們取益。

遠離了人羣，隔絕了人事，在萬緣俱斷，萬籟俱絕的幽夜間，人們的心神，寧定若死池，若止水。此時此情，何其宜於面對耶穌，作長時間的祈禱：求憐憫，求訓誨，求扶助，求寬宥，求一切神形諸恩。

暮色暝暝，燭影搖移，尼各德莫面對真主，默然無言。但耶穌已知其所待。於是就其性格，按其稟性，察其所需，向他接談發論。但此番他不用與加里肋

漁夫們談論時的簡單論調了，一開講，便是超性學問。

我們也該注意，這義撒厄爾的經師來到耶穌跟前，虛懷求教時，既不談寒暄，也不用客套：一切無關痛癢的閒言閒語，都一言未及。他知來自天主的耶穌，同他講的當無非是天主的事情，是以他所期待着耶穌解決的，也只是人生永遠的問題：此生何期？此世何望？人靈如何得救？得救有何條件？這也是後世人人咸宜急切求解決的人生重要問題。

再生的新生命

我真實實地告訴你，人非再生，不能見天主國。耶穌

蘇關頭第一句，就給尼各德莫宣示了人生世上唯一最後目的之所在，及其最高使命的深義。

一見天主國：一卽是人生唯一最後的目的。我們處世勞勞碌碌，無非是為將來得一見天主國。一

天主乃真光，真理，真道，及無窮福樂的淵源。

我們所願的，也無非是能有一日享受真光，享受真理，並永永享受福樂。

天主教教義，就在使我們如何達到這最後目的。但現在的人生，同了這最後目的，因着原本諸罪的帶累，已是背道而馳。我們自己的肉身偏情，又同這最後目的相徑庭；是以我們要復得這最後目的，我們須要一個新的生命，並須要有能賦給我們以這個新生命的救主。

尼各德莫驟聽了耶穌的話，覺得他的道理，同了當時全國人民的思想，以及對於默西亞的希望，相差遠甚，於是遑遑若失，快快不快的說：「人老了，如何能再生呢？豈能再入母腹，而又生一次的嗎？」

耶穌聽了他的反駁，也不氣惱，依舊很慈祥地給他解釋新教的計劃，以及新教裏救靈的方法。

水的洗與神的洗

「我真真實實的告訴你，人非從水及聖神再生，不能入天主國，從肉生的是肉，從神生的是神，我給你說的：你們必須再生，你不要怪異。」

要配得上天國，我們一定須有一個新的生命。使我們同這個新生命溝

通的便是「水」與「神。」換言之，就是借着可見的外物，來表示不可見的超性功效。

水能淨垢去污，就用以象徵聖洗聖事能給人靈淨垢去污，這污點，便是原罪；洗去了原罪，同時就獲得了新生命。

尼各德莫聽了耶穌的話，似乎信疑參半。耶穌明見他囁嚅吞吐的光景，便開導他說：「風任意往那裏刮，你聞其聲，但你却不知他從何處來，往何處去，凡從神生的也是如此。」

醉心現世物質，滿懷人間思想的學士們，要他悟澈超性界事，當然極感困難，但耶穌風的比喻，引用的何其美妙貼切。古學者蘇格拉底，也這般說過：「風，誰曾見了呢？來時，你果沒有看見，但你却看見了他吹的效果，覺得了他的存在。」

人固然沒有見過靈魂，更沒有見過靈魂上天主的聖寵；但從人的行事及其效果看來，就知道了靈魂與聖寵的存在。人見了神的行爲，但未能見神。

因了天主的聖教，全世界完全改變了，全部世界史，橫陳在我人目前，證明着這動態。但誰都沒有見過聖教會內，掀動改變人心的聖神。

說服了老經師

尼各德莫向耶穌說：「此事怎能成就呢？」

耶穌回答說：「你是義撒厄爾人民的老師，而你不明白這事嗎？」

耶穌言語裏，雖婉轉薄責，却依舊指示訣竅，解釋疑惑。「你是義撒厄爾的老師，你也不明白這事嗎？」言外就是說：在古經上，已給你不少的講解，你既身為經師，怎能茫然無知？」

如德亞人以爲得救的唯一條件：該是亞巴郎的子孫。這種偏見，深入人心，耶穌後來還要嚴加申斥。這裏在攻擊這層異端之先，先下了一個原則，說：「凡由肉生的總是肉，由神生的才是神。」

「我真真實實的告訴你，我們知道的，我們纔說：我們見過的，我們才作証，而你們偏不領受我們所証的。我給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還不信；若給你們說天上的事，你們更如何能信呢？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外，誰都

沒有升過天。梅瑟在曠野怎樣舉起蛇來，人子也將同樣的被舉起來，爲叫一總信他的人免了喪亡，而得常生。

從耶穌同尼各德莫的談話裏，我們可見耶穌的傳教講道，何等的慈祥，懇摯，婉轉。他先把聽道者狹小的偏意私見，鏟除盡淨，而後再給以寬大，確切，清晰的真理，諄諄善勸，務使聽者心順意服。尼各德莫，當時就給耶穌完全說服了。是以三年之後，他不看法利叟同人的情面，不惜最高裁判所的顧忌，率領衆人，在他私園，埋葬耶穌，證明了耶穌的無辜。

這番夜談，誠給尼各德莫啓示了不少超性的要理。

作証。一我真真實實給你定斷說：我們知道的我們才說，我們見過的我們才

具着人類最高真理的經書；更不因他是一部美的宗教詩集；或是倫理學的

集成。但却因他還是超性的啓示，天主的聖訓，是不能舛錯不能改變的真理的滙集。是我們處世救靈，不能撼動的根基。

耶穌不只是個天才，不只是偉大的思想家，不只是無比的哲學家；他教給我們的，不只是假設的意見，或什麼有趣的空談，他告訴我們的，是他所知所見而給我們作証的真理。

他原能使我們的信仰，建樹在靈蹟上。尼各德莫也因着耶穌所顯的靈蹟而欽佩信服。他知道人而非從天主來的，不能行耶穌所行的事。但耶穌却願引他更上一層樓，放眼超性界，給他一賞天主降生爲人的妙理。

「天主這樣愛了世人，至於把他惟一子捨給他們，爲叫一衆信他的人，免於死亡而得常生。」

許多聖經學家的意見，從這一節聖經起，不再是耶穌同尼各德莫的談話，而實是若望聖史一時的感想。

一天主這樣愛了世人，至於把他唯一子捨給他們，爲叫一總信他的人，免了喪亡而得常生，因爲天主打發他的子，到世界來，不是爲審判世人，却是爲叫世人因着他得以自救。信他的人不受審判；不信的，已經被審判了，因爲他不信天主唯一子的名。光明來到世界，但因他們自己的行爲不善，人們不愛光明，偏愛黑暗，這就是他們的罪案。」

「因爲凡人作惡，必厭惡光明，怕自己的行爲受責斥，不肯就近光明。但遵行真理的，來就光明，爲顯明他的行爲，是因天主作的。」六十一二三，一

若望這一段傷心的感想，是一篇天主預簡人靈道理的草案。後世異端者，若路得祿，加爾文，楊塞尼等，說伯多祿茹答斯的被赦被罰，其權悉操於天主。這裏聖史若望，却鄭重聲明：人的得救與否，其權却操在己手。就是或就近光明；或遠離天主。或接受真理；或拒絕天主的呼召。這些都由自己作主的。

耶穌率徒受洗

燭光燈影下，我們既聽了耶穌向尼各德莫鄭重地申明

領洗的重要。今見耶穌躬自實行付洗，我們便不覺其詫異了。

若望記載：「過了這事以後，耶穌同他的門徒，到了姑達地面，在那里同他們住下，施行洗禮。」

由若望經第四章第二節裏，我們見得這洗禮，並非耶穌親自施行。惟在耶穌出命之後，由門徒們施行。付洗時，當然耶穌亦授以規定的經文，大概那時不用天主三位的聖名，只因耶穌的聖名而付洗。

這一次傳教，工作的地點與時期，學者們各執一說，我們估定，地點當是若爾當河畔，大概是廿六年四月間，在耶穌受若翰付洗的地方。

學者們爭執最烈的，不是時地，而還是這次洗禮的性質。有的說這次門徒們施行的實是「用水及聖神」付洗的，所以就是我們現在的聖洗聖事。是以前去原罪，邀主寵，發生聖事的效驗的；有的却說：這次門徒的付洗，是與若翰所行的洗禮相同，只是悔罪補贖的表示，故並無聖事的實效的。聖奧斯定等執前說，聖金口若望，聖教宗良第一等執後說。

主張這付洗非聖洗聖事，而只是悔改的表示者，以爲聖洗聖事，能去原罪，邀主寵的唯一原因，就是主耶穌的苦難。

至於根據耶穌尙未受難釘死的理由，倒並不是什麼定理。因爲聖母既可因着他聖子未來的救贖功勞而免於原罪；何以宗徒們付洗不可因着耶穌未來的救贖功勞而邀原罪之赦呢？我人受洗前，固因信仰耶穌救贖功勞而得救，則當時人何嘗不可因信耶穌自比於梅瑟銅蛇的話，而就作爲信德？

若翰讚揚耶穌

耶穌開始傳教後的授洗禮，又給若翰以讚揚耶穌的好機會。

二八年的四月裏，誠心的如德亞人，精神上有了兩個吸引力，而奔走雙方。耶穌這時已開始他的傳教工作，他的門徒們也給人付洗；而若翰呢，也依舊繼續講悔過及行贖罪的洗禮。是以人們，一方面還不斷的奔向若翰，聽道受洗；但一方面，却也前來聽耶穌的宣講，而受洗於他的門徒們。

若翰見民衆奔走雙方，不知道從，乃突然變換了他常駐的地點，移向加里肋北邊沙里地，到愛儂河畔付洗去了。但若爾當畔與愛儂河濱，常不斷流通音信。好奇的人們，便是他倆中的奔走者。大概有人聽了耶穌再生的道理，就背後評論。對於若翰也不滿起來，因為若翰從沒有這樣講過。若翰的門徒聽了人們非議老師，便走上若翰身邊，忿忿地說：「從前同你在若爾當河邊，你給他作証的那個人，現在也施行洗禮，衆人都歸向他去了！」

在他們的言語中，充滿了憂憤的口吻。假如若翰不是聖人，不是胸懷寬大的人，也許聽了這些煽動的話，會發生不滿。但若翰既無好名務高的妄念，更無收買人心的野心。他聽了門徒們的憤語，反而覺得這又是傳揚並作証耶穌的良好機會。便回答他們說：「如非從天上賜給人，人本不能有什麼？我不是基多，但是奉命給他做前驅者，我已說過，你們自己就是見証，娶新婦的才是新郎，到底新郎的朋友，站在那裏，聽他說話，聽見新郎的聲音，就很喜樂，這正是我的喜樂已經滿足了。他該發達，我該消沉！」

假如人要找真謙遜的表樣，若翰就是一個。且看他的說話裏，不單質樸誠實，而且虛懷若谷。

在古經中，往往把天主同世人親近的事，用人間的結婚來表示。但若翰說的新郎，在他口氣裏，却還有更親密更愛好的意義。耶穌是聖教會的淨配，聖保祿曾把這句道理發揮了婚配聖事的道理。耶穌又是各人靈魂的淨配，古今一衆修成的人，却喜用這個親暱的稱呼，而這個稱呼的引用，實自若翰始。

若翰人格的偉大，志氣的高尚，心靈的純潔，這裏已足証實，下面的事實，便是他在社會上服務精神的表示。

耶穌退加里肋

耶穌在茹達的傳教工作，大概只有一個月之後，就給若翰被捕下獄，以及被殺的惡消息，從中打斷了。

關於若翰由黑落德之命而被捕下獄，以及耶穌退回加里肋二事，三聖

史的記載，彼此互相啗合。而於耶穌在茹達省傳教的一回事，他們却沒有提及。他們的紀載，耶穌回加里肋，是直接在若爾當河畔付洗之後，或直接在曠野得勝魔誘之後，他們記載的原文如下：

「耶穌聞見若翰被捕，就退到加里肋去。」一 寶，肆，十二。

「若翰被付之後，耶穌就到加里肋去。」一 谷，壹，十四。

「耶穌因聖神的德能，回了加里肋。」一 加，肆，十四。

若望的記載，初看時，却有些不同。他說：

「耶穌既知道法利叟人，聽見說他收的門徒，授的洗，比若翰還多，其實

不是耶穌授洗，是他的門徒授洗，他就離了茹達，又往加里肋去。」一 望，肆，一—三。

這裏是若望與前三聖史許多耐人尋味的暗合之一。

細讀瑪竇瑪爾谷所記，他們說若翰「被付」。聖經上說：「被付」就是被人暗算負責的意思，耶穌被茹答斯負責，聖經上也說是「被付」。大概若翰的周圍，也有茹答斯一般的人。這一個不知名的茹答斯，一定也是由於法

：利：叟們的收買利用，作了這樁喪盡天良的事。：法：利：叟們不但後來盡力的攻擊耶蘇，就是現在，當他在若爾當河畔授洗時，因了若翰的讚揚，他們已大起了疑心。

若翰被錮下獄 三聖史，給我們留了若翰被禁錮的詳細情形，他們說：知著，先自退回了加里肋。：法：利：叟勢力範圍之內，是以耶穌得到了這些風聲，就見微

「黑落德打發人來逮捕若翰鎖押監中，因為他娶了他兄弟斐理伯的妻子黑落弟亞，而若翰却對他說：『你不可占有你的弟婦。』黑落弟亞就設計陷害若翰，到底不得手。因為黑落德知道若翰是義人，是聖人，就敬畏他，保護他，聽他的話，雖則他游移不定，却是喜歡聽他。」

聖瑪竇還聲明說，黑落德還怕民衆，因為在民衆看來，若翰是一個大先知。

聖路加的記載，別無歧異，只是証實了二聖史所說的。

黑落德與黑落弟亞

這個黑落德，不是那個殘殺諸聖嬰孩的大黑落德，

而是大黑落得第四妻瑪達濟亞所生的兒子。他同茹達王黑落德亞格老是胞弟兄，他受羅瑪敕封爲加里肋侯，他的名字叫做盎底巴。

這些被封的小侯王，除了替羅瑪人爲虎作倀，魚肉如德亞人民外，他們一味驕奢淫佚，窮侈作樂。風紀二字，蕩焉無存。

黑落德盎底巴分得他父王大黑落德的土地，雖則不像他那麼暴戾殘虐；但淫蕩浪漫，一如他的父親。他的異母弟斐理伯，流落異國，他便把他的妻子，佔爲己有。雙飛雙宿，儼然夫婦。這個女人就是黑落弟亞，她是一個風流浪漫，高傲愛虛榮的婦人，她常抱着戴后冠的野心，見着自己丈夫，既無一官半爵，而又終年遊蕩，作客他鄉，她心中自是不滿，於是賣弄騷姿，不久便誘惑了大伯盎底巴，並且宣佈了與斐理伯離婚，帶了她同斐理伯所生的女兒莎樂梅，跨進了盎底巴的內宮。

如德亞人民，見這有婦之夫，娶彼有夫之婦，當然蔑視三分。但只敢竊竊

私議，若翰保弟斯大却挺身出來，公然嚴加斥責。他是先知，是民衆的喉舌，是風紀的維護者，是王公大人們的監察員。

盎底巴的精神上，心理上，比了他父親大黑落德似更接近如德亞人。是以他對於若翰的直諫，也有些畏懼，因為他知道若翰是民衆信仰的先知，可以號召人民，揭竿起義的。大概是黑落弟亞的迷人手腕，過於靈活，毒心自有慧眼，她深知法利叟們，正忌恨若翰，所以只要買通他們，報復自有巧道。若翰現又在黑落德管轄的境內，假如加以煽惑民衆的罪名，便可把他逮捕入獄。計劃既定，便按步進行，固然不久，若翰被幽禁到馬該龍獄裏去了。按馬該龍是死海東岸的一個山堡炮壘，山壁峻削，險阻天成。

至於民衆的來歸耶穌，在黑落弟亞心中，到並不那麼着急。因為耶穌的宣講，並不直接攻擊她的醜行，她只此已足。至論其他宣傳，其他教義，她都無暇顧及。

若翰雖在牢內，黑落德對他卻還存着一點敬畏之心，也許黑落德也向

他探問新先知耶穌的傳教情況，以及人心背向等等光景。自然若翰應對問，措辭謹慎，不使黑王對於耶穌有什麼猜忌。這一點，耶穌知道得很明白。只是法利叟們的居心叵測，另外他新收的門徒裏，也有不良份子混入。若翰既因着自己人的負責而被付，耶穌當然也有被門徒負責的可能。這很使耶穌不安於姑達省，何況他的傳教事業，正在着手進行，豈可創業伊始，貿然自投羅網。

這便是三聖史所闕如，而由聖史若望補足，而使我们更明瞭之處。

若翰使命的結束

若翰的傳教生活，從此宣告結束，過後，我們所述的，是他的死，他榮光的致命。目下他宣道已畢，他前驅的使命也就此完成了。

他辦前驅的事業，時期非常之短，只有六七個月的工作，即廿七年十月到廿八年五月。在這短短的時期內，他却善盡了上主給他的職務。他的使命就是預備主的道路，報告默西亞的蒞臨，親手給基多授洗禮，並給救世者供給第一批門徒，使他們在民衆以及世世人民前作見證。

若翰又是古教新教的交替人，他是古教內最後最大的先知。他有古先知的遺風：保護上主權利，不畏世上威勢。剛毅不屈，抱着大無畏精神，但他也是新教中慈祥和善，扶助弱小，傳揚耶穌博愛精神的大宣講師。

第四章

撒瑪里婦

望，肆·四一四二·

(廿八年五月)

撒瑪里省一瞥

耶穌井畔休息

請你給我水啜

耶穌勸人妙法

耶穌自認基多

西加婦的同鄉

耶穌自有糧食

莊田已經發白

耶穌同西加人

在耶穌回加里肋的歸程中，聖若望給我們留了一篇令文藝家讚嘆，令萬世人動心的文字：就是耶穌同了撒瑪里婦人的談話。

這段若望經初念時，未免令人捉摸不定，但細味之後，却又同其他三聖史的記述，天衣無縫地脗合。

若望記載着說：

「他該經過撒瑪里省。」

爲何耶穌該經過撒瑪里省呢？他豈不可緣着來時的路線，沿若爾當河西岸，走向底伯里亞湖回去的嗎？道途既康莊，出進又安穩。但時遷境異，耶穌當日，倘沿若爾當河岸回去，那就該經過愛儂地方，若翰就在那裏被捕的，路上也許還是滿佈羅阱，危機四伏着呢。耶穌爲避免蹈覆轍計，所以決意打撒瑪里省走。何況此番耶穌還別有存心，別有用意呢？

撒瑪里省 撒瑪里省在若爾當河東岸，介乎姑達與加里肋二省之間，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林巒起伏蔓延連綿的額發拉蔭山，就在那裏。

撒瑪里人民，曾被擄到亞西里亞；放歸後，已是血統混雜，有純義撒厄爾人，也有武力侵入的外方人。大概亞西里亞人侵入後，就帶了他們的偶像，佔據了那地方。但義撒厄爾人民的文化勢力，無形中却也征服了那些外教人。偶像的朝拜，漸歸淘汰。於是撒瑪里省，一變而爲全國敬拜真神之地。

但在正派的如德亞人看來，他們事奉天主的敬禮，已非嫡傳。從被擄到巴皮隆回來之後，如德亞人竟以撒瑪里人爲非我族類。並拒絕他們到日路

撒冷聖殿朝拜天主。於是兩省人民隔膜日深，彼此藐視，彼此仇恨。撒瑪里人尤其積怨入骨，當如德亞人路過他們的地方時，他們常來阻撓攪擾，以洩宿恨。當耶穌同了他的門徒們路過這裏時，自也不免遭到了同樣的待遇。

撒瑪里人民所尊奉的聖經，又只是梅瑟的五典，是以在宗教信理上，也發生了許多紛歧。

既然被如德亞人拒絕，不能到日路撒冷聖殿朝拜天主，他們就在西加附近加里齊山上築起聖殿來。但耶穌降生時，這聖殿已在百年前被如德亞人拆毀了。所以他們已沒有祭獻，也沒有祭司。他們間的宗教聯繫，只靠一些祖傳的信仰。對於默西亞的來臨，更是模糊不明，他們只知道默西亞，終該從他們義撒厄爾民族中出來就是。

耶穌井畔休息

耶穌既說該打撒瑪里走，他就得經過西加城，該地正近古聖祖雅各伯分給其子若瑟的田畝，那邊有個雅各伯古井。耶穌因着道途的勞頓，就靠住這口井邊坐下，稍事休息。門徒們都進城購買食品去了。

耶穌的取道撒瑪里省，也許是受該省的許多先聖遺迹所吸引。那裏既是古聖祖的聖地，當然充滿着歷史的陳迹：那邊亞巴郎曾立祭壇，祭過耶和華；稍遠是雅各伯曾枕石露宿，夢見天梯處；這裏是該聖祖親自挖的井；那邊是聖祖傳給若瑟的田畝；彼處是自埃及運回的若瑟遺骸的墓地；過去是額發拉蔭襲承的祖產。

這些史蹟，古經歷歷載明，而如德亞人因仇視撒瑪里人，似乎把這些事蹟也忽焉忘了。但耶穌却珍視這些古聖遺蹟，是以預先選了這地，施行了改變人心的大靈蹟。他初意或未必就要在撒瑪里省宣傳福音，只是願意隨路撒播些福音的種子，替宗徒門減少將來傳教的障礙。可是他此番路過，却得到了意外的收穫。

一時正六下左右——按我們的時刻計算是近午——有一個撒瑪里婦人前來汲水。

她一見一個外方人，獨坐在井欄上，已覺得詫異；當她認明這外方人是

一個如德亞人時，她便想抽身回去。

但耶穌却要拯救這個靈魂，就給她認識自己的機會，就請她做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善牧遇見亡羊，心中自是愉快，於是設法要把牠引歸本棧。動人的談話，於焉開始，可惜聖史未曾給這個婦人留存芳名，只歷代相傳，稱她為撒瑪里婦人罷了。

請你給我水嗑

耶穌給她說：「給我水嗑吧！」

撒瑪里婦人，就給耶穌說：「你既是如德亞人，怎麼向我這撒瑪里婦人要水嗑呢？」

在這句反問裏，充滿着敵意與不信任，沒有一句客氣話，更沒有半點肯給水的表示。幸而婦人沒有抽身就走，雙方總算是在開始交談了。於是耶穌利用婦女們好奇的心理，用高尚的言語，慘然的口氣，警醒這個放蕩的婦人說：

「你若知道天主的恩典，又知道給你說：『給我水嗑』的是誰，你必定先求了他，他也就給了你活水。」

經這又神妙又動人的一喚，這個已死的靈魂，蠕蠕地回醒了。語氣也變了，敵意也消沉了，只是還有些不信任，於是帶諷帶笑地問道：

「主！你沒有汲水的傢伙，井又深，（當時約有三十公尺深，目下經重築後有二十三公尺深）從那裏有那活水呢？難道你比了我們的祖宗雅各伯還大嗎？他給我們留下這口井，他自己並他的兒子，以及他的牲口，都喝過這井裏的水。」

婦女愛好虛榮是天然，看這外方人，談吐高尙，態度尊嚴，她也彬彬有禮，開口便也稱他爲「主」起來了。但她也不甘示弱，於是她搬出老祖宗雅各伯的牌子來，言外似說：「你別小看我，我也是聖祖的後裔，你終大不過我們的聖祖來。」

耶穌看着孺子可教，便繼續說：

「誰喝這水的，免不了要渴，但誰喝了我給他的水，便不會再渴了，但我給人的水，在他（心裏）成一泉源，湧流不止，至於常生。」

福哉此婦，她最先得聞耶穌這層妙理，啟示了他原是個不是人間世的超人。

耶穌勸人妙法

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耶穌傳道引人回頭的方法。

這方法，是在用平庸，通俗，可覺的事物上，即景生情的引人入勝，轉登到高於自然的超性界上。上回尼各德莫的夜間來訪，耶穌就用晚風來講了聖神。此番從婦人井邊的汲水，就從物質的清泉，談到超性界常生的聖寵活水。耶穌知道人類薄弱的明悟，要明瞭超性事理，須先靠有形可覺的物質為引進。他引用簷間瓦雀，田間野花，園裏葡萄，山中羣羊等等，應時即物，來陪襯他所宣講的道理。

這種象徵法，耶穌不單以之宣講聖道，而且還用來建立一切聖事。

耶穌自認基多

談話間，耶穌已準備給這婦人，作一個顯明而又至大的

啓示。

按如德亞拉彼們，同婦人們談話，在旁邊沒有他人時，是不准談宗教的，所以耶穌說：

「你去，叫了你的丈夫，也到這裏。」

婦人突然不安，靦腆地說：「我沒有丈夫。」

耶穌說：「你說你沒有丈夫，說的很對。因為你有過五個丈夫，現在你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這，你到是說的實話。」

耶穌說時，鄭重莊嚴裏，仍不脫憐憫的口吻，似獄吏判案，又似慈父訓子；這可憐的罪婦，自知在地方上，原是穢德彰聞的一個。但，這個地方上從未見過的路頭客，如何竟能把她的往事現狀，瞭如指掌的說了出來的呢？其中定有靈異，於是就向耶穌說：

「師傅！我看出來了，你是位先知。」

她具有女性特有的敏捷，她覺得這種羞人事，聽任這個外方人直講下

去，終不是道理。於是馬上打斷話柄，轉變話路，用着誠摯受教的心，手指着加里齊山，掀起了兩民族間爭執的大問題，問道：「我們的先人，在這山上敬拜天主，你們如德亞人，却說日路撒冷才是應當朝拜天主的地方：」

耶穌看她忸怩機警地迴避了自己的弱點，也不加追擊，只是更形和藹的解決了她的新問題。

「婦人，你該信我，時候要到，將來你們拜父，不在這山上，也不在日路撒冷。你們朝拜，你們不知道的，我們朝拜我們所知道的，因為救贖之恩是出在如德亞人中——但時間到了，就是現在，真正拜父的，要用精神誠意拜他，因為父要人拜他，是要這樣的人。天主是神，所以拜他的，也必須用精神誠意拜他。」

女人覺得這外方人的話，頭頭是道，充滿着權威，充滿着高越的思想。她不再堅執她祖傳的論調，她自覺說服，於是至誠地說：

「我知道默西亞，就是所說的基多要來，趕他來了，一切事理，都將給我

們說明。她說明時，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這個偉大的外方人，要求他一個回答。耶穌看着這婦人的赤誠，惻然心動，便也至誠地向她說：「現在同你說話的我，就是。」

西加婦的同鄉 這婦人，行爲放蕩，心地却還正直，自己才一回頭，便想到勸化鄰人。她當時欣喜若狂，以致把她汲水的瓦罐都丟下不管，急急地趕回城內，一路上，把她所得的佳音，逢人就講，她雖並無克服一切聽她者的野心，但却要拉全數同鄉，來到基多處，教他們見識見識，這個剎那間，曾把她內心完全改變的外方人。

「她逢人就喚道：『你們來看看，有一個把我向來所行的一切的事，都說了，莫非他就是基多？』」

她的叫喊，好似一個公開的告解：「他把我所行的一切都說出了。」她自覺做了許多不端事；當然，這個外方人從未目覩過，然而他竟完全說出了。他一定是有超性的認識，她明知他已不僅是一個先知，而且比了先知還大。

她願意人們自去考察，她就用疑問的口氣說：「莫非他就是基多？」

她說時，情緒這般急切，聲調又這般誠懇，態度又這般認真，以致轟動了西加全城。他們覺得城外定發生了事變，定值得前去一看，於是他們就出城，向耶穌那裏走來。

耶穌自有糧食

正當耶穌給撒瑪里婦人，啟示他真實的使命，並教她知道他就是義撒厄爾久待的默西亞時，宗徒們，正從城中買了食物回來。他們看見耶穌，正同着一個撒瑪里婦人談話，他們便暗中驚訝，因為拉彼們私下是不能和婦女談道論教的。但沒有人敢問：「你要什麼？」或說：「你為什麼同她講話。」

「他們只紛紛請耶穌說：『先生，喫罷！』」

耶穌對他們說：『我已喫了，你們所不知的一種糧食。』」

門徒們便彼此問道：『莫非有人已送東西給他吃了嗎？』」

耶穌給他們說：『我的糧食，就是遵行打發我來者的意思，並完成他的

工程。』

這句話，是聖經上耶穌給門徒說話中最美妙的一句，十足地表示了耶穌性格的偉大。他別無他念，只有奉行他天主聖父的聖意，只着眼於打發他來世者的意志。這裏他又即景生情，借題發揮，從肉身的糧食上，引起靈魂的糧食來，他說：『我的糧食，就是遵行打發我來者的意思。』這是他降生來世的首要工作，其餘一切，都在其次。他在曠野曾對魔鬼說：『人生活不只靠着餅，乃是靠天主的一切（聖）言。』也無非是這層意思。

他眼見此婦悔改，中心欣然。看他的語氣裏，實充滿着快樂的情感。

莊田已經發白

耶穌接着說：『你們不是說：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嗎？我却給你們說，你們舉目觀看，那莊田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

宗徒們說：『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這句話，如果真是再要四個月才收割，那麼同了聖經記載的時日，就要互相矛盾了。

那時應該是正月底或二月初；『四月南風大麥黃，』這種情景，那時決

不會有的。因為聖經的記耶穌到日路撒冷過瞻禮，已是廿八年的巴斯卦瞻禮了。

假如定要泥定聖經字面而說：「四月之後才能收割，」那耶穌的話不但時季上矛盾，就是同自己方才說的話，也不合了。他說：「你們舉目觀看，那莊田已經發白，可以收割了。」那麼當時定已是麥浪翻風的時期，假如當時田裏只是青青如草的麥秧，則耶穌何能向宗徒們說：「你們舉目看那莊田已經發白了」呢？

所以當時至少已是五月初旬，正是「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的時候。因為耶穌過了巴斯卦，同了尼各德莫談話之後，在姑達省講道，遣宗徒們付洗等等者，一個月。後來聞到若翰被捕，耶穌才借道撒瑪里退回加里肋。

爲此一般聖經學者都說這「四月之後才收割」是一句地方上的成語，指的是農夫們於播種時開始工作之後，於四個月後才能休息。四個月，是田裏工作的時期，工作之後才有收割。

「耶穌又說：『收割的領受工價，積蓄糧食爲常生，好教耕的和收割的一同喜樂。在這事，俗語說的是：那個種，這個割。我打發你們收割的，是你們沒有勞過力的。別人勞了力，你們享受別人的勞苦。』」

這裏耶穌又借有形的事物，來談無形的道理。從麥的收割，說到靈魂的收穫。要門徒們在傳教工作上，不要偷懶，如同那些才播種的農夫們說：『橫豎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現在姑且歇歇好了。但轉瞬間收穫的時候到了，薰風一吹，烈日一曝，田隴上已覆滿了淺黃銀白的麥穗。』

晴天一碧，萬里無雲，麥的原野裏，這時已映着許多白衣女郎，她們聽了那婦人的呼喊，趕出城來看個究竟的。

耶穌同西加人 「因着那婦人作證的話，說：『他把我向來所行的事都給我說對了。』那城裏有許多撒瑪里人也信了耶穌。」

撒瑪里婦人，無片刻餘暇，逢人卽說那回事，宣傳了她的信光。昨日罪婦，今日宗徒。這便是耶穌西加乞水化人的奇蹟。

「那些撒瑪里人已來到耶穌跟前，就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就在他們那裏住了兩天。因着耶穌的話，信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們給那婦人說：『如今我們信，可不是因為聽了你的話，是因為我們親自也聽見了，知道他真是救世者。』」

「耳聞不如目覩。」他們不再需要那婦人的見證了。但她却常自誇耀，因為是她引了他們到耶穌跟前。她雖則以前的行爲，不無可責；但現在，她却做了天主手中的利器。

經師尼各德莫，以及這個不知名的撒瑪里罪婦，同是耶穌改變人心的大勝利。

第五章

加納重顯靈蹟

望，肆，四六—五四。

故鄉佈道施訓

路，肆，一四—二三。

(廿八年五月)

耶穌重到加納

某官爲子求治

隔地愈病奇蹟

故鄉佈道施訓

會堂之與聖經

在會堂內宣講

在納匝肋會堂

依撒意的預言

故鄉人的態度

耶穌重到加納

一過了兩天，耶穌從那裏出來，爲到加里肋去。

耶穌原可徑回納匝肋，使鄰里親朋，望見他今日的地位，已非往年困阨閭里時可比。然他却先到加納。此去大概是由於自願，或許也由於納大那新

婚夫婦的邀請。總之，在他到加納之前，已有許多民衆接待歡迎，因為在那裏，耶穌確已聲名大振了。

若望記載說：「耶穌既到了加里肋，加里肋人就接待他，這因他們趕瞻禮去，見耶穌在日路撒冷瞻禮日所行的那一切事。耶穌又到了加里肋的加納，就是他從前變水爲酒的地方。」

當然，加納的人民，聞到耶穌到來，定是駢肩累迹熱烈地歡迎，表示他們敬愛耶穌的心意。納大那夫婦，當然格外殷勤，以盡師生之禮，地主之誼。

耶穌此番到加納，又顯了一個靈蹟，從此不特聲名益振，而且在地方上，還占有了勢力。

某官爲子求治

若望繼續記載說：「在那裏，有一個官員，他的兒子在葛法翁病了。他聽說耶穌從加納到了加里肋，就來見耶穌，求他去治好他的兒子，因為他的兒子病重要死。」

這個官員，當是黑落德王手下的一個大員，在地方上占有大勢力，他大

約是如德亞人。他早已風聞這多行靈異的耶穌，在茹達省施行靈蹟的事。今日知道他回鄉，便不辭辛苦，兼程趕來，懇求施恩。

從葛法翁到加納，約有三十公哩，過了加里肋湖岸，還當經過許多不平的山坡。

他滿心焦急，帶了許多僕從，離開了家庭，捨下了那將死的兒子，趕着崎嶇的山道，他希望耶穌，能屈尊遷就，到葛法翁去治好他的兒子。他却沒有想到耶穌，竟能兩地相隔的救了他兒子。大概他當日，還預備了牲口，請耶穌騎着趕去哩。

隔地愈病奇蹟

看這個官員的行動，却還有些踟躕不進的狀態，他沒有知道耶穌的德能，是不受任何條件牽制的。

當然，耶穌是先見了他這種心思，便薄責他說：「除非你見了奇蹟異事，你是不信的呵。」

經了耶穌這般一問，這個可憐的父親，替他將死的兒子，更形着急了，於

是他一再懇求說：

「主呀！趁我的小兒還沒有死，請下去吧！」

耶穌給他說：「你且回去！你的兒子活了！」

耶穌的話，這般的斬釘截鐵，這個官員聽了，也就放了心。爲使他的牲口以及僕從們略事休息起見，他便規定了明日一早再動身回去。

「當他並不疑惑回去時，路上遇見他的僕人，來稟告他說：『你的兒子活了。』他就問他們什麼時候起頭好的？他們說：『昨天七點鐘（午後一下）熱度退了，』於是他自己及他闔家都信了耶穌。」

這個聖蹟，實是耶穌在加里肋傳教時的幫助，因爲法利叟們，不單深恨若翰；他們曾利用了黑落德的猜忌，而把若翰監禁下獄。他們對於耶穌也抱着同樣的毒心。後來，他們在耶穌的言行裏，尋事挑釁，巧設陷阱的種種，便是明証。可是他們在加里肋不敢如同陷害若翰一般的再去利用黑落德，因爲深知在這個小朝廷上，有個赫赫大員，以及他的全家，都是信從耶穌的人，於

是他們投鼠忌器，不敢發動，而耶穌也便得在加里肋宣道無阻了。

故鄉佈道施訓

聖路加總括當時耶穌在本省的傳教生活說：「耶穌回

到加里肋，他的名聲，在那裏傳遍了，他在他們的會堂裏講道，大受衆人的稱揚。」一 肆，十四
一 十五

耶穌這般每逢三巴罷工日，就上會堂講道。但我們不能根據了聖經原文，便泥定耶穌在會堂之外，不再講道勸人。耶穌平日，當然也在鄰近鄉村裏周遊宣講，只是每逢三巴日，便在葛法翁，納匝肋，及其他聖經所指的城村中的會堂內，講經佈道。大概自廿八年的五月初起到十月止。這個時期，我們可稱之爲一故鄉佈道一時期。

現在姑且假定是廿八年的初夏，耶穌正上會堂講道。

會堂之與聖經

如德亞的會堂，不僅消磨了耶穌隱居生活的餘時，並佔據了他傳教生活的大部，即在耶穌復活升天之後，宗徒們還有一個很長的

時期，在會堂行了宗教禮儀。就是現在聖教會行的禮節裏，還留着許多古教會堂內的陳跡。

我們知道祭獻的大禮，是在日路撒冷聖殿，而不在其他會堂內舉行的。然而會堂是聯繫如德亞國各鄉村各人民宗教思想的鎖鏈，是各處城村的宗教核心。每逢三巴罷工日，人們便會集在那裏，追憶聖祖先賢，期待祖國救主。

我們的聖堂，乃天主的宮殿；會堂却是聖經的書室。聖經是藏在會堂中最尊地位，假如我們一進會堂，我們的視線，便會注意到那置有椅桌的高台，並台後用帳幔掩遮着的書櫥。

這櫥便是珍藏經卷之所，桌子便用以展放經卷的，椅子便是為講解經卷者坐的。

為一個如德亞人，聖經便是他的一切：是民族史，是宗教篇，是信條的根據，是祈禱的經本，是民族希望的所歸，是民族文字之集成，是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的全書；因之而戰勝異族，因之而與國定邦；總之聖經，是如德亞人民的一切。

在會堂內宣講

耶穌在會堂內講道，當然也按着歷代相傳的禮規。會堂內三巴日集合的常例，大概是：唱聖咏，念聖經，及按着所念聖經的篇段，加以詮解，或就題發揮，宣講道理。聖教會彌撒內信經之前，却完全襲用了這一些禮節，只是會堂內所行的一切禮節，並非由司祭或副祭們舉行的。司祭副祭們，只輪流在日路撒冷聖殿內行祭禮。會堂內，則由民衆共舉一個堂長，被舉的往往是有人名望，有財勢，有學問的人。他便是會堂內行宗教儀式時的主席，他有選擇當念某段聖經，及聘請講解聖經者之權。他住宿在會堂內，他手下有一個傭人幫忙，行禮日會集時，堂長往往邀請來賓，或路過的經生學士們講道。後來宗徒們也這般做過。

那天是三巴罷工日，耶穌按例入會堂，堂長便邀請耶穌發言。因爲在場的民衆，都願傾聽耶穌的道理。耶穌就把方才人們念過的一段聖經，加以詮

解。耶穌此番詮解的那一段古經，聖史們都沒有說，只是瑪爾谷聖史，扼要總括的記載着耶穌那天的話，說：「年限已滿，天主的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應當信福音。」聖瑪竇也簡括地記載着說：「那時候，耶穌起頭傳教說：『你們該悔改，因為天國已近了。』」

看這二位聖史的記載，是總結耶穌這一次的宣道。聖瑪爾谷記載的，是耶穌給民衆們，講先知們預言的天國，已是來臨，待候默西亞的日子已成過去。意即是說他們不必再等候，他們所期待的人，現在正在他們目前，天主國已跟着他而來臨了。這天主國，不是人間的，或是什麼國際的，這國是超自然的，天主的。這國之中，天主是唯一的君王統帥。最後耶穌結論說：「天主國已臨近了，你們應當悔改，聽福音。」這個福音就是：天主已廣施仁慈，準備赦罪，而由其聖子拯救普世，改造人心，創立新教。

在納匝肋會堂 聖史路加給我們記載，當日耶穌在納匝肋會堂內講道的光景，很是細微詳盡。他說：「耶穌來到納匝肋，就是他長大成人的地方。罷

工日，按着他素常所行的，進了會堂。」

「按着他素常行的——這一句，可說是按着他幼時熱心的習慣，每逢三：巴罷工日，到會堂聚會；或是說，按他傳教時的習慣，每逢罷工日，常進會堂宣講聖道，二層意思都可解釋。」

耶穌離開故鄉已是五月了，此番回來，雖沒有一少小離鄉老大回」的情景，然而五月闕別，一旦歸來，在一個小小的鄉村內，已足以引起親友們的奔走騰集了。

試想當日村上的小木匠，今日已是加里肋的大先知。當然，罷工日他——進會堂，鄰里鄉黨，都急於要聽聽他的口才。於是不待會堂堂長之請，大家便公推他上台講道。聖瑪竇聖瑪爾谷二位聖史，對於這事都付闕如，大概當時門徒們都沒有跟從，只有聖母在場的緣故。

按會堂規例，男女是不雜坐的。我們可以想見，當聖母眼看着耶穌安步走上講台時，她慈心裏的欣慰，真是難能描寫。

依撒意的預言

這次耶穌在故鄉會堂中的演講，給聖母以深刻的印像，是以講的題材，講的字句，聖母都完全記得。

當下，會堂裏的僕人，從經架上取下經卷，安放在書桌上，聖路加記着說：

「有人把先知依撒意的書遞給他，他展開書，遇着一處，載着說：

「主的神，在我身上，他以聖油傅我，打發我來傳福音於貧窮人：報給

被擄者以釋放，瞽目者以明見，被押者以自由，並傳示主的大救之年，報

功之日。」

這一段聖經，是在依撒意先知書的末部分，這位大先知，曾在耶穌降生

前七百年，給義撒厄爾人民這般預言了：默西亞的來臨。

「耶穌念完了這一段，把經一捲，還給執事人，就坐下。會堂內的衆人，都

注目看着他，於是耶穌起頭向他們說：「你們才聽見的這經言，今日已應驗

了：」——聖路加用這句簡要的字句，總括了耶穌傳教初期時常用的結論。

聖瑪爾谷也這般寫過，「今日已應驗了，」就是說「時候已到了，」你們同

你們列祖列宗所期待盼望的，目下已是實現了。

同鄉人的態度

當下耶穌定是把這段聖經，詮解詳盡，而且借題發揮的淋漓盡致，以致路加寫說：「衆人聽完了他的道理，都稱揚他，驚訝他口裏說出話來好聽。」他們心想，這個毛頭小木匠，沒有讀過多大書，我們看他五月前離家外出的，這會子何以竟說了一口大道理，於是私下交頭接耳，議論着說：「難道這不是若瑟的兒子嗎？」

然而人情變遷，倏忽無常，他們驚訝誇讚耶穌的心思，突然間已變成毒恨與敵意，理由是因為耶穌所講的福音，所傳的默西亞，是反乎衆人所期待的。怎的，這個小木匠，胆敢誇異立奇，相反衆人？

故鄉納匝肋如此，他處也何嘗不如此。民衆因誤解默西亞，便誤解了耶穌全部的福音，於是天主預定的計劃，同了他們牢不可破的成見，永是枘鑿不相納了。

第六章

僑居葛法翁

費，肆，一三一—二五。

加理肋湖濱

路，伍，一一—二。

(廿八年五月底)

僑居葛法翁

加里肋一營

罷工日施訓

片言驅邪魔

西滿的岳母

忙碌的晚上

耶穌的祈禱

到別處去吧

坐船訓民衆

捕魚的奇蹟

從此爲漁人

假如納匝肋人民，知道他們的同鄉耶穌竟是伊誰，他們定將深悔自己的冒失：因着一時惑於錯謬的成見，擯棄了不能舛錯的至理。

大旱望雨水，見了雲霓，也已狂喜。如德亞人的渴望，默西亞，不亞於大旱之望雲霓。按理，有人來給他們詳解先知書，當得歡迎。但他們心中頑固狹小的觀念，中人已深，況這位新先知的言論，同了他們的期望，又是截然兩途，於是更覺格格不能入耳了。納匝肋人民，又看着這位在他們中長大的先知，不肯屈留本鄉，偏決意外遊，坐使本地風光，增輝他鄉。這一點，也使他們對於他，覺得非常之不滿。

僑居葛法翁

底伯里亞湖畔的葛法翁城，便是耶穌常駐的第二故鄉。聖瑪竇稱葛法翁城是耶穌的一本城；一在那城裏，耶穌有他的寓所，聖瑪爾谷稱爲「他的家」；一城裏的地方官，也向他征收賦稅。這也可證明耶穌正式是葛法翁城裏的居民，耶穌往往在出外傳教之後，也回到葛法翁城休息。

耶穌的僑居葛法翁城，實因是那城在行政上地理上的便利，何況他還有他更高尚的理由：就是遵行他聖父的意旨。

聖史瑪竇這樣記載說：「耶穌既離了納匝肋城，便往海邊葛法翁去居

住。這地方是在匝布隆及厄弗大令的邊界。這是爲應驗先知依撒意的話說：「匝布隆與厄弗大令地，皆海路；在若爾當彼岸，爲外教人的加里肋。那些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見了大光，這光出來，光照那些坐在死影地面的人。」

四聖史中只有瑪竇聖史引証這段古經，因爲瑪竇寫聖經時，第一個對象，是如德亞人。是以他凡能引據古經的地方，終不輕易放過。

這裏引証的古經，同了下面耶穌到了葛法翁城，第一個罷工日進會堂時念的依撒意聖經，又是前後映照。

這裏耶穌也可一如在納匝肋會堂內，同樣的向民衆說：「在你們耳邊才聽見的經言，今天已應驗了。」

總之，無論如何，耶穌居留葛法翁城，惟一的目的，是在承行天主聖父的意旨。因爲他來世唯一的任務，就是不久以前，也在撒瑪里井邊會說的：「我的飲食，就是奉行遣我者的意旨。」

按地理上講，葛法翁也是一個宣講福音的好中心。

加里肋一瞥

加里肋是在巴勒斯坦的北區，土地肥沃，風景宜人。耶穌在世時，該處居民衆多，地方繁榮。一到春天，園中玫瑰桃杏，爭妍鬥艷的怒放著，真是個春光明媚，風景佳麗的處所。地方人民又忍苦耐勞，直爽勇敢，只是怕拘束，愛自由。該省東臨大湖，凌波萬頃，浩浩蕩蕩，橫無際涯，地方人民稱之謂加里肋海，或底伯里亞湖，有時也叫做日納撒肋湖。湖西北的一帶平原，叢花雜樹，蔚然深秀，湖身長約二十公里，最闊處爲九公里半，狀似南北裏掛着的一串葡萄。三面環山，峰巒起伏，而東岸尤多峻岩；湖中波光帆影，與黯淡遠山，掩映成畫。湖西城市棋佈，要道交集，大瑪斯至日路撒冷，及大瑪斯至潑刀來瑪意斯的大道，亦在那裏交叉着。

底伯里城便在湖西；稍北有瑪達拉城，即瑪利亞瑪達肋納的故鄉，其城因聖女之名而永垂不朽。湖北岸即葛法翁城，爲當時水陸交通，萬商雲集的商埠。屋舍比鱗，有稅關，有砲壘，惟現今已是荒煙零落，只存破牆斷垣，磚堆瓦礫而已。

當時，加里肋雖說五方雜處，人口混淆，但遺傳的宗教信仰，却十分的牢固。福音經的所以在那裏撒播第一批種子者，也多半是這個緣故。又自從耶穌療愈了那黑落德的大員的兒子之後，福音的宣傳，暫時又得到了一個極大的幫助，又因地點適中，交通便利，行人往來如織，所以耶穌所講的道理，所行的聖蹟，又得到了盛大的宣傳。不單傳遍加里肋省，而且還四佈到巴勒斯坦全地呢。

何況，若翰所留給耶穌的第一批門徒，又都是湖畔的漁夫，底伯里亞湖，便是他們的烟波水鄉。伯多祿，安德肋，雅各伯，若望，又都是葛法翁附近的伯撒意達地方人，他們居住在葛法翁城，當然是最方便沒有了。外加伯多祿的妻小岳母等，又都住在葛法翁城裏的。

這一切，都是使耶穌往來居留於葛法翁的理由。

朝日先照最高峯，福音的光，來光照葛法翁城，這是一個何等可羨的幸運呀！只可惜葛法翁人心裏，林壑深邃，偏不接受光明，「光明照黑暗，黑暗一

點也不識光明，「他到自己的本鄉，自己的人却不收留他。」葛法翁殊不明了救世主給與他的榮幸——竟漠然辜負了。

罷工日施訓

廿八年五月底的一個罷工日上，耶穌在葛法翁講道的詳細情形，三聖史給我們保存了不少，我們因之可以窺見那天的詳細情形。

那天，會堂內會集的時候到了，急於要聽耶穌講道的人們，先已進了會堂，耶穌也隨後進來了。

會堂的構造，大概是這樣：一扇寬大的門，引你進到一座大廳，廳中的兩行柱子，把大廳劃分為三。廳的左右有樓，乃婦女們聽講之處，會堂的情形，完全像目下我們的鄉間小堂，沒有平頂，屋頂一切大料椽條等，完全裸露可見。廳的大小，南北約廿五公尺長，十八公尺闊，堂身可容一千二百人，連了楹樓，大約可容一千八百人。

廳的正中一行深處，有一級平台，是專為會堂的董事們的。再進廳底，有經廚，廚中珍藏着聖經，廚前有講台講椅等。

上面聖馬竇解釋耶穌擇居葛法翁時，所引用的一段依撒意先知書，正是耶穌那天念的經。當衆人凝神傾聽耶穌時，耶穌定也向他們說：『時候已到，天國近了，你們做補贖吧！』

三聖史又不謀而合，給我們保留了，當時聽衆們對於耶穌講道的印象。說：『衆人都驚奇他的道理，因為他教訓他們，如同有權柄的，不像經師們一般。』谷，壹，二三。

從未有，如同耶穌這般講道過。他既非由學校或什麼經院出身，也不引據古今名人的論調，但他解釋古經，既着實，又清晰，並無半句吞吐猶豫，不像其他經師們的講解聖經時，一味某人說這般，某人說那般的，自己却一無主張。只知道背誦前人濫調，拾取前人牙慧。

耶穌講道，表示他是上主的特權使者。我們試披閱聖經，看耶穌講解古經的字句，何等坦白，清晰，着實，不但解釋，而且還補述古經的不足。

當然那些聽衆，一聽耶穌這般講道，個個覺得聞所未聞，覺得他真是一

鳴驚人。

片言驅邪魔

但令聽衆更爲驚訝的，還是當日在耶穌講完古經之後，所發生的一回奇事。

聖瑪爾谷記載：「當時會堂裏有一個邪魔附體的人，他喊叫說：『納匝肋的耶穌，我同你有什麼干涉呢？你來除滅我們麼？我知道你是誰，你是天主所聖的。』耶穌責斥他說：『不要說話！並從這人身上出去吧！』邪魔就用力搖動那人，大叫一聲，從他身上出去了。」聖路加述此事說：「邪魔並沒傷了那人。」衆人都驚訝的彼此相問說：『這是什麼新道理呢？連邪魔他也有權柄命他們，而他們也竟聽從他。』

他的名聲就傳遍了加里肋各地。」

愈伯多祿岳母

上面的聖蹟，聖史瑪爾谷之所以能述得這般詳盡細到，是因爲當日他的老師伯多祿也正在場，另外當天耶穌治愈了他岳母的病，這更使伯多祿得到深切的印象，聖瑪爾谷記載：當日「他們從會堂裏出

來，就同雅各伯若望，上了西滿及安德肋的家裏去。西滿的岳母，在床上正患寒熱，就有人把這事給耶穌提起，耶穌就進前拿住她的手，拉她起來，寒熱立刻退了，她就起來招待服事他們。一谷，壹，二九—三一。

忙碌的晚上

西山日落，長庚在天，可是爲耶穌，這一天還沒有完結呢。夜飯後，突然有許多人齊集在伯多祿家門口，因爲三巴罷工已過，人們儘可齊走攏來，一來爲好奇地看看耶穌，二則也是爲求他祝福並療治城中的病人。

聖瑪爾谷繼續記載說：一到了晚上，日沒以後，有人把一總患病的，負魔的，都給耶穌送來，闔城的人都集在門前了，耶穌治好許多患各樣疾病的人。也驅逐了許多魔鬼，他不許魔鬼說話，因爲魔鬼認識他是誰。

大約那天耶穌簡直忙碌到了夜半，滿天星斗下，滿野蛙聲裏，伯多祿的家門口，還是人影幢幢，人聲喧嚷哩。

人們把闔城的病人以及附魔的，都送到耶穌跟前來，而耶穌只一言之微，便使這些可憐人，解除桎梏，脫離苦海。

西滿伯多祿看着這些奇事，就在他家發生，尤其這個行異的先知，這個若翰稱爲「除免世罪羔羊」的耶穌，竟屑肯在葛法翁城，在他鄙陋的家中，常住作客，以致門庭若市，夜半未散，這真是使他蓬壁生輝，門楣增光。他怎能不因之自豪呢？

耶穌的祈禱 一（翌日）天未亮之前，耶穌早已起來，出去到曠野裏，在那裏行祈禱。

這是多麼動人的一個記載，在民衆擁擠歡呼，魔鬼屈服公認其爲天主子的翌晨，他却蹣跚地獨自潛往曠野，收斂心神，向主祈禱。

伯多祿一早起來，不見了他的上賓，當然大吃一驚，失聲叫喊，合家的親友，大概昨夜就寢太晚，此時睡夢正濃，但都被這個不幸的消息喚醒了，於是上下不安，合家掛心，彼此商量，務必找他回來。

伯多祿天性爽急，想到就要做到，他這時別無他念，惟有一心追尋耶穌，早早找他回來。於是一西滿同他的夥伴，就跑去找他。——他們一夥人，在晨光

熹微之下，踏着朝露，按着耶穌的踪跡，到曠野去搜尋。

這些誠實的鄉愚，雖則還沒有知道耶穌是天主，但已是全心信仰他，依賴他，承認他是個救主。可是現在這個救星，在他們中不見了，滿懷的熱切希望，頓時間發生了恐怖。

終於，他們找到了耶穌，這相見的一刹那頃，耶穌的心中，當然也充滿了快慰。聖史路加，簡要地記載當時的情形說：一衆人就尋找他，及來到耶穌那裏，就強留他，使他不要再離開他們。——路，肆，四二

人們就把耶穌團團圍住；一時你請我邀，滿谷騰歡，聖史瑪爾谷記說當時伯多祿怨慕的話向耶穌說：「衆人都在找尋你呢！」——谷，壹，三七。

耶穌聽了這種至誠愛戴的話，當也不覺莞爾。

他們這般誠懇地挽留，伯多祿更是顯得情懇詞摯；但耶穌的去留究竟如何？我們且看下面耶穌的答覆罷！

「到別處去吧！」

歷代教友的生活，可總說一句，是在把人的私情修正

改變，成爲基多的意念。但，人們往往把俗眼看來好的，強耶穌來就合，例如對於社會國家，對於生命財產等等，總希望天主按着他們私願的執行。這豈非是強天主來就合人嗎？雖則肉眼看來，所願的事，並非不好，但天主的意旨同了人的計劃，往往並不一致，且看耶穌此番竟堅決的拒絕了伯多祿及其親友的挽留。雖則事實並非不好，動機也出于好心，言詞也誠懇；但當時耶穌却回答來人說：

「我們到別處去吧！到鄰近的城鎮村莊去爲的在那裏也講道理；因爲我是爲這事而出來的。」

聖路加也用不同的字句，記載同樣的回答說：

「還有別的城，我也該給他們傳天主國的福音，因爲我是爲這件事而被打發來的。」

按聖瑪爾谷記着的話看來，耶穌當時的請人作伴他往，並非是請衆人，大概只請那些代表衆人說話的宗徒們。

他們的請求完全遭到了拒絕，他們出城找尋耶穌，無非是要請他回去，但相見之後，耶穌却反而召他的門徒，及他的同鄉們，離開葛法翁而到他鄉去傳教。

伯多祿生性直爽，胸懷寬闊，對於這個號召，未必不肯應徵。可是他也有他的本願，當他跟了耶穌離開老家伯撒意達時，原想「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的，從此常住岳母家，長年撒網鳴榔，過着水天生涯；一方面，也打算便把打來的蝦蟹魚鱉，換些黃粟白酒，來供給耶穌。

但耶穌的號召，超越一切，伯多祿一時何能明了？是以非別一個靈蹟，不能開其茅塞而打動他的心。

之後，瑪爾谷就把這事告一段落說：「於是耶穌走遍加里肋，在他們的會堂裏，講道理，驅魔鬼。」

上面說過，這個光榮忙碌的休息日，是在廿八年的五月底。下面我們復見耶穌同宗徒們在一起時，已是在六月中旬左右了。中間相隔的幾個三巴

日，大概耶穌無人作伴，獨自上會堂講道，是以聖史們，一無記述留給我人。當時宗徒們請耶穌回城；耶穌則請宗徒們下鄉傳教，但當宗徒們實施傳教工作時，已是廿八年花黃葉紅的八九月之間了。

坐船訓民眾

耶穌曾經勸伯多祿及其同伴們，和自己到別處去傳教，但伯多祿當時大概沒有澈底了解這些話，或許他已因着生活的關係，同了若望及雅各伯的父親載伯德，有了其他的約定。所以當時，他就又回到山崖水灣，過着他下鉤撒網的日常工作了。

但耶穌於加里肋一度傳教之後，竟親自走向底伯里亞湖邊，到伯多祿等捕漁的場所來了。那邊正是一個湖濱淺平的沙灘。當衆人一見他是耶穌時，立刻人們又把他團團圍住，要聽他的道理。在湖濱一個淺平的天光水影裏，原停着兩艘漁船，一艘是伯多祿的，另一艘是他的同伴載伯德的。

耶穌就走上西滿伯多祿的船，叫他撥開船頭，離岸稍遠，就坐在船上教訓衆人。

海灣裏，四顧廓然：碧水蒼天，湖光滿眼，微風來時，輕波粼粼，漁舟猶夷，好一幅清平氣象。沙灘上坐滿了鄉魯的人羣，般梢上坐着慈善的耶穌，用着溫良的聲音，簡單的言語，給這些人講着天國的奧理。

耶穌的道理，句句叩動了這些拙樸人們的心弦。當時伯多祿見這個被人敬愛崇拜的老師，竟跨上他的小船，覺得無上榮幸。但，一方面也在重要被召傳教，焦思着如何調濟天主的召，以及身家生命的需要，於是他靈肉之間，正起了爭鬥。

捕魚的奇蹟

耶穌講完了，就給西滿說：『撐船上深處去，下網拿魚！』西滿回答說：『先生，我們已終夜勞苦，沒有拿住什麼魚。』

加里肋的魚網，很是長大，大概有百公尺長，撒網時，船須同時走着。故下網至少須有四個人合作，網下好後，船復搖回原處。漁夫便把槳擲亂拍亂敲，把魚嚇進網去。

月黑夜深，是打魚最好的時候，白日撒網，是沒有好成績的。這次黑夜猶

一無所獲，白天倒會有希望嗎？但這是血肉的見解。聖寵的神光感動了伯多祿。他對耶穌說：「如今我奉你的命，我再下網。」他們一撒下網去，就拿住許多魚，網眼幾乎破裂，就做手勢，叫在別船上的夥伴來相幫，那夥伴來了，把魚裝滿了兩船，船幾乎要沉下去。

惟愛好打漁的，才能了解此番伯多祿的快活，試想終夜辛苦，一無所獲；現今，一舉手之勞，突然一錦鱗潑刺滿網魚，一這光景，誠令人喜極欲狂。

但當時伯多祿見了這個奇蹟，心中反而忐忑不安，因為他深知這個奇蹟，實在是叫他改變其烟波生活，與湖海作別。於是顛顛地跪伏在耶穌膝前，懇求着說：「主，請離開我，因為我是罪人。」

若爾當河畔的天聲，加納的變水為酒，葛法翁的愈病驅魔，以及他岳母的病痊，：這種種都是在使伯多祿信服，捨棄一切，隨從耶穌。

但捨棄一切，談何容易？何況他直覺上似乎也隱隱覺得自己一個拙樸的漁夫，將成爲另一世界的柱石。想到這裏能不誠惶恐懼？

從此爲漁人。伯多祿這話，實是深感自己微小無能，出於心坎的呼聲。試想一個崇高不可景仰者，現今竟願同一個粗魯的漁夫，契爲密友。驟聆之下，能不令人受寵若驚？想到將來不能勝任的職位，更是忐忑不安。這個捕魚奇蹟，又是觸景生情，當下這種恐懼心，不僅西滿伯多祿如此，他的其餘夥伴，也莫不人具此心。路加說：

「西滿和同他在一齊的人，因爲拿住了那些魚，都驚惶的很，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及若望也是這樣，他們是西滿的夥伴。」此外雖然聖經上沒有明文，想來安德肋當時定也在場。

「於是耶穌給西滿說：『不要害怕，從今以後，你就要漁人了。』」耶穌這個捕魚奇蹟一如其他靈蹟，有其特別的理由，這靈蹟也有與情景啗合的目的。

伯多祿的漁船，從此將成爲人類的救生船，他的漁網，將成爲真理的網，而捕漁人靈，並引之進入天國福港。

初世紀的教友們，在墓碑上都刻有魚像，作爲他們信仰基多的記號。耶穌從此改變宗徒們的漁業，漁魚的漁夫，改爲漁人的漁夫了。且自居其首，使他們不再猶豫而畏縮不前。

於是一宗徒們就把船拉上岸來，拋下一切所有的，跟着耶穌去了。一

第七章

愈癩瘋 谷，壹，四〇—四五。

起癱瘓 谷，貳，一一—一二。

召瑪竇 谷，貳，一三一—三二。

(二八年五六月之交)

如德亞的癩瘋	耶穌愈癩瘋者	躑躅不忘律法
屋頂放下麻子	你的罪寬赦了	拿着榻回去吧
布彼加諾瑪竇	聚餐瑪竇家中	舊籩不裝新酒

耶穌按他預定的方案，開始宣道於葛法翁四郊。癩瘋者的痊愈，便是此番佈道的先聲，雖三聖史對於此事各有記載，而筆錄伯多祿回憶的瑪爾谷，

却記得更爲詳細動人。我們姑把他所記的作爲經緯，再採取其餘二聖史記述的作爲補綴。

「有一個長癩瘋病的人，來到耶穌跟前，跪下求他說：『你若願意，就能潔淨我。』耶穌憐惜他，就伸手撫摸他，給他說：『我願意的，你就潔淨吧！』立刻那人的癩退去，身上就潔淨了。」

這個病，像癩，唐爬到耶穌跟前的可憐虫，他的骯髒，人們一見，已够作嘔，何況他還是長着一身癩瘋。按如德亞國，因天乾地燥，多一種皮膚病，似癩非癩，似疥非疥，痂疤斑斑，痛癢難熬。人們渾稱爲「癩瘋病」，以示厭惡。實則未必是真的癩瘋。可是這番在耶穌跟前曲膝求憐的病者，實是一種真正老牌的癩瘋病。

按路加聖史的記載，說：「他是渾身長癩的人。」是以他的癩瘡，不單患在肢節骨節，而且已是蔓延全身，這癩病也不只是一種皮膚病，而且還是一種被細菌侵剝各機能的惡疾。患者鳩形鵠面，瘡痂陣陣，皮膚脫落，紛紛若麩

皮。眼皮浮腫，鼻流黃液，喉管失音，指甲剝落，渾身又濃水淋漓，肢節攣攣；是以患癩者，雖尙稱爲生人，實乃行尸走肉，其痛苦，自不待言。

患癩瘋的，肉體上既受到難說難描的痛苦，而精神上又遭到極不公平的待遇，因爲社會上，都認患癩瘋爲縱慾不潔的顯罰。是以這種人，不准進會堂，入公共場所，與常人交際往來。因此癩者的肉體和精神，都好似浸入了漫漫的長夜。

在梅瑟的勒味記上，載有：「一身上長着大癩瘋的，他要衣服撕破，也要蓬頭散髮，蒙着上唇，喊叫說：不淨呀！不淨呀！癩瘋在他身上時，他永是不潔淨的，是以他該獨居營帳之外。」

耶穌愈癩瘋者 耶穌見了這個可憐人，來到他跟前，喊苦求救，他慈心大動，惻然生憐，按聖瑪爾谷的記載，尙有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事情。

這個患癩瘋者，竟忘了當與人隔離的規條，不但走近耶穌，還因之而闖入城裏，衝進入羣。

聖路加給我們說：「耶穌在一個城裏，有個渾身長着癩瘋的人來了。『觀其不怕人厭惡，不怕人責罵，不顧一切，惟願求見耶穌的神情，定是深信耶穌全能，無病不愈；又深信耶穌的仁慈，無病不治；他信德之堅，望德之切，實值得我們注意的。但值得我們更密切注意的，還是耶穌。』」

耶穌一見這患癩瘋的，原可爲自衛計，據律斥退他。亦可正言訓責他，因爲耶穌深知法利叟經生等正在四面監察着他呢。他原厭惡不潔的，即使存心要療治他，那麼一言之微，也已足夠；但瑪爾谷記載說：「耶穌伸手撫摸了他。——我們看來，這種不需要的接觸，耶穌真何必多此一舉？但這裏，耶穌要給後世人們以愛德的善表，教後人勿因人言訕笑而不爲，勿因本性厭惡而拒絕，聖五傷方濟各親口吮唾病人濃疽的超人行爲，以及其他許多聖人聖女們愛德上的壯烈舉動，聖經裏，耶穌已給他們開了端倪。這不需要的接觸，便給了後世行愛德的人們以勇敢。」

耶穌手摸着癩瘋者，同時說：「我願意的，你潔淨吧！」立刻癩瘋退了。試

看這又是多大的權威。

耶穌就這樣廢去了梅瑟的法律嗎？不，耶穌正要教訓民衆重視古律呢。
靈蹟不忘律法 法律係常例，而破例的聖蹟，原不受法律的拘束。但耶穌

顯示聖蹟，並非是爲破除梅瑟的律法，但却是爲改良並補充他的不足。

聖瑪爾谷說：「耶穌立刻打發他走，切切的囑咐他：『因爲按梅瑟法律，凡患癩瘋的痊愈後，該得司祭們公然承認，才得恢復公權。』」耶穌切切的囑咐他，向他說：「你小心，誰也不要告訴開去，但去叫司祭看一下，爲你病好的緣故，你該獻梅瑟所定的禮物，爲給他們一個憑據。」

耶穌這般的細細叮嚀，是在叫他在滿法律手續之前，勿躡入人羣，逢人便宣傳他病的痊愈。

但在這種情景之下，教他守口如瓶，實屬難能。試想多年癩病，一旦霍然，他的舌關，如何禁得住內心的快樂？是以聖經上說：「那人一出去，還是多說話，把這事到處傳揚開了，以致耶穌不能顯然進城，只得姑留在城郊之外，但

人們，還是從各處幹來親近他。——

這個病人，對於耶穌命他去滿法律的禮規，定是奉行唯勤，馬上實踐。他內心的快樂與感激，自無可言，另外對於他的恩人，當然要到處傳揚仁風。耶穌觀他這種善意的宣傳，雖是違反他的再三叮嚀，但他的情意還可嘉，故也不去苛責了。

屋頂放下癱子

要證明耶穌即是人民期待的默西亞第一須符合先知的預言，並有靈蹟來作憑証。下面的一個靈蹟，便是耶穌證明自己是默西亞的憑証之一。三聖史也不謀而合的把這靈蹟全部記了出來。

聖瑪爾谷記載：「過了幾天，耶穌又進了葛法翁城，人們聽見說他在家裏，就聚來了許多人。」

這個家，當是伯多祿的家，而不是瑪竇聖史的家，因為那時瑪竇宗徒還沒有被召呢。這個家，當就是伯多祿岳母的屋子。

一來了許多人，至於門口外也容不開了，耶穌就向他們講道理。

人們這般擁擠，不單屋內，即屋外空場上，也黑壓壓地站滿了人。按路加

聖史所說：其中一有從加里肋各鄉來的，也有從茹達日路撒冷來的；也有

法利叟法律學士，也在那裏坐着聽；一小小的屋內外，四面八方，上下三等

的人都來了，那得不擁擠？只是法利叟等的坐着旁聽，決非好意；他們決不為

虛心受教而來，只是要在耶穌的言論行動裏，找尋過失。雖則他與他們之間，

尙未有顯明的裂痕，但是他們險毒的陰謀，却已早在醞釀中發醉了。

當人們寂然無聲，靜聽耶穌講道時。突然間，人聲喊喳，人頭攢動，人們又

起了手，仰起了臉，看着指着泥土正在剝落的屋頂。

按如德亞人，營造房屋，屋頂平坦，由泥土蘆柴相和而成。屋頂上可行走，

可設席，可納涼坐臥，可做演講壇，一如現代建築的屋頂平臺，伯多祿的房屋，

當然不能例外。

當時屋頂已拆去了一角，天光照射裏，只見上面站着四個人，正拉繩放

索把一個臥在病榻上的癱子，漸漸向耶穌站立的所在，垂垂放下。

「你的罪寬赦了！」

病榻着地時，人們又寂然無聲，四週空氣頓時十分

緊張嚴肅，人們又團緊的密不通風，大家屏息靜氣地凝候着耶穌的舉動，靜待着耶穌顯個大靈蹟。當然旁聽者法利叟們吹毛求疵，尋釁挑戰的敵意，耶穌也很明白。但爲證明他方才講的真道，耶穌依舊坦然率然，不驕慢，不迴避，沉着應付，嚴陣以待。耶穌也不像他們的一味鬼鬼祟祟，暗放冷箭者可比。他願以光明大方的態度，表示他至高無上的神權。雖然那時耶穌也並非孤軍無援，四面楚歌者，在法利叟蛇蝎心腸的對面，尙有一般良善誠樸的民衆們的擁護與愛戴。

然使耶穌更是惻然感動的，還是那病人的可憐態度，他一到耶穌面前，他自覺漸愧心疚，並極願脫離他的神形困苦。按着天主救人罪的公律，痛悔原是不可少的條件。大概當時那癱子一到耶穌跟前，他受了天主聖寵的感動，他悔罪之心，油然而生，是以耶穌很慈祥地對他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人叢中，又起了噓嗑的耳語，大概人們聽了耶穌赦罪的話，都感到不滿，似乎都在私議着說：我們都希望見個靈蹟，罪的赦不赦，和我們有什麼相干？但耶穌，却要教人們知道，默西亞來世，其第一任務不在使幾個癱瘓的起立，死亡者復活，而是在寬赦人罪，使罪人同天主重新和好。為教他周圍的羣衆，另外他的敵人們知道他任務的先後，以及人的身靈孰輕孰重，他在這裏，給了他們一個切實的教訓。

「拿着榻回去吧」

聖瑪爾谷記載說：「有幾個經師，在那裏坐着，心裏

議論說：『這個人怎麼這樣說話呢？他這是在說褻瀆話，除了一個天主，誰能赦罪？』耶穌憑着自己的明智，立刻知道他們心裏想的這話，就給他們說：『為什麼你們心裏這樣議論，給一個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是說：你起來！拿了你的榻行走。那一樣更容易呢？』如今為叫你們知道，人子在世有赦罪之權。』就給癱子說：『我命你起來，拿着你的榻，回家去！』那癱子立刻就起來了，且又拿起榻來，在衆人面前出去。於是衆人莫不驚訝，歸光榮於天主，說：『我們

從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耶穌這種應付，可說是單刀直入，誠令敵人望風披靡。經生們竭其才學，起來同耶穌爲難，但忘却了聖蹟的簡單原理，就是聖蹟來自天主，人祇因天主的德能，而行靈蹟。那麼既然天主能授人以行靈蹟的權能，何以反不能授人以赦罪的權柄呢？何況行聖蹟，赦人罪，二者原可並行不悖，又同樣都是天主的工程，更有什麼褻聖之處呢？默西亞的使命是純無形的。肉身病的療治，無非就是療治靈魂的表示，這裏耶穌二者同行，無非是爲證明他是默西亞，兼有天主賜予的特權，使人類同天主重新言歸於好。

布彼加諾瑪寶

下面的紀叙，使我們追憶那幅動人的召徒圖。這些門徒們，便是將來世界文化的先鋒隊，永遠生命的播種者，在異邦人中宣傳福音，至於天涯地角。

耶穌到如今已選定了四個合作的人，天主從無有中化成了天地，此番

又用了無才無能的人傳揚了聖教，看耶穌爲宣傳他的福音，不選名門貴顯，不選文人學士，更不選公子哥兒，而只在同鄉中選了那些粗魯率野，出身微賤，未受教育的漁夫們。他曾對他們說：「你們從此將成爲漁人的漁夫。」他們就棄捨一切隨從了他，受教聽訓，觀察靈異，給傳教作長時期的準備。

現在耶穌將召一個新的宗徒，加入這個漁人的團體。

這次召徒，更形着眼，因爲這次被召的，不只是一個粗野的漁夫，而還是一個被人輕視的布彼加諾。

布彼加諾一字，可譯作公差或公役，這裏指的是那些納費捐來的卡稅吏目，按羅馬帝國幅員廣大，徵稅繁複。征者惟艱，受征者更痛苦。

布彼加諾在羅馬帝國本部，大概由騎士們充任，征收的是牧場稅，田賦稅，出口進口稅等等，名目已繁，征收亦重，其對於征服國，更征得苛重，以示上國威勢。如德亞國人民，更因着宗教及民族思想的關係，不單恨稅吏如蛇蝎，即稅吏們手下的助手，以及一切吃關稅飯的，也都恨得如肉中刺，眼中釘。

事實上，瑪寶並非是一個純粹的布彼加諾。如德亞，只係羅瑪保護的半屬國，加里肋省既由黑落德、盜底巴王管轄，那省的稅收，也全歸他作主。

葛法翁係加里肋的首城，在那裏有許多卡子，征收雜稅，葛法翁的地點，正又在黑落德與斐理伯二王管轄地的交界處。北達大瑪斯，西通海濱。

在這葛法翁卡子上的執事人中，有一個居心正直，熱心事主的如德亞人，叫做瑪寶而人們都叫他做勒味的。瑪爾谷路加二聖史就這般稱呼他，大約他們因着耶穌的召，尊敬稱他的緣故，所以不說他是布彼加諾；而瑪寶聖史自己，則自稱瑪寶，在叙十二宗徒姓名時，自己還直認不諱說：布彼加諾。瑪寶。瑪寶的愛用這名字，大概是因為耶穌也喜用的緣故。

對於這布彼加諾的過去史，我們所知的，直似鳳毛麟角。大概他在葛發翁會堂裏時常進出，是以每週休息日耶穌入會堂講道時，他必留神傾聽，他對於耶穌所講的一切，早已傾心佩服。是以早願附驥追隨，只是沒人介紹，不敢自薦罷了。所以今日一聽到耶穌召他，便毫無滯疑的馬上起來，跟隨

了他。

他跟了耶穌了。耿耿素懷，從此滿償。他第一個要求，就是請耶穌以後就把他的房屋爲家，並請耶穌卽日到他家中聚餐。

聚餐瑪竇家中

耶穌對於瑪竇的請，也卽卽欣然答允，卽偕門徒們連袂同往。可是此舉確驚動了大衆的注視，因爲耶穌這番不僅由布彼加諾們伴着同行，而且還入屋坐席，同席的人又盡是些衆人目爲罪人的布彼加諾。讀者注意，此處所謂罪人，並非定如我們所謂干犯聖誠，言行荒亂的人，這裏所謂的罪人，乃指那些不盡按古教規例，不斤斤於法利叟們所奉爲金科玉律的細關節目的人。

我們知道，耶穌這種我行我素的行動，早已惹起了法利叟們的毒恨與仇視。他們以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試想一個多行靈異的拉彼如何竟同那些罪人言談坐食，這些布彼加諾，既時同外教人共相往返，如何能不與之共流合污而同外教人一般骯髒。而今耶穌竟與之聯絡親近，能不令人憤然。

當時，法利叟們不敢直接進攻耶穌，只是私下向耶穌的門徒們襲擊說：「爲什麼，你們的師傅同稅吏及罪人們一起吃嗑呢？」他們的竊竊私語，以及徒們囁嚅不知所對的光景，耶穌早已察覺，就給他們說：「無病的人，用不着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因爲我來不是爲召義人，乃是爲召罪人。」

這宣言，何等慈悲，何等神聖！天主降世，原爲眷顧被棄的孩子。他來後，我們便不再是孤兒。天主父，打發他的聖子來，在罪人中作醫生，來召罪人，而不是召那些桀傲而自以爲清白的人們。

舊囊不裝新酒

瑪寶一席酒，引起了法利叟們的許多陳舊酸腐的問題。

法利叟們見到側面襲擊不利，乃索性改變方針，正面進攻。他們以爲這個耶穌，身爲拉彼，竟捨棄一切舊風習俗；既同罪人共飲食，又從沒有人見過他如同若翰門徒一般的守齋。他的生活，還不如一個平民，如何可稱爲聖？

這次進攻的方式，三聖史所記，各有異同。按聖路加記載的是：法利叟們

直接問耶穌以守齋之道。馬竇經載，此事是由若翰的門徒們轉問的；而聖瑪爾谷則僅簡括的說：「若翰的門徒及法利叟們常守大齋。他們來問耶穌說：『爲什麼若翰的門徒同法利叟們常守大齋，你的門徒不守呢？』但無論是法利叟們，或若翰的門徒們，或雙方同時俱來，總不脫有法利叟們在後台牽線聳動。」

若翰的門徒，大概都充滿着現世觀念，是以會有許多幼稚的爭執。前次他們已不滿於耶穌傳教的順利；現在，他們的老師，又囚在牢裏，既沒有人提醒指示，他們乃更是食而不化，拘泥呆板了。再加上法利叟們的慫恿，於是火上添油，貿貿然，前去責問，一洩宿氣。考這種狹促思想，原也是人情之常，何況他們原只是些鄉村愚民。

耶穌的答語，雖似幽默，確甚中節。耶穌向他們說：「新婚的朋友，當着新婚同他們在一起的時候，豈能守齋麼？幾時與新婚同在一起，他們不守齋，到底將來有一日，新婚被人劫去，那時才到了日期，他們要守齋了。」

耶穌這般話，是給我們解釋了守齋的眞意義，因爲守齋原只是一種外表的舉動，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千古一例，東西同道的，守齋一道，該當隨着人地時物而變遷就合。

耶穌的來，又是爲改良補足舊律，守齋一事，到了新教，更有他的方式與意義，與古教的自有不同。守齋從此將蒙取居喪之服，懺悔之號，或紀念耶穌之死，表示罪過之恨等等。

耶穌自行解釋他的答語說：「沒有人用新布補舊衣的，怕補上的新布扯裂了舊衣，破綻更大了。也無人裝新酒在舊皮囊裏的，怕新酒發酵，漲裂了舊囊，還損失了酒。」

耶穌授給門徒們的新道理，自然不配裝在法利叟們的舊皮囊內。新酒當放在新皮囊裏，那麼這些舊習慣，自然不配教耶穌的門徒去實踐了。

第八章

罷工問題

賈，拾貳，一〇二二；
谷，貳，二二八；
叁，一六六。

選擇宗徒

路，陸，二二一七。

(二八年六月)

法利叟的毒恨

禮日摘麥被控

耶穌為徒辯護

罷工日愈枯手

選擇十二宗徒

選徒前的祈禱

十二徒題名錄

宗徒們的任務

法利叟的毒恨

舊囊宿袋，明明是指着法利叟們。這輩拘泥迂腐的偽善，

直是燻人要嘔的臭皮囊。但他們聽了上面透入骨髓的譬喻，自然老羞成怒，

從此便同耶穌結了不解之怨，時時處處，監察着他的言行舉止，圖謀報復。或是尋題難他，或是冷眼看他，或是當面熱諷，或是背後冷笑，從此耶穌的一生，仇網密佈，危機四伏，他們虺蛇的毒絲，綑滿了他的前程。

這便是若望經前言上所說的：「光明來到黑暗，黑暗不受他照，他來到自己本家，本家的人不接受他。」

法利叟們報復的心，真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尋覓的機會一到，他們是決不肯輕易放過的。——廿八年六月中一個罷工日上，他們便以為尋到了報復的良機。

禮日摘麥被控

那日耶穌從麥黍離離的麥田裏經過，門徒們因着飢餓的逼迫，便一面走，一面摘取麥穗，聊充飢腸。

在加里肋，麥子是熟得很早的。在我國「青麥燕飛落落」時，底伯里亞湖畔，早已金穗累累，惟在亞丁高原近葛法翁城等處，則麥熟稍遲半月。

耶穌那時正走近離葛法翁不遠的加納城。

法利叟們的毒恨，既這樣的尖銳深刻，他們現今在耶穌的門徒身上，又尋出了一差半非，自然便要小題大做，紛起攻擊。

但這種沿畦摘穗，捏食麥粒，究竟是什麼罪名呢？讀者想來，這或者是毀壞田禾違犯公道的罪罷！然而這個罪名不能成立，因為梅瑟法律上明明載着：「當你踏進你鄰人的麥田時，你可手摘麥穗，但不可用鐮刀來收割。」

然而法利叟們竟能捕風捉影，加給宗徒們以異想天開的罪名。在他們看來，手摘麥穗，即是割麥收倉。法律上說：「你們每週六日工作，第七日上須休息，而把這天獻於天主；誰在這天上工作，便將罰他死。」而收割上倉，是絕對禁止的。宗徒們既犯了與收割上倉同等的罪，自是罪當處死。

按宗徒們那天所為，原不相反任何梅瑟的規定，即在彌血那註疏中舉出的三十九種工作上，也找不出宗徒們此番是犯的那一條。但是含沙射影的法利叟們，却能把別人眼裏的小草，看作樑木般大。法利叟們說：罷工日不准採菓，是以也不准爬樹，怕得無意中打落了菓子；不能拾取樹上掉下的菓

子，怕的是魚目混珠，犯了不守罷工的嫌疑；也不能食罷工日生的蛋，因為這一天，大自然都該安息，靜守罷工。

是以在法利叟們看來，宗徒們那天做的，簡直連犯了三四個彌天大罪：摘麥就是收割，掌磨即是打麥——吃搓碎的麥粉，便是罷工日舉火聚餐——咄！這還了得？於是他們忿忿地走向耶穌跟前來，責問道：「你看！為什麼罷工日，不許做的，他們却做了呢？」

這真是一箭雙鵰，宗徒們犯了誡命；做他們師傅的耶穌，竟這般容任，當然是罪加一等。

耶穌爲徒辯護

耶穌的回覆，直是一語破的。「一切人爲的法條，在緊急時，原無必守的名分。」性律上的種種約束，果然是無論何時何地，不能有所變更，至於人定的法律，原爲助人遵守性律，皆有因人而遷，因時而變的可能。耶穌說：「罷工是爲人立的，人却不是爲罷工而生的。」聖教會也有「聖事爲人而設，人非爲聖事而生」的格言。

按着這個原則，耶穌便引據聖經，向他們說：「你們沒有念過從前達味在危急時所做的事麼？他同跟隨的人餓了，怎樣他進了天主之宮——亞比亞大做大司祭的時候，——怎麼他取了供獻的餅喫了，又給了跟隨的人喫了呢？這餅本不是他及他的隨從們喫的，惟獨司祭才可以喫的。」

這史事是很有名的，達味被撒烏耳窮追時，達味餓了，他逃入聖殿，大司祭亞紀梅達把祭餅給他喫了。有人去報告撒烏耳王，王大怒，殺亞紀梅達及其全家。惟一子名亞比亞大的幸免漏網。達味為王後，即立亞比亞大為大司祭。從此達味亞比亞大二名相連，往往是暗指上面事情的縮寫。

耶穌又給他們說：「你們難道也沒有念過，法律上記載：罷工日，司祭在聖殿裏犯了罷工亦不為罪嗎？」

一罷工是為人而立的。一可見人為的法律，犯了有罪，是因為犯了法律。至於法律所禁所命的事，本無所謂罪與不罪，例如瞻禮六吃肉有罪，但吃肉一事，本無所謂罪與不罪；惟瞻禮六吃肉，是教律所禁止的，是以吃了有罪。至

於性律就不這樣，無論何如何時何地，人人應該遵守，犯之總是有罪，例如逆父母，咒罵父母等等。至於罷工日，罷奴役苦工，原則上固係性律，但實施上却是法律，是以不能不有例外，如德亞人泥守陳規，執而不化，於是畫蛇添足，吐絲自縛，真是何苦來？

耶穌要使人知道，他所說的並非如法利叟們的一知半解，拘泥死守的。可比，他所說的，實由他的權位而來，是以他說：「我今對你們說，在此有更大於聖殿者，人子，也是罷工日的主子。」

在如德亞人心目中，聖莫聖於聖殿，大莫大於罷工日。耶穌為明証他的地位，無異明明地說：「此地有更聖於聖殿，更大於罷工日者在。」這幾句話，便証明他有權赦人之罪，有權頒佈新法律，何況「法不加於至尊，」他既是罷工日的主子，他自有改變法律的權，他的守與不守，更是不成問題。

罷工日愈枯手

法利叟們，因着上面的一段紛爭，不得要領，於是捲土重來，提出更艱難的問題，使耶穌上他們的圈套。這便是下面療治枯手者的一

段史事。

上次紛爭後，轉瞬又到了罷工日子，耶穌按例進會堂，大概就是進了葛法翁城會堂。

座中有個枯手的人。聖路加說，是右手，人們一切工作，大概是靠右手，右手而乾枯，可說是等於廢人了。聖熱羅尼莫根據着可靠的傳說，道這個枯手人還是個工匠。當時他大概對耶穌說：「我是工匠，我是靠手工活命的，我求你，主呀！我求你療治我的手，使我以後不再要飯活命！」

會堂裏的首座，須得讓法利叟們坐，爲的表示他們高於一切，而且可以監視一切。假如上面的傳說，實是當日的情形，那麼這枯手人的請求，或者還是法利叟們鼓催的呢！聖瑪竇記載說：「坐在前列的法利叟們，當民衆之前，問耶穌說：『罷工日，不可給人治病呢？』」這般假仁假義的詢問，足証他們此番背後的鼓催，不是臆斷，而是事實。

耶穌以前說過：「假如你們明白『我來是要仁慈而不是祭獻』的話，

你們決不會判斷無辜的人。」

古教新教的異點，便在這裏：一是法治，一是德治。前者只孜孜於法，斤斤於律，律法上的片言隻字，不能通融變化，而有時還要變本加厲。新教裏便不是這樣，新經所載的只是慈祥愷悌，憐憫溫存，總之一句是「愛」。

耶穌原可向枯手者說：「你明日再來，我將治好你。」那人那天，固也不急於手的痊癒，因為罷工日即痊癒也不能工作，他只該滿心喜悅的對耶穌說：「我已痛苦多年，我也不在乎多忍受幾小時了。」

假如耶穌這般說法，固是調和新舊思想的妙策，然而對於罷工日能否治病問題，却引人常陷於誤解了。

何況誠樸率直，與虛詐蜿蜒是不能並行的。耶穌率直的答語，正針對着法利叟們的虛假詐偽。因為他們懷着敵意的問題是：「罷工日可否治病？」法利叟們的拘守罷工，真是殘酷，因為按着他們的見解，罷工日除了有死的危險，病者不許延醫服藥，傷者不能淨濃洗滌，也不能傅油下膏……

耶穌早已胸有成竹，卽在稠人廣座之前，教病者走上站在聽衆之前，向那些坐大椅的法利叟們反問道：「罷工日可以行善呢？還是作惡可以救命呢？還是害命？」

這個最簡易的問題，法利叟們原可不加思索地回答；但他們不敢，深怕自投羅網，是以全場頓卽寂然。

那時耶穌立在衆人前，面對着可憐的枯手者，注視着那些好詭驕傲的法利叟們，鄭重地，莊嚴地，用了凜然不可侵犯的聲音，打破了會堂的寂寞說：「罷工日你們中如有一頭羊陷入阱中，你們誰不去救呢？但人比了羊，尊貴多少？是以罷工日，當然該行善。」

法利叟們依舊默然，耶穌環視一週，殊覺他們心硬得可憐。在旁的宗徒們，當見耶穌這時目光炯炯，怒色盎然。至少伯多祿曾這般注意過，因爲他的書記瑪爾谷的記載上，有這樣的話。但耶穌剎那間的怒意，又被自己的慈心

溶化了。他於是對那枯手者說：「伸你的手！」那人一伸手，手就復了原。

法利叟們見自己的惡計又告失敗，真是弄得笑噴皆非，且見着耶穌怒目而視，於是老羞成怒，憤憤退出會堂，同了黑落德一黨的人，彼此商議，怎樣反對耶穌，並怎樣殺害他。

法利叟們，素視黑落德黨人爲叛教叛國的惡徒，不屑同他們有任何交接來往的。但他們此番毒液迷心，只求雪憤洩氣，於是不顧一切。原來兩臭相投，自也沆瀣一氣。

選擢十二宗徒

當法利叟們聯合了黑落德黨人設計謀害耶穌時，耶穌却也在經營謀畫，使他的事業，傳之永久。他的上智透視一切，他自知他在世的時日，原也限定，他須要召集一個團體，在他週圍，並非作護身衛隊，但却爲作証人，並繼承他的事業於後世，而成爲聖教會的柱石。他對於他的惡劣環境，既不焦急，又不掛慮。對於敵方的武力，更不思用武力來抵抗。

前日談論中，耶穌曾隱約表示，他自己將離開世界，而由他的門徒繼承發揚他創開的基業，他曾說：「將來有一天新婿被人劫去，那時他們才要守齋了。」

他深知他的工作行將中斷，但他的宗徒却將替他繼續努力，他現在正要在這些門徒中選出宗徒來，組織一個有統序的團體。

事情是這般重大緊要，當然該鄭重將事而不可貿然造次。事情請的發生，是在廿八年六月的中旬，即在他從聖殿內趕出買賣之後的第三個月。

選徒前的祈禱

路加記載說：「在那日期內，耶穌出去上山祈禱，整夜的功夫，祈求天主。」

耶穌為解釋這件事情的重大，特顯了不能再鄭重的表示；無疑的，這也是祈禱的表率，他在日後說：「該常久不斷的祈禱。」先行後言的他，此番又給我們以身作則。

外出祈禱，是耶穌的常事，而此番聖史却特別標出，說：「他整夜的功夫，祈求天主。」似乎這番祈禱是異乎尋常的久長。

滿天星斗下，萬籟無聲中，降世爲人的主，隔離了嚷嚷的人羣，獨在幽靜的深山裏，向着在天聖父，爲他行將錄選的宗徒們，祈得神光與神佑。啊！這是一幅多麼動人的圖畫呀！

唉！這滿渥神光，充盈智慧，勇毅慈祥，德性堅定的超人，在作一件事情之前，尙謙卑自牧，整夜地浸沈在祈禱之中。我們庸庸碌碌之輩，在日常工作間，在束手無能時，反而渾渾噩噩，不知祈禱，卽祈禱，也只倉皇短促，或是機械式的搬動唇舌，心猿意馬，不知所云，既無求上主寵光之心，更無依賴信仰主慈之念，這等人看了這裏耶穌徹夜的祈禱，能不慙顏愧死？

耶穌在傳教之前，曾在曠野行了四十晝夜的嚴齋與祈禱；這次選擇十二宗徒之前，他也徹夜祈禱。爲的是十二徒，將給聖教會奠基立石。我們在創辦舉行任何重大事情之前，也該先求天主的神光與扶助。

耶穌祈禱的對象，又純是天主光榮與人靈利益，不若我們的祈禱，如小兒女向父母要求玩具糕餅似的，總帶着自私自利之心。耶穌祈禱的領域，一如他即將授與宗徒門傳教的領域，廣大遼闊，天涯地角，囊括無遺。

十二徒題名錄

一翌日清晨，陽光初現時，耶穌便把他所願意叫的人，叫到跟前，他們就上他跟前去了。他就選定了十二人，叫他們同自己在一起，也為打發他們傳教去，又給他們治病驅魔的權柄。十二人中有個叫西滿的，他給他一號叫伯多祿；還有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及雅各伯的弟若望，他也給他們一個別號，叫做巴爾乃熱，意即雷之子；又有安德肋，斐理伯，巴爾多祿茂，瑪竇，多默，西爾拂之子雅各伯，達陡，西滿，還有那個負賣耶穌的茹答斯依斯

加略。一谷，叁，一
三一—一九

耶穌選定了繼續他工作的宗徒後，又把他們與世俗隔離，準備親自栽培教誨，使他們將來做他復活的証人，並傳揚他的聖名於普世。

耶穌選擇宗徒，早已胸有成竹，故不特自若翰宣道引進介紹他的門徒

時開始；在二八年四月裏，耶穌對於預定爲宗徒的幾個門徒，早已有了特別的表示。

門徒中數人，耶穌曾給他們以付洗之權。以後到了加里肋，又特意治愈了伯多祿的岳母。捕魚的奇蹟中，伯多祿安德肋亞各伯若望，他又明明表示他們將來要做他的特別助手。

宗徒們的任務

按宗徒的任務，下面瑪爾谷記載得很明白：

「他選定了十二人；叫他們同自己在一起，打發他們出外傳道，給他們以驅魔的權柄。」

現在聖教會內，教宗，主教和司鐸們，也都是繼續宗徒使命的人，他們的任務也歸於這三點。就是：常同耶穌在一起，做他的勤衛，守貞不婚，爲的能清心寡慾，犧牲一切而無所牽掛。第二是出外傳道，講要理，解聖經，並用他們筆尖的著作，另外端莊的德表，來宣傳耶穌給衆人。最後是用他們施行的聖事，舉行的彌撒聖祭，以及聖教會中一切汲收主寵的方法，來驅除徧散普世，肆

害人靈的魔鬼。

最後在公審判時，他們將高坐在他左右，而審判如德亞的十二民族。

耶穌一生沒有著作，他也不命宗徒們著作，他傳道只以口傳，聖史們所記錄的，也只是其中缺而不全的一部份。是以耶穌傳授於聖教會的全部道理，決不是如誓反教人們所說只在聖經之中。因為聖經只記錄了他道理的一部份，而由歷代的口傳，概括了其餘一切。

第九章

山中聖訓

賈，伍·陸，柒·
路，陸，一七—四九·

(廿八年六月中旬)

地點與聽衆

西乃山第二

真福八端

成全古教律

解宿恨舊怨

嚴絕邪淫心

婚姻不可析

不可發虛誓

以德報怨仇

愛德的金言

行善勿求譽

不要判斷人

豬仔與珍珠

努力走狹路

謹防假先知

結 論

耶穌選定了宗徒後，便正式開始他的訓道階段。因為最初三個月，他傳教，一承古先知另外若翰的格式，只是道理講得更和善，清晰，着實，貼切而已。

今後，耶穌同他的宗徒門徒們，將別開生面的開始訓道，宣講基多來世的特有任務。

這訓道的第一聲，這新倫理學的第一章，我們教友慣稱之為「山中聖訓」，或「真福八端」。其實真福八端，只是山中聖訓中之主要部份，真福八端外，尚有其他道理，都是在這次山中講的。瑪竇曾把這篇奇文詳細記載；聖路加却只有一個撮要的敘述，「山中聖訓」可說是耶穌一切道理的核心。是以其中種種詳情，都值得我們細細咀嚼。

地點與聽眾

按瑪竇路加二聖史所載，山中聖訓的地點，似乎彼此不合。

瑪竇經上說：「耶穌看見那衆多的人，就上山坐下。他的門徒既湊到他跟前，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精密的路加的記載，是耶穌在隔天選擢十二宗徒，所以在山上徹夜行過了祈禱下來，他說：「耶穌同他們下了山，站在平地，那裏有許多門徒，也有衆多的百姓。」

二位聖史的一上山，一下山的不同的記載，也大概只是外表上的差異，因為瑪竇所謂「耶穌上山坐下」，必不是指爬上山頂才坐下；而路加的

所謂「耶穌下了山站在平地」也未必即指耶穌下山至於山麓站於平地，也許是說從山頂下來，站於山半可坐的平地上，何況耶穌的聽衆，時常追隨擁擠，用不着下山再去找尋。所以大概當時耶穌從那個徹夜祈禱的山頂下來，至於山半，在那邊有足容許多聽衆的曠地，耶穌便利用了這個天然的講壇，講了一山中聖訓」的大道。

相傳那個地點就在離葛法翁稍遠，在羣山中的亞丁角高原。

地點的問題，討論之後，可進一層，作一個聽衆的分析。

聖瑪竇祇說「門徒們」當然這三字不够包括聽衆，因為耶穌四週，常有許多人，蜂擁緊隨着。

聖路加似乎比較更清晰一點，他記載這篇山中聖訓，是在選立宗徒之後，大概當時耶穌召被選者上山，爲給他們解釋宗徒地位的高越，以及責任的重大的；好奇的民衆，要看看究竟，就很擁擠地跟了他們一起上山了。是以路加記載說：「耶穌同他們下了山，站在平地，那裏有許多門徒，也有衆多的

百姓，是從茹達各處，及日路撒冷並帝耳西同海邊地方來的，爲聽他講道，也爲治好他們的疾病；還有被邪魔擾害的，也得治好了。那些衆人，都想法去摸他，因爲有能力從他身上出來，治好百病。一

求治病的民羣，各處追隨耶穌。聖經上幾次有這樣的記載，例如瑪竇第四章，第十二章，瑪爾谷第三章等：

按聖瑪爾谷的記載，這些人中有加里肋，茹達，日路撒冷，以都美以及若爾當流域以外的居民。

許多聖跡，好似專爲勾引這許多民衆，來聽這篇山中聖訓的；其實這篇道理的對象，還是坐在民衆之前的宗徒們。

西乃山第二 西乃山頂頒十誡，亞丁山中授聖訓，頒佈者是同一的天主，但古新誠命的宣示，前者何其肅殺威嚴，後者又何其溫柔慈善？古教誠命又何其凜然可怖；新教道理又何其和藹可親！西乃山頂，天主並不直接向民衆講話，已使民衆驚魂喪胆；亞丁山中，耶穌却直接向民衆談道，他還站在民衆

之前，給他們療治疾病。他的講座只是一塊頑石，一茵草地；他並不高坐雲端，他的四週，更無閃閃驚人的電光。圍繞着他週圍的，只是慈祥，憫憐，溫存，謙和，一種吸引人心的愛，一股溫和甜美的空氣。

真福八端

衆人既坐，衆聲既寂，衆人都靜候着，忖度着，不知他啓口第一聲將說什麼。

他一啓口，竟說的是人間期待，舉世矚望，碌碌人生所專心經營，追求尋覓的一幸福的秘密，「他第一句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天國正是他們的。』」

他深知我人尋求的是什麼？認爲我們生命之的的，又是什麼？是以他指教我們以幸福之路，使我們兀兀窮年的人生，得到真正有福的歸宿。

在貪利，武力，欺詐，凶暴，色狂，虛偽，無賴，以及一切血腥醜史之前，主耶穌今天，給我們豎起了甘貧，良善，公道，慈悲，潔淨，和平，堅忍，耐苦的旗幟。

雖則這許多，同了人間世的福利主義背道而馳；但十九世紀來，耶穌今天說的眞道，却常在光榮地滋長發展着。

眞福八端，是一山中聖訓的主要道理，是耶穌基多給世人救靈大道的前引，是指給我們一切得救的條件。

誰而貪戀貨利財帛，誰而只求現世暫時的福樂，誰而忘却身後永遠的大事，這些人是自擯棄於救世正道之外，根本不會懂得山中聖訓的一切。

眞福八端，是聖訓全篇的引言，也是全部教友生活的綱領，我們該按着實行，按着苦幹，先打破我們重視財利的心，漸漸地再飾以慈祥，忍耐，潔淨，和平的種種美德。

但德行，非一朝一夕所能修成的，假如我們一開始，便要把這些德行立時修成，那麼，我們一輩子永無修成的日子。

神貧者乃眞福 眞福八端第一端，聖瑪竇的記載是：「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爲天國是他們的。」聖路加的記載是：「你們貧窮的人是有福的，因爲

天主的國是你們的。——只是在聖路加說貧窮者有福的對面，却對峙着富有者是有禍的一句，他說：「禍哉他們這些有錢的人，因為你們已得到你們的安慰了。」

耶穌的說富者有禍，並不是在鼓吹什麼階級革命，撒播着毒恨與戰爭。但相反，慈善為懷的耶穌，却在這裏教貧窮的人們樂天安貧，着眼來世賞報，而勿汲汲於現世的福樂。他所許給宗徒們的，在現世也只是些艱難困苦，而不是什麼大富大貴。

我人該知，人們所愛戀的榮華富貴，都是些過眼雲煙，轉瞬皆空的事。人而惟利是圖，惟利是爭的，必將受天主的擯棄，生活貧窮，並不是天主擯棄的憑証，且看耶穌這裏還預許貧窮者以天國呢。

但耶穌所說的貧窮，並非是那些赤貧如洗，而却心繫財利的人們，這些人決不能稱之為有福，這裏所說的貧窮者，是指一般自安窳劣，視富貴如浮雲的人們。

是以聖瑪竇的記載是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不是解釋無錢的就是有福，而有錢的人就是無福，神貧的界限，不是看你有錢無錢而劃清，但在精神上，意念裏，捨棄一切人世間財物的人們，才是有福的。聖路加的記載須以理論推繹，而瑪竇却開章明義，馬上點明，這是二位聖史文字上的不同。我們別忘了，在這些人頭攢動的聽衆中，耶穌的仇人是常佔一席之地，正俟機中傷陷害他。

「貧窮的人是有福的。」這一句，是給法利叟們一下當頭棒，因為他們只是斤斤權利，以為有錢有勢，就是天主降福的憑証。耶穌為針對他們這個錯誤，於是開口就說：「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言外是說：那些甘受貧苦，舉心向主的人是有福的。那些寧失天下萬福，不願失去靈魂，而一心依賴天主慈憫的人們，是有福的。

良善者乃真福 捨棄錢財的結果便是良善。神貧者往往溫柔和氣而善與人同。假如人們能徹底了解貧窮，並樂意接受貧窮時，則隨時隨地想着天

主，於是樂天達觀，隨遇而安，與世無爭，與人無求，因此便產生了人類真誠的友愛。

既有真愛，必生和善，而和善的賞報，便是得天堂，主說：「良善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土地。」這土地當然不是指廣大的地產，但是指來世的樂土——天堂。

可惜我們太貪戀物質的享用，因此往往誤解，以為物質享受愈充足，便是社會愈進步。

請看充滿智慧者的耶穌，他開口劈頭第一句，就推翻了當時法利叟及一般世人的基本道理，如德亞人把財帛作人世間一切的標準，山中聖訓却把人世間的一切，絕對無條件的完全基樹於天主。

泣涕者乃眞福 一泣涕的人是有福的。——這是山中聖訓的第三端，俗眼看來，同了頭上二端，有同樣的不近人情。

一涕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受安慰。——這是瑪竇聖史的記載。聖

路加的記載是這般：「你們現在涕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要歡樂。」這無非是「禍哉你們現在歡笑的人們，因為你們將要哭泣」的兩句的補足語。

知道了耶穌反映式的談道，我們便知道這裏耶穌無非是要深斥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以世俗快樂為歸宿的人們，因為現世原是苦世界，是「涕泣之谷。」即有快樂，也只曇花一現，轉瞬消逝，今日你踴躍歡喜，明日你即將哭泣悲傷，現世只是充軍竄流之所，我們的本家，原只在天鄉。是以凡把現世階段的快樂，作為生命之一的，那就根本錯誤了。

嗜義如飢者福

「有義德的飢渴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飫。」

「禍哉你們那些飽足的人，因為你們要受飢餓。」或引路加的記載：「你們

現在飢餓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你們將要飽飫。」

這裏耶穌又在責斥那些醉生夢死以世俗快樂為滿足的人，他們的快樂很迅速的即將感到不滿足而發生飢餓。故耶穌願他的門徒們享受的，不

是這種肉慾的飽飫，而是神魂上德修上的前進。是以聖瑪竇說：「義德的飢渴。」

這裏所謂義，並非是指公道公義之義。聖經上所謂義德，往往是指那些與人無爭，與世無求，上不愧於天，下不愧於自己良心的意思。是以這「義」字，同了一成全「兩字有同樣意義，一有義德的飢渴的人，一意思是說：那些修德求成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得飽飫。」

這數語，為那些求德行求成全的義人，是多麼的安慰呵！他們在修德上遇到種種盤根錯節時，聽了這話，便覺得有了保險，有了希望。

哀矜者乃真福

「哀矜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受哀矜。」

憫憐他人的美德，古經上數見不鮮。但，耶穌時代的如德亞人，早已不行哀矜了。他們把富貴榮華當做天主的祝福，把貧苦災難當做罪惡的顯罰，這種觀念深刻在心，自然對於人們的艱難困苦，不會生什麼憫憐之心，更無所謂哀矜與扶助了。

耶穌爲根本推翻這些法利叟的自私自利的觀念，一再表示那些涕泣飢餓的人，却是被天主祝福的，他自己還自認是這些人中的一個；他說：「你們爲你們中最小的做的好事，就是爲我做了。」將來公審判時的判決書，將全部根據在這個上面。

心淨者乃真福 一心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將看見天主。「這端同了上端，都只有瑪竇記載着。

我們不可把「心淨」兩字，認爲只指潔德，而不指其他德行。潔淨之德，固對待淫惡而言，但聖經所謂之「心淨」，往往是指心無惡念，身無罪愆，擯棄任何不良意念的意思。換言之，「心淨」二字，卽指毒恨一切罪惡之意。心爲一身之主，心淨則身淨，心不淨則全體污穢。耶穌說：「非入口者污人，然出於心者污人。」蓋姦，殺，淫，盜，悉出於心。古經上也說：「誰能說我的心，潔淨無罪呢？」

污人心者，惟罪。任何大罪，能把人心完全塗抹；任何小罪，能把人心弄成

灰黑。鮑蘇愛說：「清泉之麗，不及心淨之美。但潔淨的心，只稍一點污水，便能把他完全的美麗失去。猶如白璧有玷，終非全玉的一般。」

致和者乃真福

「致和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稱為天主子。」這第七端真福，聖路加也沒有記載。

「致和」一詞，各種譯文上大概譯作「和平」，根據希臘原文，這和平一字，原可作為調解勸和的意思，所以這裏譯作「致和」。

這裏所謂的一致和者，「決不是指那些與世無爭，居家無事的人們；但是指那些正義公道，勸睦鄰里的傳播和平的人。」

天主乃和平的天主，天主降生來世，不是為頒給人們以刀劍，而是賜予和平。是以凡為耶穌的真實弟子，就該給世界灌進正義，公道，彼此相安，彼此和好。因為人與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大家都是弟兄，至於一切武力侵畧，戰爭殘殺，自私自利等等，全是相反耶穌的博愛主義，而不配稱為天主的子女。

為義被害者福 「為義而被害難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一人若爲我的緣故，辱罵你們，難爲你們，誣告你們種種不善。你們正是有福的，你們應該歡喜踴躍，因爲你們天上的報答，是豐厚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們，人也這般難爲了他們。——

真福八端首七端中耶穌所許的賞報，都在將來，故只是允許，而並未實踐。但這末端，却一說天國已是他們的。——蓋許人而未與時尙能不與，但已是他們的時，則不能再收回矣。是以爲義而被窘難，因天主名而受各種苦難而致命者，他們的福，是至上無比的。

但這種有福的被窘難者，雖只限於爲義德而被窘難者，但也不一定是。要殺身成仁，流血致命。只要人們在各種偏情之下，激戰奮鬥，一點也不讓步。雖則有時他們的心要撕碎，但是他們却咬緊了牙關掙扎着，他們爲要活一個真實的教友的生命，寧受世人的批評，譏諷，毀謗，凌辱。他們寧願捨棄一切所能有的快樂，接受合家的困厄，但却不願相反信德而抹末良心。他們寧願打破自己的飯碗，合家受盡飢寒，他們却不願作一件相反公教，或不合公教

的事情。

對於這些犧牲者殉道者，耶穌在大聲的對他們說：「你們快活吧，你們在天的賞報是極大的。你們堅忍吧，因為戰爭的時候快要完了。我是一切富貴快樂的主子，既然你們這樣的大量待我，我也將不計錙銖地大量待你們，我將把我的榮華富貴給你們。而今而後，榮華富貴却全是你們的了。」

耶穌在結束山中聖訓之前，他願給門徒們知道俗眼所謂的真福，與自己所講的真福，是截然不同的。法利叟及一般世俗人，都以爲天主的忠僕們，在世一定是財產豐富，勢利炙人；至於一切病痛困苦，貧窮厄運等，都是罪的刑罰，並被天主擯棄的鐵証。這種錯謬的成見，耶穌在上述的真福八端道理裏，老實不客氣的加以全盤的攻擊。因爲世上的榮華財產，光榮體面，假如得之非以其道，不合天主的聖意，沒有天主的降福，那才是正真的禍患哩！

耶穌爲證明他方才講的道理不是杜撰，而是完全吻合古經本意的，他便引古先知們所遭受的種種艱難作爲先例。法利叟們，不能否認古先知們

是天主特遣的忠僕，但他們所遭到的，却滿是痛苦凌辱，依撒意先知，便是一個典型。法利叟們，認依撒意是他們的開山老師，但是這位先知，却被法利叟們的祖先，難爲虐待，遭到了一切厄運。

法利叟們聽了這般有力的証據，自然語塞，而不知何以對付。

成全古教律

耶穌這般根本推翻了法利叟們的歷代見解，難道他也將推翻一切古教的法律嗎？對於這一點，耶穌很坦白地說：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爲廢止法律及先知書，我來不是爲廢棄，但是爲成全。我老實告訴你們，直到天地都過去，法律上的一點一畫，也不能過去而必要全全成就，所以我告訴你們，若是你們的義德，不超過經師及法利叟們的義德，你們不能進天國。」

耶穌的發言常是率直坦白，毫無囁嚅吞吐，或什麼避諱顧忌。山中聖訓便是對法利叟的言論作直捷的攻擊，可是尙未提出對方的名字或黨派。這

裏，却顯明地提出經師及法利叟來，說他們以及仿效他們的人，是不配入天國的。看他憤懷滿胸，反覆向宗徒們訓誡的光景，大有「小子鳴鼓而攻之」之概，矯枉正誤，自亦宜然。何況經師及法利叟們的謬說，已是深入民間了呢。他們只斤斤於法律上的片言隻字，拳拳於宗教儀式上的細關節目，尙皮毛，輕實際，漸漸把法律與宗教禮節的意義，弄得根本錯誤。這種捨本逐末誤己誤人的行派，耶穌見了能不痛恨？

耶穌是一切程序，一切規則，一切法律的創造者。

他當然不會相反古教的法律。但他這般顯明地責斥法利叟們，當然要激動他們的毒恨。他們既自命爲法律的保守者，聽了這般的訓斥，定將加耶穌以「法律的叛逆者」的罪名。耶穌也知道他們，在暗中必放冷箭，是以鄭重地申明說：「不要想我來，是爲棄廢法律，及先知書；我來不是廢，乃是要成全。」

「我來爲成全法律。」這一句話不僅表示他對於古教法律的絕對尊

重，並且還申明了他同執法的古先知們，原是並行不悖的；此外還表示他比了古先知更爲偉大，因爲他就是一切法律的創造者。

「不要想我來是爲廢法律，及先知書；我來不是廢，乃是要成全。」這二句話，可說是新教內不能再明白再簡賅的立法宣言。

就在這一句宣言上，樹立了聖教會法律的精神，就在這一語上，抽演了這條耶穌愛人的誠命。

解宿恨舊怨

「你們聽見過給古人說的那話：你不可殺人，誰若殺了人，

該審判他的罪。我却告訴你，凡人惱怒自己的兄弟，就該受判；誰若罵弟兄爲拉加（空頭或無頭腦），就該受法院定罪；誰若罵弟兄爲那巴爾（壞蛋），就該受地獄的火刑。」寶，伍，二一—二三。

按着耶穌後面的解釋，可見耶穌的講道原是拾級而登，步步高升的。愛人的最低限度，就是尊重他人的生命。是以誠命說：「毋殺人。」但這裏所說的殺人，是指違反法律，私下相殺。至於衛國保身而抗戰殺敵，耶穌的真實弟

子，儘有本分去幹。

可是誠命也不只是不許殺人；卽惡聲厲色，結恨成怨，或微有觸惱，角眼相看，以及一切思想言語行動，凡能引導於殺人者，悉在禁止之例。耶穌又指出，古教法律，只判決遂犯；耶穌的法律，却凡一切心懷仇恨，意要報復的未遂犯，也將受天主公義的判決，而科以地獄永火的刑罰。

「我來爲成全法律。」這一點，耶穌已將行爲犯推而至心意犯，由人類的判斷升至不能錯誤的上主的判斷。

耶穌在再舉其他成全法律之例之前，先給我們說明愛德的精細處。

「所以你到祭台前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你弟兄有怨恨你的事，你該擱下你的禮物在祭台前，先去同你的弟兄和好了，再來獻你的禮物。」

誰肯這樣做，才得稱爲耶穌的徒弟；雖則這僅是一個訓囑，而不是含有什麼不守要罰的誠命。但這個訓囑是異常有力的，他並不問誰理直理曲，只

要你和人有不和睦處，你便該向他講和，而且這個所謂「他」，也不問是誰，耶穌都渾稱之爲「兄弟。」你這般做後，你的獻品，才能中悅和平之主萬民之父的天主。

嚴絕邪淫心

「你們聽見過給古人說的那話：『你不可犯姦淫，』我却告訴你們，凡眼見婦女而起淫願的，他心裏已同她犯了邪淫。」

法利叟們只顧外表，忽視內行；然而耶穌的新教裏，外行之外，還追本溯源地直管轄到人的思想與願意：治行治心，內外俱到。是以這裏，不僅禁止男女間有不正的行爲或外遇，凡顧盼之間，一思一想足以引起邪念者，也無不在禁止之例。

如要思想純正，須避去一切足以引起邪念的動機。爲此耶穌警戒我們說：「若是你的右眼陷害你，剜他出來，擲了他，與其全身陷地獄，不如喪一體的爲你更好。若是你的右手陷害你，截他下來，拋了他，與其全身下地獄，不如喪一肢的爲你更好。」

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警語，除了耶穌，誰也不能說，誰也不敢說。這種違反良心，違反性律，違反造物主的罪，惟有無窮的智慧者，了解他的醜惡，而表示極端的痛絕。

婚姻不可析 這種不正當的行爲思想，常是夫婦間反目，猜疑，口角，離婚的媒介者。夫婦間任何方面，一有了這種不正當的思想行爲，夫婦間的忠信與愛情，根本上受了搖動，而遭到破壞。耶穌爲防禦婚姻根本上的崩潰——離婚——他切實說：

「又有話說，『凡休妻的就當給他休書。』我却告訴你們，凡休妻若不

是爲犯姦的緣故，便是叫她犯姦。誰而娶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
聖路加記的更透切說：「誰休妻而再娶，卽犯邪淫，誰而娶被夫休棄之妻者，亦犯邪淫。」

由這裏兩聖史所記載的文字上看來，在任何光景中，休妻之後，第二次的結婚是不可能的，在瑪竇的記載上，雖有一女人而犯姦可以把她休去——

的字句，但就在這情形下而休妻的，第二次結婚仍是不可能。因為若在這情形下休妻而可再婚，實無異教人重婚，而縱人爲姦了。是以婚姻裏除了夫婦雙方，有一個死了外，便永永不能分析。

原來古教法律，丈夫而捉到妻與人通姦者，可科姦婦死於亂石之下；姦婦這般死後，丈夫可以再婚。但後來，此刑漸漸廢棄，假借犯姦的罪名而離婚者便如麻而起。耶穌爲避免這種治標不治本的離婚案，便一再申明了婚姻不可作廢的道理。

不可發虛誓

講了保護生命，尊重婚約之後，耶穌便講了愛德道理的第

二階段。耶穌說：

一你們聽見過給古人說的那話：你不可發虛誓，你所發的誓必該踐守。我却告訴你們，總不可發誓，不可指天發誓，因為天是天主的寶座；不可指地發誓，因為地是天主的腳凳；不可指日路撒冷發誓，因為這是大君的京都；還不可指你的頭髮發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白變黑。你們的話，是就說

是，非就說非，若是花言巧語，那是從惡的方面來的。」

如德亞人，要教旁人吃虧，就不怕妄用發誓，他們在任何事情上，都得發誓，例如賴債，暗佔，甚至在一切顯然相反公道的事情上，也要強把天主做見証。譬如發誓不再供養父母，或不再喂養妻子，或托故誓與妻子離婚等等，而裁判所也會聽信這種虛誓，准許發虛誓者離異而給以離婚証。

按耶穌的意思，這對於個人私事的發誓，當絕對取消。「人言爲信，」人說的一是一非，原來皆當取信於人，否則喋喋聒耳，鳥語犬吠而已。無奈業已變壞的人類，早已是非顛倒，心口不一。故在重大事件中，何論當事人說得如何千真萬確，終是誰也難能担保其必真。於是在公堂上，對於重大真實的事情，未始不可宣誓。

以德報怨仇

耶穌既講了上面成全古教法律的四種德行，現在於愛德一道，更進一層，講放棄權利以德報怨的大道。

「你們聽見過，以眼還眼，以牙易牙的道理。我却告訴你們不要敵當惡

人，有人打了你右臉，你再以左臉轉給他；有人願意與你爭訟要奪你的長袍，你連外套也脫給他；有人勉強你走一千步，你就同他走二千步；凡有求於你的，你就給他，有人向你借貸，你不可推辭。」

這段聖經，我們不可誤解了，以為凡是耶穌的真實弟子，常該放棄自己的一切權利與名分：怯懦柔弱，任人宰割。耶穌的意思只是教自己的門徒們，不要斤斤於一己的權利，凡事終得以天主為歸，有時寧可息事寧人，捨棄自己的小權利，為得到兄弟間彼此的和平。耶穌受難時，被司教惡僕掌給聖面，他本可用天主的全能把這惡奴立時毀滅；可是他只平心靜氣地指示他掌擊的鹵莽與錯誤。

假如世人都肯退一步想，那麼一切仇恨，訴訟，爭殺，不是可滅跡絕踪了嗎？莫說這是太相反人本性了，許多聖人，早已給我們留下了很好的表樣。

愛德的金言 一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別人。」這句極簡單極有含蓄的句子，實是愛德的金科玉律。

聖路加聖瑪竇二位聖史，安插這句，前後不同；但這兩句，顯然是上面的結論，放在這裏，似較合宜。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賢哲，也這般說過，但這種消極的說法，終不及耶穌說的來得積極廣大有力，例如前者說：你不願人侵佔你的財產，那麼，你也不要侵佔人家的財產；但耶穌却說：你喜歡人給你快慰熱愛同情，那麼你先該使你的近人快慰，給你的近人以熱愛與同情。這般積極的說法，比了前者，豈不是百尺竿頭，更上一層嗎？

耶穌來為成全法律，那麼，愛人法律的最高點，就是愛仇。

「你們聽見說過：愛你的近人。我却對你們說：你們該愛你們的仇人。咒罵你們的，為他們祝福；恨你們的，你們要待他們好；難為你們的，你們為他們祈禱。這樣你們才可以做你們在天大父的兒子，因為他叫他的太陽光照善人，也光照惡人；降雨為義人，也為不義的人。你們若愛那愛你們的人，能有什

麼報答呢？不是稅吏也這樣做的麼？你們若但問候你們的弟兄，這有什麼過人之處呢？不是外教人也這樣做的麼？所以你們該成全，如同你們在天大父一樣成全。」

這是耶穌講的最高超的道理，他不單講了，而且自己還這般做了。他在十字架上說：「父！寬宥他們的罪，他們不知自己所做的是什麼。」他這種高標，歷代聖人聖女們也效法了，一切真實的教友們，也無不奉為表率。因為我們的仇人也是天主的兒女，在天大父之前，我同了我的仇人，大家都是弟兄，就以因着這個同是弟兄的名義，我們的仇人，就有權利得到我們的愛。

然而所講愛仇，也並不是叫我們不分善惡，不識好歹的失却公正的判斷。耶穌曾給我們以攻擊仇人的勇敢表樣，他攻擊法利叟們，真是攻擊得體無完膚，但他却給我們知道，他恨的只是罪惡，而不是罪人。

行善勿求譽 耶穌把恨字，已放在法律之外，這就所謂一成全法律。」

法律的成全，不只在注重外行，還該注重內心的意念，是以他不祇禁止

惡行，而也禁止惡意。你不該怕他人對於你言語舉動的判斷，但該怕洞明你心思意念的天主的判斷。

這不單在愛德功夫是如此，即在修其他德行時也無不如此，他宣佈着一個原則說：「你們小心，不要當着人面，行你們的善功爲叫人看見，若是這樣，你們在在天大父台前，就沒有賞報了。」

「當你行哀矜時，勿在人面前吹號，像那些假善人們在會堂及街道上所行的，爲圖人讚美。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受到報答了。你行哀矜時，務使右手行的勿叫左手知道，使你的哀矜行在暗處，在暗中看見的你的父，必要報答你。」

「你們祈禱的時候，不要如同假善人們，喜歡在會堂及十字街口，立着祈禱，爲的叫人看見，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受了他們的報答，——你祈禱時，進你的屋，關上門，在暗處求你的父，你父在暗處，必將報答你。」

「你們守齋時，不要面帶愁容，像那些假善人們一般，他們憔悴着面容，

爲叫人看出來，他們是守大齋的。我老實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報答。——你守齋時，要梳你的頭，並洗你的臉，免得人家看出你守大齋來，只教在暗處的父看見，你的父在暗處看見，必要報答你。——（註）

耶穌這般，一而再再而三的用着同樣的語氣，同樣的論調，反覆申說，無非是要教民衆們把他的道理深刻於心：行善時，不求人知，不求人譽，勿矜恃，勿誇耀。

誰能不驚訝耶穌的教學法呢？用極平常的話，講極深奧的理，而且一切很具體，很現實，深刻動人的畫，一幅一幅的在聽衆的腦海裏映演着。二千年後的我們，讀着山中聖訓，還似見法利叟們，敲鑼吹號般在會堂街頭，大模大樣的振動着錢囊，行善做哀矜的光景。

我們也似看見他們，在路角或十字街頭在衆目鑑賞之下，他上鋪了拜氈，雙手托開，口中喃喃地祈禱着；又似見他們垢衣亂髮，囚首喪面，突眼削臉，在街頭聳肩縮頸，東偏西倒的走着，引起旁觀者之竊竊指語，互相告說：「看

哪！那些守齋的人！

這一切描寫，二千年來並未改變，世界上儘有着這樣的假善假聖。爲反對這些務外表求虛榮的人，耶穌給我們指示了內修的生命。就是：只爲主而行哀矜，甚至右手做的不給左手知道；在暗室中默默求主，不求誇耀，不求人知，只以信心愛忱同天主契合，這便是耶穌教訓我們學習的要點。

因爲謙遜，是真實的，是至誠的。謙遜而外是虛偽，是欺詐，謙遜而外，沒有真德行。即使有，也只是德行的假面具而已。

我們該爲天主而工作，他在冥冥中，洞鑒一切，他是真理的天主，是以他喜愛真實，痛恨虛偽。

不要判斷人 耶穌在說到一切實行的步驟上，第一步就是久已繁繞於心的，關係愛德的誡命，他說：「你們不要判斷人，你們就不受判斷；你們勿要定人的罪，你們也將不受定罪；你們寬赦他人，你們亦將受寬赦；你們要施捨，你們也將受施捨；必要用好斗量，就是擠了搖了滿了溢了的斗量，將傾倒在

你懷裏。因為你用何種斗量給人，也要用什麼斗量給你們。」路，陸，三七—三八。

這是慰人的道理，將來天主的判斷，全看着愛德的有無。倘你有愛德，主將赦免你的一切，是以聖奧斯定說：「只要愛，你就可任所欲為。」所以你又何必待人苛刻，又何必好議論人長短，何必傷人名譽，何必去作一切損人不利己的事？」

「為什麼你兄弟眼中的小草，你看見了，你眼中的樑木倒不見的呢？你看見自己眼中的樑木，怎麼能給你兄弟說：兄弟！容我把你眼中的小草撥出來呢？假善人；先拔去你眼中的樑木，然後再看，再試拔你兄弟眼中的小草吧！」

這又是何等合理的理論，當你要議論他人而加以惡心的批評時，請你先反躬自問，自己的言行究竟如何？」

朋友，細心觀察你們自己眼中的樑木罷！

豬仔與珍珠

耶穌教我們勿判斷，但也不教我們作盲目的瞽者。

人不可毫不觀察，直捷地便向任何人講一切聖的事情而遭其譏諷刺笑，如同聖事的不能施之於顯著的大罪人。耶穌說：

「勿以聖物給狗，也勿以珍珠拋給豬仔，怕的是豬仔踐踏了珍珠，還要轉過來傷害你們。」

耶穌這比喻是充滿地方色彩的，因為在巴勒斯坦，曠野裏豬狗成羣，各處找尋着屍首遺骸，作牠們的餐着。

意思是人不該有漫無節制的熱心，或蒙昧無知的愚誠，你們打開你們信仰的寶庫時，先得看看是在什麼人面前。

這不是教你們對於任何人，偃旗息鼓；只是叫你進行之前，先看看環境。
努力走狹路 自信勿餒！耶穌最厭惡那些隨俗浮沉，自己一無主意的人。

我不該以為站在少數人的一面，便發生恐懼，是以他說：

「你們該努力從窄門裏進，因為闊門大道引人至於喪亡，因大路而喪亡的人，着實不少。」

這也並不是說，被選者一定須是少數；被選中也有許多走過大路而半途回頭走小路做補贖的人。走放蕩大路的人，果然多；但由大路上回頭走上束身拘謹小路的，也大有人在。耶穌的本意，是平坦康莊的大道，往往易於引人放任不羈，喪失靈魂。是以天主給我們意志，要我們用我們的毅力，來選擇必須披荆刈棘的羊腸小道。

惡勞好逸，人之常情。為走這狹窄的荆棘小路，還需要天主的聖寵。保護引進，並鼓勵扶助我們。

但在少數人走的狹路上，也能有危險遇到假先知。耶穌便是這危險路上的領路者。

謹防假先知

一你們當防備假先知。他們來到你們這裏，外面披着羊皮，內裏却是凶狠的狼，你們從他們的果子上，可認出他們來，荆棘上能採葡萄麼？² 蒺藜上能採無花菓麼？³ 凡好樹結好果，惡樹結惡果，從來沒有好樹結惡果，而惡樹結好果的，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必要砍下來，投在火裏，所以從他們的

果子，可以認出他們來。一覽，柒，一五二〇。

這是很好的邏輯，言行須一致；自己的行爲同了自己的言論須要和諧。對於凡人尙該如此，何況對於那些立言立行的先知們。對於現代及將來，世所謂負重整教會使命的人們，我們也該用這同樣的準繩去測量他。我們須考察他們道理所產生的結果是好是歹，而加以判斷。按耶穌給我們的標準，傳道者在理論與實行上，該有永永的和諧而不自矛盾，一聽其所言，觀其所行，「這是觀察人的標準。因爲在人品的聖德上，可看出真理來。是以耶穌立定的聖教會，聖德便是標記之一。因爲真理該產生聖德，聖德須要有真理，一切不歸於聖的道理，只是人的道理，即使看來很明智，巧妙，美好，但在結果裏，我們便可看出破綻，看出其中的美中不足來。

宗徒使用這個耶穌指示的準繩，去測量那些假善的法利叟們。這些人雖則講着嚴厲的道理，守着嚴厲的規條，但終也遮蓋不住他們內裏的詐僞與假善。

一提偽先知，耶穌便不留餘地的責斥法利叟們說：「一虺蛇一類的人哪！你們本身是壞蛋，如何你們能說出好話來呢？因為口中說的都是心中的聲調。」言為心聲，「我們原有這句俗語，人固能用甜言密語來哄騙人，但這種受騙的，不能持久，早晚必得水落石出，因為一沒有隱事將來不洩露的，也沒有密事，將來不被人知道的。」

「不是凡向我說，主呀主呀的人，就能進天國，乃是承行在天大父意旨的才能進天國。」在那一日，必有許多人向我說：主！主！我們不是因着你的名字說了預言了嗎？不是因着你的名字，驅了魔鬼嗎？不是因着你的名字，行了許多聖蹟嗎？我將明明對他們說：我從來不認得你們，你們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賽，柒，二一—二三。

這幾句，足給一切冒牌頂名，不顧行為的信眾們以重大的打擊，因為信仰與行為是不該分離的，信仰該產生行為，行為乃信仰的果子。

馬丁路得的一「只要善信不必善行」的道理，是絕對相反耶穌，相反聖

保祿以及一切宗徒所講的，這個新的假先知，以為只要有信仰，一切罪惡都
得寬赦。他這種謬說，無非是縱慾作惡的掩飾。同了耶穌的正道，真是何等地
背馳！

結論 耶穌不願他的門徒們成爲歌唱者，或幻想者。也不願他的門徒們
想他只是——一個大詩人，大倫理家，大理想家，大宗教家。或只想他是一味慈善
的救世者，只想因着他的救贖被釘的功勞，我人便可不勉力行善，而終能得
救贖的。

我們自己也該動手，聽了他的話，我們就該照着他的表率而做。

一 凡聽我方才說的這些話，按着遵行的，好比一個明智人，在石頭上修
蓋自己的房屋，大雨淋，山洪沖，狂風吹，那屋也不倒塌；因爲他原是建立在石
頭上的。一

凡聽我方才說的這些話而不按着遵行的，好比一個愚人，在沙上修蓋
自己的房屋，一經雨淋，水沖，風吹，那房屋就倒斜傾塌了！——一覽，柒，二四—二八。

在巴勒斯坦地，冬季往往朔風野大，狂雨若傾，夏季涸乾的溪流，到了冬季，便萬馬奔騰，瀑布一般的衝瀉下來，洪流到處，一切漂沉。耶穌這般的卽景取喻，更足警醒那些聽衆。

這岩石明明是象徵基多。誰聽從耶穌的，就是建設了永久的工程，艱難死亡都不能使他的工程蝕毀，誰而不聽從耶穌，則他建樹的一切，只要微風一陣，就吹傾倒塌。誰只圖在現世生存享福的，那麼他一切幻想的結果，一定是失敗，崩潰，毀滅。

註：按瑪竇經第陸章，耶穌在山中聖訓中，講了祈禱守齋之後，第十九節到三十四節，耶穌還講了

積財於天及依賴天主的道理，可是作者把這兩段却編在中冊第三編第七章內，幸讀者注意。

譯者

第十章

葛法翁的百總

路，柒，一—十一。

納嬰城的寡婦

路，柒，十一—十七。

若翰遣徒詢問

路，柒，十八—三五。

(廿八年七月至九月)

葛法翁的百總

百總的大信德

耶穌赴納嬰城

復活寡婦獨子

若翰遣徒詢問

耶穌稱讚若翰

山中聖訓之後，耶穌便下山回到他的第二故鄉葛法翁城。在那裏，耶穌給外邦人行了一個動人的聖蹟。他也願在外邦人前，用聖蹟來證明他是：

西亞，是天主；他立的教是真教，他的教，異於前後古今所有的一切宗教。

葛法翁的百總

在葛法翁，有一個羅瑪派駐的百總，他手下帶領一百個士兵。雖則加里肋王黑落德，似乎是一個獨立的封君，但羅瑪給與他的獨立，只是獨立的影子，並無獨立的實在的。是以在黑王管轄的區域內，也駐有羅瑪的軍隊。

這駐葛法翁城的百總，却是一個善心慷慨的人。他並不像其他武人，只知仗着上國的威勢，欺凌屬下地方的；他的好心，在他憐惜奴隸，肯爲他奔走求醫的事上可以看出。

他並有深摯的宗教心，雖則他不是如德亞人，但他却也出資給地方上造會堂，在如德亞的紳者的介紹口氣中，就可聽出他平日爲人的一斑。他們到了耶穌那裡，就懇求耶穌說：「那人當得受你去給他行善，因爲他愛我們百姓，他又給我們蓋了一座會堂。」

另外使耶穌動心的，還是百總的一種虛懷若谷的謙德。

按着聖路加的記載，他不敢自己直接去請求耶穌，他却教如德亞的長者作引進，這一點已足證明他如何知情達禮。他又自以爲是骯髒污穢的外教人，不敢邀請天主的選民，更不敢邀請這個多行靈異的大先知——耶穌，光臨到他的陋室。

他一知耶穌在走向他家時，他立即委了幾個朋友前去阻止，因爲只須耶穌的一句話就够，何必煩勞他親舉玉趾呢？耶穌繼續地向他走來，他就上前說：「主！我當不起你進我的房屋，只須你說一句話，我的僕就會痊愈的！」

這個武官，他深知一切紀律上的統序，他知道屬下是不能向長官作任何抗議的；他深信耶穌對於大自然中的疾病災殃，一如長官對於小兵之有統御的權力。

他給耶穌說：「我也受屬於人，在我權下也有小兵，我給這個說：你去！就去；給那個說：你來！他就來；對僕人說：做這個！他就做。」何況你耶穌是先知，

是天主的使者，你對一切都可出命。那麼，只須你的一句說話，我僕人的病就可痊愈。

百總的大信德

耶穌是天主，我們原無可懷疑的。但一方面，他也是人。他對於人們的關懷週到，他也覺得感激。他此番見了這個外教人的爽直誠懇，謙虛自卑，也不能無動於中。所以就轉身向跟隨他的衆人極口稱讚百總說：「我老實告訴你們，就是在義撒厄爾人中，我也沒有見過這麼大的信德。」

在這句讚語裏，我們也可見耶穌多麼喜歡愛秩序，服從長命，以及爽直謙遜的人。

他的信德，立刻得了酬報，因為聖經紀載，當那一委來的人回去到百總家裏時，發見那害病的僕人，已經好好的了。

聖教會爲推崇這個百總的謙誠之德，就把他當時向耶穌說的話，命教友每次在領聖體前念說：「卑污罪人，辱主俯臨我心，曷以當之？伏惟吾主特降一命，我心諸疾，必全愈矣。」

耶蘇赴納嬰城

假定山中聖訓是在廿八年的六月底，那麼耶蘇愈百總僕人的病，當在七月的初頭。

此番耶蘇寄寓葛法翁，似乎不甚長久。在上述聖蹟之後，聖史路加立即接上講耶蘇在納嬰城所發的聖蹟。大概耶蘇離了葛法翁城，即在底伯里亞湖坐船，一帆風順，數小時已抵南岸。於是捨舟登陸，走上哀斯特肋隆平原，那裏海拔六六二公尺的大博爾山，已峙立在雲深處。

哀斯特肋隆平原，阡陌縱橫，風景秀麗，登大博爾山北望，可見雲際拔海二七五〇公尺之大愛爾蒙山的雪峰，兀然插於天際。

時當盛夏，中午炎熱如蒸，大概耶蘇也畧事休息，繼而於晚風習習，涼氣爽人時，耶蘇才同了宗徒們安步抵納嬰城。按如德亞習俗，殯葬時間，常在傍晚日落西山之時。

納嬰城正北對大博爾山，在拔海五一五公尺之小愛爾蒙山腳之下。目下在納匪肋村東面，有個叫納嬰的小村，大概就是那城的遺迹。可惜到處是

斷牆殘垣，碎磚破瓦。四週又墳塚累累，荒涼淒慘。惟這也足見納嬰在當時，確是個繁盛的區域。

路加記載說：「後來耶穌又往一座城去，城名納嬰，與他同行的，有他的門徒們及一大批人羣。」

民衆信仰耶穌之心已達極點，法利、叟們至少暫時已無言可說。他的隨從，就是一大批有力的民衆。當耶穌進城時，路上一羣送葬的人，正迎面而來，路加很詳細的記載那時的光景說：

「到了離城門不遠，看見有抬死人的出來，死者是他母親的獨子；而他的母親，又是寡婦。有許多城裏的人陪送着她。」

寡婦遭獨子的喪，這光景真是多麼淒慘！失了丈夫的依賴，現又去了她唯一的希望——她的獨子，——真是舊痕新傷，痛上加痛。

按如德亞的風俗，送葬的行仗，前面是僱來的哭喪的婦女們，她們鼓着破竹管似的喉嚨，夾在胡胡銅簫的哀音之內，情景更覺得淒涼可悲；鑿鈸的

襍亂，更攪亂了全體送喪人的心弦；哭喪婦及哀樂隊之後，就是那個愁腸寸斷，心肝俱摧的寡母。

「主耶穌一看那寡婦，就動心憐惜她，給她說：『你不要哭！』」

四周空氣突然緊張。

「你不要哭！」這明明表示，這生命之主，對於這可憐的寡婦，將有一種超人的行動。

抬屍的人，停住了腳，耶穌走上了一步。

按如德亞的風俗，死者並無棺材，只躺在板門上，渾身纏裹着殮布，只剩下屍首灰白的面容，顯露在外。

耶穌走上了一步，手撫在躺屍的門板上，於是一個響亮清晰的聲音，打破了全場的沉寂。

「少年人，我命你起來！」

那死者果應聲坐起，並開口說話。

他第一句說的是什麼，聖經上並沒有載明，想必是對於耶穌的一種感激的歡呼，或是向她慈母親熱的叫喊。

耶穌用着不可比擬的能力，行了這個大聖蹟，他把生命還給了死者，把復得生命的死者，還給了他的母親。

衆人目瞪口呆，又驚又喜，一切寂然無聲。突然哀樂轉奏快樂之曲，衆人都凱旋似的一讚揚天主說：「我們中出了一個大先知，天主看顧了他的百姓了！」

「因了這聖蹟，他的名聲，傳徧了如德亞及其鄰近各地。」

若翰遣徒詢問

在納嬰聖蹟之後，聖史路加接着記載說：「若翰的門徒，立即把這些事，報告了若翰。」

那時若翰正在若爾當河彼岸的馬該龍牢裏。自納嬰到馬該龍，直徑裏也有一百五十公里。雖則當時交通甚是不便，但消息的傳遞，常是速於置郵，何況若翰的門徒們，常在關心探聽耶穌的一切，去報告若翰。原來只有耶穌

方面的消息，能使若翰在牢裏解頤消愁。

是以納嬰的聖蹟一發生，若翰的門徒們當然急急把這新聞，到牢中去報告師傅。

但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若翰當下遣徒詢問耶穌的一回事。

聖路加聖瑪竇二位聖史，都有同樣的記載；只是路加的記載，比較更爲詳細，我們不妨先念他的原文：

「若翰叫了兩個門徒到自己跟前之後，就打發他們到耶穌那裏，問道：『你就是要來的那一位麼？或是我們還得另待一位呢？』」

這次詢問的真正意思究竟何在？

有些人猜想：若翰對於耶穌已起了懷疑；也許他大概已忘了一切對於耶穌的宣傳；也許他因在牢獄中已是心灰意懶，消極頹傷而生失望之心了；也許他還是不信任耶穌，不信任他自己的任務與使命了。

起這種懷疑的人，似乎未曾認清若翰的真性，也沒有了了解耶穌讚美若

翰的話。若翰決不是隨風搖擺的蘆葦，決不是一個意志薄弱，而肯屈服於環境的人。何況他又是一先知中，最後最大的一位呢。

若翰這次遣徒訪問耶穌，最自然最近情的解釋是這般：

那時若翰的門徒們，不只把納嬰的聖蹟報告，一定還把當時民衆的評論，完全講給若翰聽。「我們中出了一個大先知，天主看顧了他的百姓了！」

若翰聽了門徒的報告，知道民衆們，還沒有認識他平生所宣傳的那個耶穌，他不祇是大先知，而且卽是世世所期待的默西亞。除了他前驅以外，誰該去給民衆揭示證明呢？於是若翰趁民衆尙未散去，民心還在活躍的時候，快快打發他的門徒，在大衆之前，向耶穌問了這個唯一的大問題。

耶穌稱讚若翰

若翰的遣徒詢問，既不是煩悶不耐的表示，更不是狐疑猶豫的態度；只是要乘機使人更認識耶穌，爲盡他前驅的任務。

另一方面，耶穌也利用這機會，明白宣示了自己的地位。所以那時就當衆答應若翰的門徒說：「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這些事，回報若翰，怎麼

瞎子看見，癩子行走，癩者潔淨，聾者聽得，死者復活，窮人領受了福音；誰而無疑怪我的，才是有福的人。」

這幾句話，就是表明耶穌的所以行聖蹟，無非是爲證明自己是：默西亞，證明自己就是古先知所預言的未來者。

「誰而不疑怪我的，才是有福的。」這最後一句，對於若翰實是讚語，由上下文看來就很明白。因爲言外是說：在如德亞人民中，許多人對於我的言行總是懷疑怪異，惟獨若翰保弟斯大，在患難困苦之中，依舊一點不覺詫異，這種樂處厄境的人，才是偉大，才是有福者。

最後最大的先知

「若翰打發來的人走了以後，耶穌就向衆人講論若

翰說：『你們從前往曠野裏去，是要看見什麼呢？是風吹倒墮的蘆葦麼？到底看見什麼呢？是穿細軟衣裳的人麼？那穿華美衣服安享快樂的是在王宮裏，你們究竟見了什麼？是一位先知麼？』

這位先知，不能指他人，只是指若翰。

「我給你們說：他比先知還大，經上記載說：『我打發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作你的前驅，給你預備道路。』」瑪拉基先知這般說了。我却給你們說：『凡生於婦人的沒有一個先知，比若翰保弟斯大更大的；但在天國裏，最小的一個也還比他大，因為衆先知與法律書到若翰為止。』

「從若翰保弟斯大的時候到如今，天國可以努力奪取，假如你們願意知道，他就是當來的厄利亞。誰有耳的，聽罷！」

這末了一句，耶穌往往用來結束道理，並表示方才講的真理的重要的，這重要的真理是什麼呢？「法律書與先知到若翰為止。」那麼就是說：法律與先知的時代，現已停閉，天國的新紀元，正在開始；這新紀元，便是默西亞的來臨，而若翰便是他的前驅。

若翰是厄利亞第二，是最後而最大的先知，亞巴郎的血盟已經廢棄，此後惟有信仰若翰所指示的「除免世罪羔羊」才能得救。

法利叟不識若翰

「衆百姓及收稅的人，聽見若翰的話，就領他的洗，承

認天主的公義，惟獨法利叟及法律學士，不肯受若翰的洗，輕棄天主待他們的意旨。這一代人，我可用什麼來比他們呢？他們像誰？他們就像孩子們，坐在當街，呼喊他們的同伴說：『我們給你們吹笛，你們也不舞，我們唱哀歌，你們也不哭。』

「因為若翰來了也不喫也不噓，他們說他有魔鬼；人子來了也喫也噓，他們又說，這是個貪吃貪噓的人，是布彼加諾與罪人的朋友。」

耶穌的言語給我們極大的教訓，世上常有許多永不肯服從天主上智的措置的人。他們常是一江南話說江北好，到了江北叫苦惱。『他們不依理智去判斷一切事情，却依着私意私見來非議一切。』

這種非議一切，百不滿意的惡習，直等於街頭的無知頑童，他們祇逞自己的脾氣，永不與夥伴們合道同意，別的唱，他們也不喜歡；別的哭，他們也不悲傷；他們總是橫不好，豎不好。法利叟們就像這種人。他們見若翰勸人嚴齋，自己不吃不噓，就說若翰是負魔者。

他們不見耶穌守四旬嚴齋，只見他與貧者富者相繼共桌，加納婚酒也去吃，布彼加諾家裏也去吃，於是便說耶穌是貪饕者是罪人的朋友。

「但是智德之子，總以智德爲聖善。」法利叟不認天主上智的措置，因而要加非議，只見得他們沒有上智，淨是血肉之見。然而聖寵的德能，儘會感化人心，信任天主上智，成爲智德之因，而認識若翰，認識吾主，讚美祝頌天主上智的萬般措置。

第十一章

罪婦的悔改

耶穌的親族

(廿八年九月—十月)

宴會西滿家

欠債獲免贖

罪婦的激赦

幾個女親友

親友的挽留

親族超性化

宴會西滿家

下面的事情，是發生於加里肋。四聖史中，只有路加給我們記載，但他沒有指明這事發生的時期，及在什麼地方。因而有人把這次的宴會，及受難前伯大尼的宴會，兩相混合。但據我們的觀察，細心的路加斷不會把後來的事實放到這裏來的。

我們且看路加的記載吧！

一 有一個法利叟人，請耶穌同他吃飯，耶穌就往他家裏去了，到他家，就上席。

在這幾句看來，這次的招待，非常簡單，當然耶穌還有幾個門徒伴着。這個邀請的主人，是法利叟，叫做西滿，大概是地方上的紳士。他邀請耶穌的目的，也許是由於地方上的習慣：因為如德亞人，對於宣教傳道者，時常招留佈施的；但也許是由於他要在他家內，細細地觀察耶穌的言行。

如德亞就席的儀式，全照羅馬風俗，一種丁字式的三人坑床，各人倚床左側騎着，右手自由取食，兩腳却蜷屈地露在坑床的外端。

明瞭這種坐席式，下面的光景，便可易於懂得。

一 有一個婦人，在城裏，都知道她是個罪婦。她一知道耶穌在那法利叟人家吃飯，就拿着盛香液的玉壺，來站在耶穌背後。臨近他的腳，她就哭開了。她的眼淚就沾濕了他的腳，她就用自己的頭髮擦乾，也還用口親他的腳，又

用香液傅抹。

那請耶穌的法利叟，見了這個光景，就自己心裏說：這人若是先知，必定知道這摸他的是誰，是怎樣的婦人，是個罪人。

在這寥寥幾句話內，我們可以推知這罪婦的舉止却甚嚴肅莊重，在她外貌看來，是看不出他是個罪婦的，否則既一望而知是罪婦，那法利叟心中用不着說：『假使他是先知』了。

她是罪婦，她生活不上正軌，但這些須是地方上人才能知道，她的外貌與姿態，並不表示她是妖蕩的婦人。

她生活雖不上正軌，但她的內心，却還正直。她大概聽了耶穌的言行，看見耶穌的慈善，莊重，無形中被一股神力吸住了。

她聽說耶穌在西滿家，她就帶了一壺上等香液，她沒有餘暇想到前後的光景，她只要找耶穌，對他表示她內心的無限蘊藏，向他懺悔她往日的一切。

她到了他的跟前了，她覺得心中一陣衝動，不自禁的開了她的淚閘。她又覺得自己的眼淚，已沾污了他的聖足，那怎麼辦呢？一切沒有想到，於是情急智生，快快把她引以為榮的美髮，揩擦耶穌的腳，然後又快快敲斷了玉壺的頸項，把香液完全傅擦在他的腳上。

法利叟眼看耶穌，若無其事的受這婦人的撫摸傅油，覺得忍無可忍。正在打量如何如何責問時。突然寂靜的空氣，給耶穌有力的反問打斷了。

欠債獲免喻

耶穌對他說：「西滿我有件事給你說。」西滿說：「師傅，

請說罷。」耶穌說：「有兩個欠債的人，欠一個債主，一個欠五百銀錢，一個欠

五十銀錢，因為他倆都還不起，債主就寬免了他們，他們兩個誰更愛他呢？」

西滿說：「我想是得寬免更多的那一個。」

耶穌問語的背景，法利叟沒有認清。可是這明明要間接地教他知道：在天主前，他同了別人，原都是罪人。

也許他欠於天主的是五十而不是五百；但他不能因之而對於所欠的

債不再清償，更不該因之而五十步笑百步的輕視別人。何況他受主的恩寵比衆多，假如他不知報本，確還不如別人呢？

「耶穌給他說：『你斷的不錯。』遂回頭向着那婦人，給西滿說：『你看見這個婦人麼？我進了你的家，你沒有給我水洗腳，這婦人却用她的淚，滴濕了我的腳，又用頭髮擦乾；你沒有給我行口親的禮，這婦人却從我進來，就不住的口親我的腳；你沒有在我頭上傅油，這婦人却在我腳上傅了香液。所以我對你說，因為她愛的多，她的罪也赦免得多。誰而罪寬赦得少的，他愛的也少。」

這種溫而有禮的訓話，實使這法利：叟：噴：笑：皆：非；他那樣簡慢的招待了耶穌，竟把一切如德亞招待客人的常禮都忘了。耶穌一進門時，便覺得主人的無禮，但他默而不語，現在他却趁機把他同這婦人比較，相形之下，他自當得到一番教訓。

罪婦邀寬赦

我們也可推測，當那婦人聽着這一句『因她愛的多，她的

罪也赦的多時，「她心靈上的快慰，真是難以形容。

但這種間接的表示，耶穌還以為不足，於是轉向那婦人慈祥溫存地說：「你的罪赦了。」在座衆人聽了這話，非常驚奇，因為在這句話裏，耶穌不只自認爲先知，而還表示了自己超乎人類的地位。

他看人間的罪惡，是負他的債務；並且因他的慈憫，他寬赦了人們的這種罪債。

惟天主才有赦罪的權柄。罪是欠天主的債，而今耶穌竟寬赦了人欠天主的債，他同天主，究竟有什麼關係呢？於是同座的就心裏說：「這個連罪也能赦的，可是誰呢？」

這同了愈葛法翁癱子的光景，又先後輝映。只是這次他不顯什麼聖蹟，但只直截爽快地說：「你的罪赦了。」而且爲加增那婦人內心的平安與快慰，更堅決地向她說：「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回去罷！」

幾個女親友

在這些動人的事情發生之後，聖路加又輕淡地給我們留下了幾筆耶穌在加里肋周游講道的速寫。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聖史留下的幾個名字。經上說：「後來耶穌游行各城各鄉，宣講道理，傳天國的福音。跟隨他的，有十二宗徒。又有從前有惡神，有疾病，經耶穌治好的幾個婦女。有個叫瑪達肋納瑪利亞的，從她身上出來過七個魔鬼；又有若翰納，是黑落德的管事人古撒的妻子。還有蘇撒納及許多別的婦女。她們用自己的錢財，供給了他們。」

瑪達肋納瑪利亞，在耶穌受難復活時期，將一再發現；至論若翰納的丈夫古撒，或者即是那個黑落德手下的官員，曾蒙耶穌一度看好他的兒子的。此人並在法利叟們之前，保護過耶穌。

親友的挽留

聖史們的質樸忠信之筆，在這裏給我們展開了一幅動人的事實。聖瑪爾谷把這樁事情，尤其寫得生動，他說：

「耶穌同門徒們到了屋裏，許多的人，又聚集來了。至於他們連飯也不

得吃。耶穌的親族聽得說了，就要來挽留他，因為他們說，他已是瘋了。」谷，叁
，二〇—二一。

我們要明瞭這段記述，先該知道東方民族的家庭思想的濃厚。因為那時，耶穌到了屋裏，立刻又被人包圍，以致他同家人們，弄得飯都吃不成。於是從心底愛耶穌的親人們，見他一味同民衆周旋，連吃飯也不顧，便說他簡直是瘋了。這種口吻，我們在熱切關懷一個人時，往往會發生同樣的譴責。

按聖瑪爾谷的記載，是有人把一切情形，告訴了耶穌的親族們，大概還有人把法利叟們的毒恨，也去告訴了他們。於是這些熱愛耶穌的親族，不明瞭耶穌的使命，便要用武力來挽留他。

聖瑪爾谷對於這事，只提了幾句，就此中斷；好似使耶穌的親族們，得有充分的時間，回家去籌備一切。這家當是耶穌在葛法翁寄寓的伯多祿或瑪竇的家。

聖經這裏所說的耶穌的親族，即是下面所說的「他的弟兄們」了。當

然不是指同胞弟兄，而是指一切近族的弟兄。因為按聖教歷代不變的傳說，耶穌除了幾個表弟兄之外，別無同胞的弟兄。

他們挽了耶穌的母親同來。他們以為一有了聖母，他們的計劃就可以成功。他們已完全聽到了對於耶穌不利的消息，他們決定要用武力來救他；但他們不願意不通知他的母親，於是他們就把她請了同來。可是聖母是決不參與或許可他們這般阻止耶穌傳教的計劃的，她的來，大概是只為看看他久別的聖子。

他們一到耶穌那裏，一見了這重重包圍的民衆，他們的行動，就同了他們的計劃全然兩樣了；大概看見了這般有力的民衆，他們就已軟化，他們不敢再說是來把他拘捕，他們只立在人圈之外，託人傳言說：「他們願意一見耶穌，同他談話。」

耶穌的母親同了親族來到的消息，很迅速的就傳到在人羣核心的耶穌跟前。瑪爾谷記載說：「耶穌的母親同他的兄弟們來了，在外邊立着，打發

人去叫他。衆人圍着耶穌坐着，有人告訴他說：「喂！你的母親同你的兄弟們在外邊找你呢！」

親族超性化

耶穌回答說：

「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環視四週坐着的人，說：看這些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兄弟，誰而遵行天主意旨的，他就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我的母親。」

耶穌既不否認血統的關係，也不責斥親族的愚妄，只是叫人把血肉的關係，超性化。叫人做他超性的親族。

這幾句話，耶穌對於親族，並沒有什麼冒犯；而且爲聖母還是一種最完滿的讚美。她永是謙誠熱烈地承行着天主的意旨的：領報時，她說：「主之婢女在茲，希惟致成於我如爾之言。」她始終沒有改變她的態度，自受孕而馬槽，而加爾瓦畧，並直到山園埋葬時，她常承行着天主的意旨。

至於耶穌的弟兄們，他們後來也必明瞭耶穌的意思，因爲不是什麼表

弟兄，堂兄弟，或其他血統，或什麼亞巴郎子孫的等等關係，將受到重視。天主所重視的，只是唯一超性化的親族關係。

第十二章

比喻訓人 賽，拾叁，一—五二。

(二八年十一月)

- | | | | |
|------|------|------|------|
| 何用比喻 | 播種之喻 | 穀種長發 | 莠子之喻 |
| 芥子之喻 | 酵麵之喻 | 寶藏之喻 | 珍珠之喻 |
| 撒網之喻 | 喻罷結論 | | |

爲何用比喻

耶穌在解釋播種之喻之先，他先聲明了用比喻的理由，說：「天主國的道理，只賞賜了你們知道，至於外人，都是給他們說比喻。爲的是應驗先知依撒意的預言：『你們傾耳聽，可是聽不明白；你們留神看，可是看不見；因爲這些百姓的心已硬了。他們裝聾做瞎，怕耳聞目覩，後心地明白了，就要回心轉意，於是我可去治好他們。』」

耶穌誠如其他一切宣講教道者，而且千百倍的更熱心希望，希望他所講所教的一切，能得到聽衆的了解明白。

比喻原非爲掩蔽真理，但愚昧的私慾與惡意，却障住了真理的浸入。比喻之設，原是天主訓人預定的計劃，比喻猶如洞開的窗戶，給我們明亮的光線，使純潔的靈魂，沉思默想，推悟天主的奧理；而把一切只講皮毛毫無誠意的人們，依舊丟落在黑暗裏。

播種之喻

巴勒斯坦十一月的氣候：酷熱方才過去，細雨陣陣降落，晒硬的土地漸漸化鬆，正是播種麥子的時節。下面卽景生題的比喻，聖史瑪竇按着他目見耳聞的寫道：

「那一天，耶穌從屋裏出來，坐在海邊上，有許多人齊集攏來，他只得上船坐下，衆人都在岸上立着。耶穌用比喻給他們講了許多道理。」

這真又是一幅動人的談道圖，在水天遼闊的海邊，在海灘岩石上坐滿了側耳傾聽的人羣，主耶穌却是坐着一葉扁舟，向羣衆用平凡的比喻，講天

國深奧的道理。

也許離海岸不遠，野間田裏，正有農夫在翻鬆的田畦裏播着種。

一他說：有播種者出來播種。他播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邊，飛鳥就來啄了去；有落在砂石地的，那裏泥土淺薄，萌發很快，但太陽出來一晒，因為沒有根子，就乾枯了；又有落在荆棘裏的，荆棘長起來，就把他壓死了；惟有落在好田裏的，長了子粒，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衆人聽着這生動的事實，真是津津有味，他們也深知這些講的並不是臆造杜撰，在這些平凡的事實，平凡的字句之下，却藏着不平凡的深意。

爲使聽衆對他講的道理，引起更深刻的印象，耶穌就用他慣用的有力句子收束說：『有耳能聽的，聽吧！』

大概當時耶穌還講了許多其他比喻，只是聖史們沒有記錄罷了。

那比喻講完後，人們便各自散去。耶穌亦捨舟登陸，門徒們立刻上前把他圍住了。他們極願耶穌親口給他們一個解釋，因為雖則他們也能窺個

中大意，但終未能徹底地了解比喻的奧蘊。

耶穌看着宗徒們問得熱切，又想到「這比喻而不懂得，如何能懂得其他的比喻呢？」所以就給宗徒們解釋那比喻說：

「播種者播的是道理，那落在道路邊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理，隨着就有撒殍來，把落在他們心理的道理搶去。落在沙石地裏的，就是人聽了道理，立刻喜歡領受，但心裏無根，不能久長，及至為道理的緣故遭了患難，或受了窘迫，立刻就跌倒了。有撒落在荆棘裏的，就是人聽了道理，有世俗的愁慮，財帛的迷惑，及別種貪情侵入，把那道理蒙蔽住，就不能結果；那落在好田裏的，是人聽了道理，存記在心，後來得結果，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

瑪爾谷記載，「當耶穌獨自一人時，他的門徒及十二個宗徒，就問他那些比喻的意義，：「我們須注意的，就是宗徒們問的比喻，是多數，說是一「那些」比喻，而不說「那個」比喻。雖則耶穌只給他們解釋了這個播種之喻，聖史們遺留給我們的也只這一個。可是那時耶穌講的比喻，我們從宗徒們

問的「那些」二字上看來，可見決不止這一個了。

穀種長發喻

只有瑪爾谷，記載了這穀種長發的比喻。

一天天主國就如人在地裏撒種子，人睡覺也罷，起來也罷，人不知不覺間，那種子却黑夜白日發芽生長，因為地土自能生長五穀，先發苗後吐穗，再後穗上長滿了子粒，子粒成熟收成的時候到了，就用鐮刀來收割。一谷，肆，二六二

九

這個短短比喻的意思，耶穌雖未親口解釋，但我們也不難自行推想。

這比喻的意義是：你們該學農夫們播種。播種就是農夫們的重大工作。此外，他既不能握苗使長，更不能炙穗使熟；他只有忍待其自然發展。是以你們勿焦思憂慮天國的來臨，到了時候，自會臨格，天主的工程，自有他的時日辰光，自有他的標準與規定，我們一切都不能預知，我們惟有如農夫一般的翻土下種，幹着下層工作。

莠子之喻

耶穌又講比喻，說：「天國就像一個人，在自己田裏撒上好種，

人們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就來在麥子裏撒下些莠子走了。趕苗發生起來，長了穗子，那莠子也顯出來了。家主的僕人來告訴他說：「主人！在你地裏撒的不是好種麼？」那裏來了這莠子呢？」主人給他們說：「這必是仇人做的。」

「你願我去芟去莠子嗎？」主人說：「不必，怕拔莠子時，麥子也帶了出來，任憑兩樣一齊生長吧！直到麥秋，一待收割的時候到了，我要給收割的人說：你們先把莠子拔出，捆了留着燒，但那麥子，要收在我的倉裏。」

這裏耶穌給我們指示了天主容忍世界的態度。佳種中常雜有莠子，一如世上好人中，也常有壞人；世上原無純全之日，我們也不必詫異。好壞的隔離分開，不在秧青苗綠時，而却在收割的時候，下面耶穌要給我們解釋明白。

「那時耶穌辭退衆人，回到屋裏，他的門徒，到他跟前說：『請把莠子的比喻給我們講講。』」耶穌答應他們說：「那撒好種的就是人子；那田就是世界；好種是天國之子，莠子是罪惡之子；撒莠子的仇人，就是魔鬼；收割的時候，是世界末日；收割的是天神。莠子收割了，就投火燒了；世界窮盡的時候，也是

這樣：人子將打發天神，把一總立惡表的，作惡的，都從他的國裏揀擇出去，把他們丟在烈火審裏，那裏有哀哭的，有切齒的。那時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發光如同太陽。有耳能聽的，聽吧！

這篇道理的主要點，是天主並不以現世爲其絕對君臨的天國。世界係勝敗未定的戰場，敵人的頑抗掙扎，足以顯示志士的驍勇善戰。惡人的爲難，也能使善靈加增功勞，發展德行，是以拔除莠子，或足使麥根受到損傷。

我們須記田主是天主，撒種者卽是人子耶穌。良種不會給莠子掩住，末日審判時，麥子同莠子，須得分開，而收穫者，又將貯麥於倉廩，投莠於烈火。是以善人在現世雖或似若失敗，但最後必得勝利。

耶穌常以無上權力宣講一切，這裏他第一次自認爲無上的審判者，他將派遣天神分別善惡，他將命天神把莠子投入永火。

在山中聖訓中，他自認是一個立法者。現在我們見到他自認爲無上的審判者；他不僅是法律的顧問，而就是立法的天主。總之他不僅是人，他還是

天主。

芥子之喻

耶穌在解釋莠子與好麥之前，中間却隔着講了兩個簡短而同意義的比喻，就是下面芥子與酵麵的比喻。

在這兩個比喻裏，耶穌是在說預言。預言他在世的天國——聖教會，——當如何出發展開的動態。

聖瑪爾谷記載：「耶穌又說：『天主的國我們可用什麼可比他呢？或用什麼比喻形容他呢？』這幾句話好似耶穌當時正在找尋什麼更清晰，更簡單，更普遍，更惹人注意的事物，為繼續講他的道理；但是，對鄉下人講論，最好是仍在農作物中，尋找比喻。

一天國就如同一粒芥子，在田裏的時候，比地上一總種子都小；到底既種之後，生長起來，便比什麼菜蔬都大。而且長大枝幹，至於天上飛鳥可以棲在他的枝上。」

巴勒斯坦一帶地方，芥菜沿路滋生，黑壓壓的都是。抽得有一公尺至四

公尺高，幹粗葉濃，小金雀便成羣結隊的，在牠濃蔭下啄食休息。一切農作物中，不論什麼豆，麥，玉黍，或其他菜蔬之類，牠們的種子，都比芥子來得大，可是芥子長發起來，豆麥玉黍，都不及牠。

瑪爾谷聖史接着記載說：「耶穌向衆人講道，按照他們所能聽的，用許多這樣的比喻，非耶穌向他們只講比喻；在獨居的時候，就把所講的一切，解釋給自己的門徒們聽。」

是以雖則這比喻的解釋，聖史們不給我們留下，但當時耶穌一定指示給宗徒們；聖教會的開始，是如何的微小平凡；但將來的發展，真是不可限量。一切善靈，將如天上飛鳥般，成羣結隊的歇息在聖教會的大樹之下。耶穌在這裏，又指示給宗徒們知道，如德亞人的列祖列宗，所希望的默西亞，並沒有驚天動地的開場；但他終將把全世界征服。基多神國的來臨，真似一粒極小的芥子，埋在田裏，無聲無息的滋長發芽，卒至長成不能搖撼的參天大樹。

酵麵之喻

瑪竇聖史在芥子喻後添着說：「耶穌給衆人又說了一個比

喻：「天國相似酵麵，婦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裏，至於那麵全發起來。」

這比喻同了芥子喻，有同樣的意義，一粒小小黑芥子的發展，是極度有力的，一如些微的酵母，竟能把全部的麵粉發酵起來。芥子和酵母，都象徵着這本福音經，寥寥數十章，竟改變了全世界，改變了全人類。

寶藏之喻

耶穌給世人所講一切總有個實施的結論。因為他講的全根基於愛。愛的真意，是在實行而不在虛言。是以他的道理是實際的，不是理想的；是該立而行，不只是坐而聽的。他在結束山中聖訓時，說：「不是凡向我說，主呀主呀的人，就能得進天國；乃是承行在天大父意旨的人，才能進天國。」

這裏也是同樣的說法。

他講了許多天國的比喻之後，又講了寶藏和珍珠兩個比喻。這是教訓我們該如何拋棄一切，為得徹底信奉並實行他所講的真理，而能在天國裏佔一席之地。我們先看寶藏之喻吧！

「天國好似埋在田裏的寶藏，人發見了牠，就把牠遮隱了，喜喜歡歡地

去變賣他一切所有的，買那塊田。」

耶穌利用人們孜孜求利的心理，來訓示我們宜如何追求靈魂上的利益。人們有能發一筆橫財的機會，必然如耶穌所說的，將不顧一切而去找尋追求。我們對於靈魂的利益，至少也該有同樣的心火。

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的財物，原沒有什麼可以寶貴之處；唯一的真寶藏，就是天堂的永福。

信奉基多的福音，因而遵守聖教的規誡，善用賦給神恩的聖事，就是獲得真寶藏的門路。

那發現寶藏的人，唯一獲得寶藏的方法，就是設法獲得這方田地。同樣的，誰要獲得天國的無價寶藏，就該把自己的思言行爲，符合福音經的教訓。那人發見了寶藏，他急不容待的就把寶藏掩蓋住，就去設法買田。同樣的，信奉福音，也是一件急不容緩的事。牛孟在他歸正的前夜曾說：「時光迅速地過去，永遠無窮地存在。」人生草頭霜，一瞬息已逝，片刻定永遠，這是何

等一椿緊急重要的事情呀。」

耶穌又給我們指示那獲得寶藏人的堅決的意志，當他一發見了寶藏，他便什麼也不顧惜。他變賣一切，犧牲一切，來買那塊田，這般他可穩有那地下的寶藏。他急速買了那田後，他覺得快慰安樂。同樣的，誰而認清公教之後，也該犧牲一切來皈依信奉。

珍珠之喻

耶穌說：

一天國又如一個買賣者，尋找好珠子，他找到一顆貴重的珍珠，就去變賣他所有的一切，把他買了。」

這比喻同了上面的一個，表面看來，可說完全是異曲同工：兩種說法，一件事。許多聖經學者，却說珍珠之喻，別有深意，這個比喻的領域，不如上述寶藏之喻的廣大；但却更來得高超成全。寶藏之喻，是在對信奉公教的大眾說話；這珍珠之喻，却是在對那些業已歸奉聖教，而求修德成全的人說法：他們不以爲有了寶藏就自滿足；他們求的，是在修德上，要有珍珠般的無玷美

麗與成全。他們的信仰，不只根據於福音經的真理，與救靈的緊要；而還由於福音經的高厚淵微，及其聖善的吸引感動。

是以聖教會中，歷代常有千百萬仰慕高超的志士貞女，在修院或隱院裏，犧牲了他們終生的一切，求珠潤玉圓的純潔美麗與成全。

撒網之喻

也許因為宗徒們大概是漁夫罷！或者由於使莠子之喻及其解釋，更得明瞭的緣故，耶穌就講了這個撒網的比喻，作為結束。

一天國又好像在海裏撒的一張大網，聚集各類的魚，趕網滿了，漁夫就把牠拉上來，坐在岸上，揀那好的放在器皿裏，不好的拋在外邊。世界窮盡的時候就是這樣，將有天神出來，從義人中分出惡人來，把他們投在烈火窖裏，那裏有哀哭以及切齒的聲音。

這裏又是一個重要的教訓。看看世上罪惡如麻，惡人聲勢赫赫，義人則慘遭艱難，好似至公的天主在這些罪惡之前，熟睡的一般。種種光景，真能使我們的信仰浮活動搖，但念了這段聖經，我們深信，審判終有來臨的一日。

我們遭苦難，被欺侮，受壓迫的人們，在水深火熱的災况下，真似長夜漫漫，永不會見義德的太陽上升發光一般。但我們該深信耶穌的話：善人惡人的劃清，是在世界末日。是以善善惡惡，終得水落石出。我們耐着吧！我們期待着這一個公義的日子吧！強凶霸道的惡類，終有明正典刑的一天。

喻罷結論

門徒們聽了這些比喻，表示懂悟，耶穌乃用一個簡短的比喻，作為結論說：

「所以明白天國道理的經師，就如同家主，從自己庫裏，取出物件來，有新的，有舊的。」

第十三章

湖上顯能

谷，肆，三五—四〇。
伍，一—四三。

重回故鄉

谷，陸，一一—六。
路，肆，二—三〇。

(廿八年十二月)

渡海遇風浪

命風浪平靜

塚間附魔者

豬着魔投海

遣回得救者

捫衣愈血漏

信德救了你

雅依祿女危

小女你起來

回鄉遭輕視

婉辭責鄉人

這是十二月的初頭。

底伯里亞湖，四面圍着高山，湖的水平線較地中海要低二百餘公尺，湖

的深度約五十公尺，長約廿一公里，最闊處約九公里半，他的面積爲一萬七千公頃。誠是一個小海，所以人們往往又叫他做加里肋海，或是日納撒肋海。朔風野大，加以群山四圍，在冬季，湖中常有一種可怕的風浪，當一那天晚上，耶穌給宗徒們說：我們且到對岸去。一時，已是逼近風季了。

大概由於伯多祿宗徒的回憶罷，瑪爾谷記載這段史事，確比衆來得詳細貼切。

渡海遇風浪

那天耶穌講完了許多比喻之後，已是日落西山，他就同了宗徒們下舟渡海，聖瑪爾谷記載說：

「那天晚上，耶穌給他們說：『我們到對岸去。』」

「對岸」是指東岸，因爲那時耶穌正在西岸講了比喻。但他也願給東岸的民衆得福音。他不願義撒厄爾羊群中有一頭夫去：不論是東岸西岸的居民，他抱着同樣的熱情，願他們個個得救。

他這般匆匆東渡，也許是他連日奔走宣講，肉體已感困乏。這次夜航，可

能讓他靜靜地休息一下。但也許是他不願門徒們同這些人羣接觸太長久，以致引起或傳染民衆們對於默西亞的錯誤觀念。

命令一下，宗徒們馬上鼓棹握槳，絕不溜滯的動身了。

瑪爾谷記載說：「門徒們離開了人羣，耶穌在船上，他們就帶着他去了。有幾隻別的船，也跟着他。」

只有瑪爾谷記載別的船跟着，大概瑪爾谷那時也和宗徒們在一起，或是他正附在岸上那些戀戀不忍遽離耶穌的民衆之中，所以他曾目覩有別的船也跟着他去的。

瑪爾谷繼續記載說：「忽然起了暴風，浪打進船去，幾乎滿了船艙，耶穌在船梢上却倚枕而睡。」

宗徒們，原來都是好水手，他們扁舟來往在這底伯里亞湖，原是常事。他們是漁夫，船就是他們的家。他們又都是飽經風浪的人。是以耶穌一任他們去駕駛，這也是教訓我們，各人在各人地位上，各有應盡的職務。

但此番却是月黑風緊，浪排山到海地湧上來，而且打進船裏，弄得船裏都是水了。這時老於過海的宗徒們，也弄得手忙腳亂起來，全船都起了混亂；但耶穌却極度的鎮靜，安然在船梢上，曲肱睡着了。

耶穌的熟睡，表示他信任宗徒們的本領；但他們此番却不敢自信了，海這般的吼着，浪又這般山擁似的打來，小船已是顛簸得無法駕駛了。他們雖還是勉爲其難的努力着，但彼此心裏都已起了恐慌，他們就近耶穌，喊醒他道：「師傅我們要死了，你還不管麼？」他們語氣，又急又怨，似乎信心欠缺，想耶穌已不顧他們的生命了。

命風浪平靜

耶穌起來，叱風命海說：「默靜！不要作聲！」那風就止住；大大平安了。於是海天寂然。

按着希臘原文，並沒有說耶穌起來，只說耶穌醒了，是以大概當時沒有站立起來，只倚肘仰首向海出命，止住了風浪。

聖路加聖瑪爾谷，却記耶穌先平定了風浪，然後轉向宗徒們說話，這是

教訓我們，該先務急的須要的，而勿斤斤於無謂的爭論。

風浪平了，耶穌轉向宗徒們說：「你們爲什麼怕？你們的信德何在？」
 少信德的人們，你們爲什麼怕呢？「耶穌着重的是信德，一種孩子依賴慈父的信任，一種出於孺慕的安心，一種對於主耶穌無限慈祥的極度希望和愛戴。」

耶穌來世，無非是爲使人發生這種信心，給人燃燒這種愛火，他行的靈蹟，講的道理，也無非是要這種愛火，在我們心中滋長發展，這便是上述靈迹的唯一教訓。天下何處無風波？何時無災難？合教會的過程中，盡人生的生活裏，滿是盤根錯節。但風波艱難，都是使我人磨鍊信心，增長聖寵的良機，這便是艱難風波常有不息的理由之一。所以我們不該求天主取消這些風波艱難；我們該求的，是在風波艱難中，有一個堅決不能動搖的信心。

但細讀聖經，我們覺得在這件史事內，却有兩個靈蹟。那時，海上頗有經驗的宗徒們，彼此說：「這是誰呢？連風與海都聽他的命。」風與海都聽他的

命，這裏豈不是有兩個聖蹟：停風一，靜浪二，前者也許是自然界的現象，但突然把前擁後推的巨浪，完全頓時平下來，除非聖蹟，那無論如何是做不到的。這後者，當然使門徒們那時更驚訝更畏懼。

塚間附魔者

風浪平後，宗徒們便努力鼓棹，直駛東南岸，到了日拉撒人的地方，在那裏，發生了一樁驅逐魔鬼的靈蹟。

聖瑪爾谷這樣記載說：

「他們過了海，到了日拉撒人的地方，耶穌下船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邪魔附體的人，從墳裏出來，到他跟前，一這人已遠遠地看見耶穌在來，他一面吼着，一面奔向耶穌，到了耶穌跟前，他便像狗一般，蜷伏在耶穌跟前，大聲的喊叫說：『至天主子耶穌，你同我有什麼干涉？』」

耶穌明鑒一切，泰然命他說：

『污穢的魔鬼，你從這人身上出去罷！』

那可憐虫就苦求耶穌，「我因天主的聖名，求你勿苦害我。」須知這人身上的一切舉動，都由魔鬼駕駛着，是以他的行動，便是魔鬼的行動。我們在這裏，可見魔鬼深認耶穌的無上尊威，他哭着，跪着，懇求着；耶穌呢，却很尊嚴的發命。

「耶穌問邪魔叫什麼名字，他回答說：『我名叫軍旅，因為我們衆多。』」邪魔還求他，不要趕他們出這個地方。」

豬着魔投海

「在那裏有一大群豬，正在山坡上牧放，魔鬼就求耶穌說：

『打發我們到豬群裏附着豬去罷！』耶穌准了他們。邪魔就從人身出來，入了豬身。那群豬約有二千頭。

「豬着了魔，就從山坡上闖下來自投於海，在海裏淹死了。放豬的人，就跑去，告訴城裏及鄉下的人。衆人就出來，看看有了什麼事。他們到了耶穌跟前，看見先前附魔的那個人，在那裏坐着，身上已穿着衣裳，而且心裏也明白了。」當然他們不會明白，一個靈魂的得救，愈於二千頭豬的損失。可是聖史

記載說，「他們只害怕。親見那事的人，就把負魔的，及那豬群經着的事，給他們述說了一番。他們就求耶穌出離他們的境界。」

遣回得救者

日拉撒人民的粗魯無禮，殊堪憐憫；而那時先前附魔者之

先後如出二人的情景，也值得我們注意。靈魂上有寵與有罪的情況不同，也如這附魔者先後的不一樣。他先前脚镣鎖鏈制不住他，赤身裸體，黑夜白日住在墳墓裏，喊着叫着，自己打着自己，一如野獸一般的人；現在穿着衣服，依耶穌膝下，他的人性又已回復，他甚至不願再離耶穌。一當耶穌上船的時候，那先前附魔的人，求着和耶穌相隨不離，耶穌不准他，但給他說：「你回家去！到你的親屬那裏，給他們述說：主爲你做成了何等大事，怎樣可憐了你。」那人就走了，在代加保里，把耶穌爲他所做的大事，就傳揚開去，衆人聽了都驚訝。」

耶穌不要這人跟隨，而教他回鄉的目的，是要在義撒厄爾國境內，以及在外教人的代加保里地，也有他天國福音的浸入。

捫衣愈血漏

耶蘇離了湖對岸的日拉撒地，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鄉——葛法翁。在路上，顯了兩個靈蹟，按聖瑪爾谷的記載：

「耶蘇坐船又渡過海去，還在海邊上，就有許多人聚集到他跟前。」

同一湖的兩岸，人情的冷熱，就有天壤的分別。這邊熱烈的歡迎，正襯出那邊的冷酷無情。因着二千頭豬的損失，那邊的人，覺得這個行異的先知，是天主遣來責罰他們違反梅瑟不准吃猪肉的法律的，所以滿懷不安的懇求他，早早離開他們。

這邊呢，耶蘇是大家相熟的。人們都知道他的溫良慈善，寬仁樂善。是以他一到，便把他團團圍住，而傾聽他的道理。他的來臨，不但是歡迎，看了路加的記載，還可說是渴望着呢。是以他一到海邊上，就有許多人，摩肩接踵的聚集到他跟前，「其中來了一位會堂的堂長，名叫雅依祿的，一見耶蘇，就跪伏在他足前，懇切央求說：『我的女兒，快要死了，請你去給她接手，使她得救，使

她活着。」

按瑪竇的記載，會堂長說：「我的女兒方才死了。」大概雅依祿那時急不擇言的說：「我的女兒快要死了，也許現在她已死了呢！」

按路加的記載，這小女孩大概有十二歲。

耶穌聽了那人的懇求，一言不發，「就同他去了，有許多人跟隨他擁擠他。」路加還說：「擠得把他悶住了。」

「有一個女人，患血漏已十二年了，診過許多醫生，苦也受的不少，她化盡了一切所有，也不見什麼效驗，反而病更重了。她聽得人們講耶穌的事，她就雜在人群裏，從後面摸了耶穌的衣裳，因為她心裡說：『我只要一摸他的衣裳，我必定就好了。』」

那婦人的病，不只她本人受到極大的痛苦，而且因了這病，她還成爲地方上可厭可惡的一個。她這種不潔的病，法律上還給她一個嚴厲的規條，在

古經肋味篇上記着說：「你們該教你們的子女，把一切污穢潔淨，怕的他們死於不潔而污瀆了我在他們中的聖殿。」這一條法律，使患這種病的人，受到重大的打擊；因為法律不許任何人去接近這些病者。這病婦，曾化盡她所有的財產，為使她這不潔的病治好，是以一聞名醫，便去診治，可是她走了許多地方，診了許多名醫生，而結果是破產。

怎麼辦呢？現在已是山窮水盡了，醫藥的能力，同了她的財力，一般宣告了破產。在她痛苦羞愧，在無可告訴的絕境裏，她突然得到了一道希望的亮光：就是目下義撒厄爾最大先知的來臨。他是隨路行異救人的。她想：那麼我只要不給他看見，暗暗地碰到他衣服的任何部份，我的病就可治愈了。

聖史們仍再三給我們提及，耶穌所到處，人們都摩肩接踵的擁擠上來，想擁擠他，因為在他身上有一股能力出來，療治一切。

這可憐的血漏婦，和着衆人一起擁擠上來。只是她一方面固求愈心切，而另一方面，却彀躒迴避，防人看見。

果然她不失所望，當她伸手一碰耶穌衣裳上的蘇頭時，她的血漏立刻停止，她自覺身上的病好了。」

她當時滿心喜樂，寂然隱去。但耶穌却願人知道聖蹟是上主慈心的表示，而不是什麼機械的工作。

「信德救了你」

聖瑪爾谷記載說：「耶穌自己也立刻知道，有能力從他身上出去，就轉身向眾人說：『誰摸了我的衣裳？』門徒們給他說：『你看這些人擁擠你，怎麼還說：誰摸我呢？』」

耶穌天主性的上智，知道一切經過，知道他已行了一個靈蹟，而且一定也知道是誰得到了這個靈蹟。但他也願他的肉目看見究竟，他要這病婦當衆承認她的奇遇，而作吾主顯蹟的証人。是以他說：「誰摸了我？」就「周圍觀看，要見做這事的人。」

「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有的效驗，就害怕，戰戰兢兢的前來跪伏在耶穌面前，把實情全告訴了他。」

「於是耶穌給她說：『吾女，你的信德救了你，你平平安安回去罷，你的病也全好了罷。』」

病婦跪伏在耶穌脚下，好似一個做錯了事情的孩子，心怕受到責罰或呵斥。因為她却犯了許多法律上所不准的；她是不潔的，她不該闖入人群；更不該摸摸耶穌。她犯了這些規條，她將如何辦呢？她如好小孩一般，第一件就是認錯。她跪下，她把真情完全吐露了，她只求着寬赦。耶穌看着她這般恐慌，便慈祥地說：『我女，』這二字已是滿含慈愛，足使她寬心，但耶穌却又說：『你的信德救了你。』」

「你的信德救了你。」這句話在法利叟西滿家裏，已向悔罪婦說過，這裏耶穌又重說了同樣的話。是教我們知道，信德的能力是何等的偉大，保存我們的信德罷！因為信德能推動世界，引人到天主懷中。

雅依祿女危

血漏婦多方要隱藏她的痊癒，耶穌偏要她當衆宣佈，其中

自然別有深意。會堂長信心的需要鞏固，當然也是其中理由之一。且看會堂長匆匆來到耶穌跟前，跪下苦求，把他一切痛苦告訴耶穌，表示他惟一的希望是在耶穌身上。這固是他信心的表示，可是按聖史的記載看來，他的信心，還有美中不足之處。

我們只須把他同血漏婦一比較，就可看出來了，那血漏婦心裏說：「只要我一摸他的衣裳，我必定就好了。」她信仰耶穌的心，如此其切：甚至相信耶穌的衣裳，也具有有一種超性的能力。雅依祿却說：「我的女兒快要死了，請你去給她接手，使她得救，使她活着。」在雅依祿想來，耶穌行聖蹟時慣行的接手，是行聖蹟必要的動作。他同耶穌原不甚親暱熟悉，他的懇求，又似乎出於勉強。

血漏婦的痊愈，固然加增了雅依祿的信心，但當耶穌打發那婦人離開時，雅依祿却遭到了極大的試探。按聖瑪爾谷記載：「當耶穌話還沒有說完，有人從會堂長的家裏來說：『你的女兒死了，還煩勞師傅來做什麼呢？』」

這個突來的惡音，誠足搖動雅依祿的信心。耶穌的仇人法利叟們，早已勸雅依祿不必多此一舉，他却力排衆議的來到耶穌跟前。現在當他不在家的時候，他的女兒死了，他爲來請耶穌，竟然不能與他唯一的愛女送終永訣！他的妻子當然很悲怨的。所以遣人來向他說：「你的女兒死了，還煩勞師傅來做什麼呢？」

雅依祿的信心動搖了。他躊躇着，想辭退耶穌，而急急回去哭他的女兒。但那時候，耶穌慈祥地勉勵他說：「你不要怕，只管信就是了。」

這一句慰人的言語，鎮住了雅依祿浮動的心。

「女兒你起來」

一隊人又向前進行了，但耶穌辭退人群，「除了伯多

祿和雅各伯，及雅各伯的兄弟若望外，別人一個都不許跟隨他。」這三位宗徒，便作了這聖蹟的証人。

一到了會堂長的家裏，耶穌看見那裏亂闐闐的，衆人大哭大叫着。這短短的兩句話，却把東方喪事人家的混亂狀態，描寫盡致，人人哭的掉胸頓

足，眼皮紅腫。按如德亞風俗，家人外，還得僱幾個哭喪的人，來代替或相幫主人們號啕哭泣。

在這混亂的喪事之前，便是耶穌的極度的鎮靜。他覺得這亂闐闐的無謂，是以就冷冷的說：「你們爲什麼亂哭呢！小孩沒有死，她只睡着呢？」

那些僱來哭喪的，原沒有真的悲痛。耶穌的話一出，她們淚沒有收，就開始笑起來。聖經上說：「她們就譏笑他。」她們這種表示當然不懷好意。耶穌到也並不計較。他把衆人都趕出去，只帶着小女的父母及跟來的三位宗徒，進到小女躺的地方，就拉着小女的手給她說：「小女，起來！」那小女立刻起來，而且她行走了。

一言之微，死者復活了。其簡便尊嚴，也如他命風浪平靜，邪魔離人時一般。他這種態度，正表示他對於大自然，對於地獄魔鬼，對於死者，都有無上的權威，他出命，對方立即遵命。

這十二歲的小女孩，現從長眠中喚醒起來，依舊是天真活潑，伶俐可愛。

她欣欣地跳躍着行走，她不只恢復了生命，還恢復了健康。

可是人們見了這聖蹟，一只是驚訝。耶穌見他們這般的驚訝不安，就吩咐人給小女東西喫，證明那小女已是回復到生命的常態了。耶穌又切切囑咐他們，不要叫人知道；但是這聖蹟，不多時，就傳徧各地。

回鄉遭輕視

按着聖史們的記載，我們知道耶穌第一次的回故鄉是在他開始傳教生活的初期，大概是在廿八年五月相近。

他第一次回家時，罷工日他進了會堂，念了古經，講了默西亞的使命。繼而他為避免鄉間的狹小主義，他就離開了納匝肋，僑居在葛法翁。在那裏，他講了許多道理，行了許多靈蹟。

這次耶穌又回到他的故鄉來，大概為省親。聖母是常住在那裏的，但當她見了耶穌此番回鄉所受的遭遇，慈母的心，確又受到了極重的打擊。

這大概是在廿八年十二月底的事情。

耶穌這次在本鄉不受歡迎的主要原因，當是由於納匝肋人的一種酸性的憤恨。因為耶穌在葛法翁所行的種種聖蹟，早已在他們耳朵裏紛紛傳說。而他的故鄉呢，却始終遭他冷冷地拋棄。

當耶穌第一次回鄉的時候，他們對他發出一種欽佩的驚訝，他們覺得他是地方上的偉人，他們想從此可以隨鳳附驥的，大家高貴起來。但耶穌的行動，使他們失望了，於是有些壞人，便對他抱着敵意。我們知道，地方上，只要一、二個有勢力的壞人，便可左右全地方人的思想，因着這些少數人的宣傳，於是耶穌第二次回鄉時，便遭到了本鄉人蘊釀已久的毒意與仇視。

聖瑪爾谷記載：「耶穌從那裏——葛法翁——出去，到了他的本鄉，門徒們也跟着他，——那些外方人倒做了他的門徒，做了他的朋友，各處跟隨着：在這些本鄉人眼中看來，實在有些刺目。但耶穌對於他們的妒恨却不介於懷，靜等待着三巴罷工日的來臨。

罷工日既到，他就在會堂裏教訓人。——當他高據講座，侃侃而談時，他

的本鄉人不能不驚訝他的學問與口才。只是這驚訝的心，同了嫉妬與毒恨，却如潮一般地在他們心中交流着，於是互相說道：「這些事，他是從那裏學得來的呢？誰給了他這聰明？如何他的手，能行這許多聖蹟？——他不是木匠麼？他不是瑪利亞的兒子麼？同雅各伯若塞西滿達陡不是弟兄麼？他的姐妹，不是都在我們這裏麼？他們就都疑怪他。」

這些鄉僻愚民，要評論救世大事，真是以蠡測海了。

婉辭責鄉人

對於他們這些唧噥嘖咕的閒話，例如：親族，出身，以及他三

十年從事的木匠行業等等，耶穌都略過不提，只抉發他們心中的主要問題，對他們說：

「當然，你們將對我說：醫生，請你先診斷你自己吧！我們聽得你在葛法翁所行的一切，請你也在這裏做吧！——路，肆，二三一—二四。」

他們的言語行動，是一種要挾，是一種挑釁，他們想強迫耶穌行聖蹟，但這是完全的錯誤，他們既然沒有信德，耶穌必不肯給他們發聖蹟。是以「耶

耶穌在那裏，也就不行什麼聖蹟，不過覆手在幾個病人身上，叫他們好罷了。他們見了幾個病人的痊癒，依舊心硬不信，所以瑪爾谷聖史記載說：「他怪異他們的不信。」

耶穌又斥責他們這種狀態，給他們說：「我老實給你們說：先知在本鄉，從未有受到人尊敬的，我也老實給你們說：在先知厄利亞時，天上三年半沒有下一滴雨，地上各處是荒年，然厄利亞先知並不被遭遇到他自己親族中去，他却被遣往西同撒來大地方，一家寡婦那裏；在厄利叟先知的時候，有許多長癩的人，但他們中一個也沒有治好，除了那個西里亞人那滿。」路，肆，二四。

二八

先知在本鄉，常不受人認識尊敬。耶穌這裏把二位大先知來自比，絃外之音，明明是在說：從前天主更看重外教人而捨義撒厄爾，現在天主待你們也是這般。這些話，納匝肋人聽了，真是火上添油。路加經上說：「一會堂的衆人，聽得這些話，都怒氣滿胸，他們都起來，把他趕出城外去。」

耶穌從他們當中，安然走開了。——他們的城，本是建築在山上的，他們領他到一山崖，想把他推跌下去。到底耶穌

第十四章

宗徒下鄉傳教

谷，陸，七——三
路，致，一——六

若翰爲主致命

實，拾肆，一——二
谷，陸，一四——二九

(廿九年三月)

宗徒下鄉傳教

臨別賦權贈言

囑徒廉潔清貧

天國開始臨近

黑王大開壽筵

昏君席上囑語

若翰爲主致命

淫亂者的結局

耶穌回納匝肋，當然也是爲完成他遍傳福音的使命。他知道他回鄉到會堂時，將遭受冷酷的待遇，但這些不能阻止他預定計劃的進行。至於其他

城池鄉村，同耶穌並無特殊關係，或無特殊阻礙者，耶穌便把這傳教的使命，交給宗徒們。

宗徒下鄉傳教

宗徒原係使者，是以宗徒二字也可譯作使徒，宗徒們的使命，就是宣傳福音於普世。

此番耶穌遣發他們，在他監察指導之下，就近宣傳福音，給他們將來傳教的經驗，並教他們知道將來到外方傳教時，與社會接觸時，當如何言行合一的做起。

另一理由，耶穌在世的時期是不久的。但在這短時期內，他該把他的使命，先遍傳於天主所特選的民族。這任務，就得分工合作，務使凡是義撒厄爾人民，都知道耶穌的言行，而有接受這個光明的預備。

按聖瑪竇所記：「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在各會堂裏講道，傳天國的福音，又治好各種疾病，各種災恙。」就在這個周遊的過程中，他察覺了遣發宗徒的需要，是以聖史繼續說：「他看見這許多許多的人，就憐惜他們，因為他們

困苦勞倦，彷彿沒有牧童的羊一般。於是他向門徒們說：「莊稼雖是不少，工人却是不多，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人，派遣工人來，收他的莊稼。」之後，他召集了十二宗徒，賦給他們權柄，前往各鄉傳教，——這大概是在廿九年的三月間。

臨別賦權贈言

觀耶穌遣發宗徒，出外傳教時的種種囑咐，實使我人動心，他的宗徒們，都是些無學問無口才的鄉愚，對於社會的一切，從未接觸過。雖則他把靈魂上的聖寵神力，賦給了他們；但他們外表究竟有些粗野，耶穌總是不放心，所以便教他們二人一隊的出發，因為單身寂寞，易致困乏衰疲；有了同伴，便可共分甘苦，互增胆氣。

他又給他們指定傳教的區域，給他們說：「你們不要往外邦人那裏去，也不要進撒瑪里人的城裏去；還是先往義撒厄爾家迷路的羊中去。」因為他知道到外邦人與撒瑪里人處傳教，比較更爲困難，他不願他們一出門便遭到艱難而灰心，這初次的傳教，該是便利的工作。因為在同鄉人同國人處

傳教，便可以沒有什麼言語風俗，或種族不同的許多隔膜與困難。

宗徒們未受教育，不善辭令，因此耶穌把宣講的資料，預先教給他們說：「在你們一路走着時，你們該傳揚說：天國已臨近了。」這般便足引起人們好奇的詢問，宗徒們便可就題發揮，給他們講解一切耶穌的言行，而完成他們的任務。

那時候，宗徒們既不必操心組織集團，也不必創設教區會口，什麼宗教儀式等問題，都得待之將來。目下他們只該給民衆知道一件事，就是：天主國已近了。

爲使他們的言語發生效力，他便把種種權柄賦給他們，使他們能制服邪神，驅逐魔鬼，並能治好各樣疾病。

「病人就治好他們；死人，叫他們復活；長癩的，叫他們潔淨。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的施捨。」

出發之前，慈善的師傅，還是千不放心，萬不放心的細細叮嚀，並教他們

與社會民衆交接時的方式：「進一村，當找一個樂喜好施的人家居住，直至起程他往。進門時，當用地方慣說的話，向那家人致敬說：『和平同你們在一起！』若這一家是當得平安的，你們的平安就臨到這一家；若不當得，則平安還歸於你們。」

這些瑣屑情形，我們都不該輕輕放過。

囑徒廉潔清貧

工作的地方既已劃定，工作的樣式與方法，也已傳授，吾主還鄭重地叮嚀說：「你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白地施捨。」這句臨別贈言，自是絃外有音。

這無非是教他們重視他們的使命，教他們心裏明白，因為傳教要有效果，須絕對的放棄自私自利的心思。這一點，耶穌早已以身作則了。放棄自私自利的行爲，便是最大方，最忠信，最有愛情的憑証。義務服役，便是聖召的正義：是以耶穌在宗徒動身之前，特地鄭重叮嚀着。

又囑咐他們行路的時候，除了手杖之外，什麼也不要帶；也不帶錢袋，也

不帶乾糧，腰帶裏也不帶錢，但穿着便鞋行路，而且衣服也不帶兩套。

我們該注意，這絕對的清貧，同了傳教工作有直接的關係。爲此傳教士該棄捨世上一切，另外金銀財帛，而只一心依靠天主。

我們還該注意，這一點，瑪竇同瑪爾谷的原文有些不同，瑪爾谷說：「除了手杖，什麼也不要帶。」但瑪竇和路加的記載，却是：「你們行路鞋履也不帶，棍棒也不拿。」這一小段，三位聖史在文字上似乎有些矛盾，但雙方都可有圓滿的解釋：手杖也許是一件多餘品，是以耶穌不准宗徒們攜帶；但手杖是行路勞疲時的扶持，是以耶穌並不禁。何況宗徒中年輕力強的固無需乎什麼手杖；但宗徒中也有年事稍高的，那就需要手杖了。是以二說，由多方面的解釋，實際上並無矛盾。

宗徒們此番外出，可說只是一個傳教練習，是將來往普世傳教的先聲，因爲目斷天涯，尙有遼闊無邊的地域在黑暗中，尙有無數的人民在期待着救主。

天國開始臨近 凡遣發使者，總有遣發的目的。耶穌這次遣發宗徒們出外傳教的目的，聖經上簡單的說：「他看見這許多許多的人，就憐惜他們；因為他們困苦勞倦，彷彿沒有牧童的羊一般。」是以耶穌這番遣使的目的，實是純粹的一種慈悲心。

耶穌憐憫這些群眾，因為他目擊天主特選的民族，沉浸在茲世無謂的事情裏，而忘却了自己的大本：完全好像徘徊歧途，困苦勞倦的無牧之羊。

於是耶穌選立善牧來引導這些人靈。宗徒們便是耶穌選立為引導人靈的人。耶穌決非似十六世紀的誓反教人，只把福音經給人類；但除福音經外，耶穌還選立善牧，指導一切。在這最初的傳教時是如此，以後在立定了聖教會之後，也永永如此。

在宗徒們這次傳教工作上，聽他們宣講福音的人，當然有接受的，有拒的。對於後者，耶穌却預先給了可怕的警告：

「凡不接待你們的，不聽你們的話的，你們就從這一家或這一城出去，

並把你們腳上的灰塵也要撲去。」

義撒厄爾人從外教地方回歸本鄉時，便要撲去腳上的灰塵，以示棄絕。那拒絕福音的城，實也配稱為外教人的區域。而且這些地方的人民，將來所受的判斷，更是可怕，他說：「我實告訴你們，審判之日，就是索多瑪及葛毛拉，也比這座城罰的輕。」

那些聽從宗徒，接受宗徒的人們，無疑地當走入新的途徑，就是該斷絕罪惡，做補贖，行善功。馬丁路得的人，只要接受福音，不必行善，也能得救的謬說，實是夢人囁語。因為聖經上說：當時一門徒就出去講道理，勸人悔改，也驅逐了許多魔鬼，給許多病人傅油，叫他們好了。」

這寥寥數語，足証那些人，聽宗徒們道理之後，還須下悔改補贖的功夫，然後身上附着的魔鬼才得趕走，患的疾病才得痊愈。這便是天國臨近的開始。

黑王大開壽筵

光榮史。

前驅若翰的致命慘劇，給聖經上添了一頁殺身成仁的

廿八年五月中，若翰因諫黑落德佔了弟婦黑落弟亞的事件，被虐王禁錮幽閉。十個月來，若翰在馬該龍監獄中，無怨無尤的度着他殘餘的生命，而準備成仁作全燔之祭。黑落德盜底伯因怕惹起民衆的公憤，不敢加以極刑，而且不時還私下去訪問他；但黑落弟亞的毒恨，却始終未曾放鬆。

一有一天，遇着了好機會。黑落德在他的生辰擺設筵席，款待他的大臣將帥，並加里肋的貴顯。黑落弟亞的女兒，進來跳舞，得了黑落德及同席人的歡心。

在奢侈淫佚的筵席上，這黑落弟亞仍是念念不忘於她的眼中釘，肉中刺——那個頑梗的先知若翰。無恥的淫婦，正想找個機會，設下毒謀，要陷害結果他。

黑落弟亞曾給原夫生了一個女兒，史家若塞說她的名字叫做撒洛梅，

她後來連嫁了二個小王。

這時候，撒洛梅年紀很輕，她的母親引她進到黑落德筵席上，原是要把她做鉤餌，引那昏君在醉醺醺的時候，犯殺害若翰的大惡。

昏君席上囁語

這少女對於她母親的毒計，似乎很感興趣，盡力幫兇。她是黑落德之弟所生的公主，竟肯甘作下賤，充當舞女，在大衆前跳舞，供人玩賞，豈不可惜？

頓時一陣熱烈的鼓掌，讚賞了她舞技的精妙，一個粗大的聲音，喝斷了觀衆的采聲，說：「隨你的意思，你求什麼，我便給你！」沉迷於聲色的黑落德，這時喝得有些酩酊，早已不能完全自主，他說了這般糊塗話還不夠，他更硬着舌頭發誓說：「任你求我什麼，那怕我的江山半壁，我也給你！」

這種說得出做不到的大話，根本沒有效力，東方的侯王，沒有一刻，不受羅瑪皇帝的監視與糾察，何況又只有羅瑪皇帝能有分派國土江山的權柄呢。

但撒洛梅却不願把這個現成的良機，交臂失去。她馬上把昏君的話，奔去告知她的母親。

瑪爾谷記載說：「她馬上就出去，對她母親說：『我可求什麼呢？』她的母親說：『若翰保弟斯大的頭。』」

若翰爲主致命

黑落弟亞教她的女兒做殺人的行爲，而撒洛梅也欣然奉行這種殘暴的使命；黑落弟亞的毒恨若翰，因爲他阻撓她淫蕩與求榮的野心，尙可說是受着慾情的衝動；但在少女時期的撒洛梅，竟不貪珠寶首飾，盛服麗裝，而要求一個鮮血淋漓的人頭，按聖瑪爾谷的記載：「她急忙跑進來，到王面前，求着說：『請你立刻把若翰保弟斯大的頭，放在盤子裏，給我送來。』」蕩女喪心，竟到這般地步！

黑落德自己，一聽了撒洛梅的毒話，也詫異得呆住了。聖經上說：「王聽了就很難過，但因爲發了誓，又因爲當着同席衆人之前，」不好表示懦弱，又

「不願教小女不喜歡。」就打發衛兵，往監獄內把若翰的頭砍下，放在盤子裏送來。

若翰便在黑暗的牢獄中，默默地伸首就刑。一頭砍下後就放在盤子裏給小女送來，小女就把這顆血淋淋的人頭，送給了她的母親。」

若翰的屍身，若是他的門徒們不來領回埋葬的話，那一定被拋在曠野窮谷裏，任憑烏鴉野狗去啄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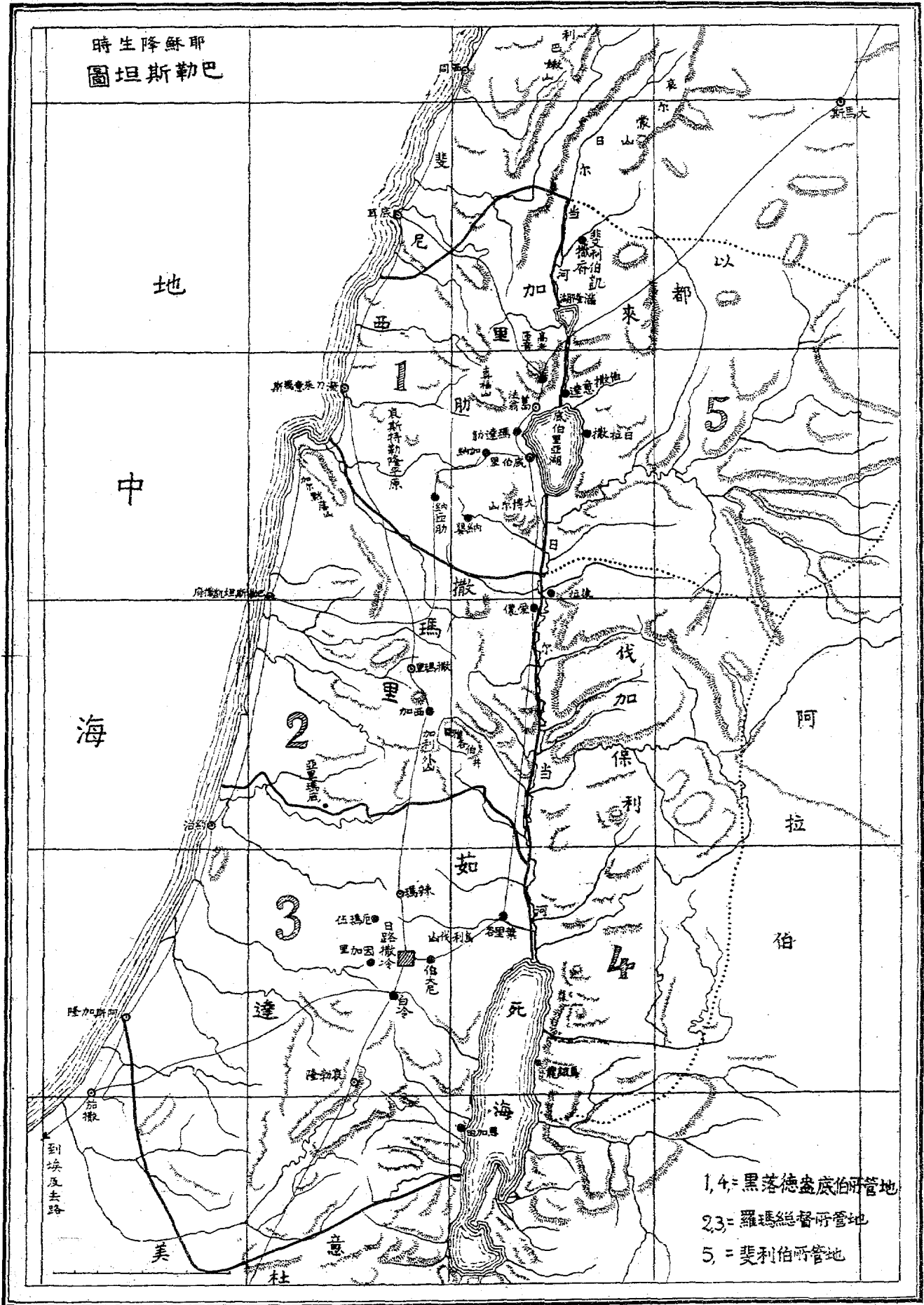
淫亂者的結局

人們見了義人殉難，往往心中覺得憤懣不平，巴不得上

主立刻為他們報復。上主懲治惡人，雖然慣常不在這世界上；但有時也就在惡人們生時，嚴加顯罰。

我們知道宗徒們奉命出去傳教，「耶穌的名號，因之盛揚。黑落德王也聽見了。他說：『這是若翰保弟斯大從死者中復活了，所以他做出這些奇事來。』」別人却說：『是厄利亞。』又有人說：『是一位同別的先知一般的先知。』黑落德聽見這些話，便說：『是我從前斬首的若翰，他從死人中復活了。』」

耶蘇降生時
巴勒斯坦圖



- 1, 4 = 黑落德蓋底所管地
- 2, 3 = 羅馬總督所管地
- 5 = 斐利伯所管地

我們看他反覆地不忘若翰，正表示他良心的不安。

史家若塞詳細的記載說：黑落德第一個妻子的父親亞來帶斯王，因黑落德休了他的女兒，便興兵問罪，結果是把黑落德打敗了。這般，他報復了黑落德的無禮，並給了他的女兒也報了仇。

黑落弟亞因見了王弟亞格里伯受了總皇加里古拉的晉陞，坐了王位，她因之妒火中燒，迫着她的夫，一同上訴，思因之得尊榮而壓到亞格里伯；但她野心的結果，只是得到一個全家充流高勒省——即今法國——的判決。

按史家尼山福爾的記載：在充流的路上，經過某一條冰河時，撒洛梅墮入冰河之內，直至頸項，她的頭顱，便如若翰一樣的被冰片切斷而死。

——上册完——

正 誤 表

頁	行	字	誤	正
4	4	18	*雪表	雲表
6	4	3	境迺*	境遇
7	8	3	輪廓*	輪廓
8	9	25	隱匿*	隱匿
10	6-7		*稗益	裨益
12	12	10	福音*	福音
21	6	17	*高原	平原
24	9	4	簡掉*	簡括
27	11	22	*壯嚴	莊嚴
33	1	19	*思想	思想
38	13	20	*任務	任務
44	3	21	端壯*	端莊
44	5	11	似手*	似乎
46	3	22	籍*	藉
57	1	15	*倘未	倘未
63	3	5	*居中	民中

頁	行	字	誤	正
65	9	21	*撲素	撲素
78	12	26	烏雅*	烏鴉
117	2	12	詢間*	詢問
129	1	9	中*	(刪)
132	3	21	*使成	便成
134	1	12	撤*	撤
148	8	10	廿六*	廿八
207	3	5	快榮*	快樂
216	5	2	*聳動	慫動
224	6	12	大慨*	大槪
228	7	2	事請*	事情
256	7	28	掌給*	掌擊
260	11	24	*他上	地上
299	6	5	莠子*	莠子
335	22	1	*... 的	絕的
341	6	12	*... 夫	姦夫

24
171222
47

24

171222

(4)

38